

## 导言——非常现实的民族文化观

---

经过长年的研究，激烈的争论，再加上不断丰富的出土文物证据，《易经》的原著精神以及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终于能大白于天下。

《易经》上半部分是以占筮格式填写出来的武王伐纣历史，书的下半部分是作者自传。作者名叫南宫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时代的开国功臣。作者是在周武王病危时完成《易经》的，目的是以哲理形式总结周克殷的经验，告诫周族新一代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为了使哲理带有更普遍的意义，他尽量少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称谓。

《易经》完成后，刚好遇上三监之乱，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只能存放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一放就是五百多年。直至春秋时代，周天子王权衰落，史官和一些官员从朝廷取出大量珍贵的文献，送给各个诸侯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易经》重见天日。

《易经》“重出江湖”，已经与世隔绝了五百多年。因为它是一本以占筮格式写成的历史哲理，没有具体的日期和名称，人们就将它视为占筮用书。

史官们从藏书阁取出《易经》的同时，亦带出一些与《易经》写作背景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已经在项羽火烧咸阳城时毁去。

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他当然可以看到和《易经》写作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孔子的年代和西周相距不远，他完全能直接看懂

《易经》原文的文字。孔子对《易经》的了解，极可能就是最接近原著精神的理解。孔子之后，大多数学者都接受《易经》是一本出色的古代哲学著作，而不是一本占筮的书。往后，越来越多人对《易经》进行哲理的研究。可是在秦朝之后，因大量关于孔子研《易》的资料已经丧失，汉朝人又大量地利用《易经》作为占筮迷信活动之用，有关《易经》的研究，就成为如何发展占筮方法的神秘理论。

孔子晚年花大量时间研究《易经》，甚至达到“在家的時候，將《易经》放在床上，外出時，放在布袋中隨身攜帶”的地步，以至將竹簡的繩子弄斷了多次。將馬王堆出土文物帛書《要》和解釋《易经》的《易傳》中孔子的原話對照，就會發覺，孔子已經掌握了《易经》的寫作背景、原著精神和中心易理。看來，他還將和《易经》有關的資料整理好，留傳於世。另一方面，學《易》的弟子將孔子講解《易经》的談話記錄下來；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文化財產。孔子在研究《易经》之前，對道家所喜談的“天道”——宇宙最高法則，並沒有什麼興趣。他前期的思想主要是集中對所謂“人道”——社會倫理法則的研究，這反映在《論語》上。孔子前期的弟子並不理解他晚年沉迷《易经》的原因，很少有再跟他重頭學《易经》的。於是孔子的思想就分為兩個時期；他的學生也分為兩派。

孔子晚年易學派弟子中有一個叫商瞿的，他將孔子的易學傳給馯臂子弘，再經七傳至司馬遷父子。馯臂子弘是楚國人，他極可能是將孔子易學遺產整理成為早期《易傳》的人，並親自寫了其中主要的幾篇。《系辭傳》是《易傳》中最重要的一篇，此篇文章的成書年代相當接近他的活動年代。孔子的易學弟子可能有多个，傳《易》系統也有几个。但是《系辭傳》的作者那一系，就成為最著名的一系，那就是司馬遷記述的一系。

在《易傳》中，特別是有“子曰”的部分，和馬王堆帛書比較，可以證實是孔子與弟子談易的記錄。這些記錄反映了孔子的易

学观，其余主要的是骀臂子弘的思想。《易传》中的“爻位说”是《易传》的主导思想，是骀臂子弘的伟大发明。这是一个应用易理和演绎易理的伟大发明，却不是对原精神的恢复，又不是孔子的“简易的变易”易学观。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爻位说一方面能较有说服力地全面解说经文，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结构严密的“阴阳模型哲学”。这有利于进一步扫清利用《易经》占筮的观点，更有利于将易理直接应用于各门学科之中。爻位说二千多年来进一步发展得异常复杂。如果将这个学说作为追寻《易经》哲学原意的途径，就会将易学变成繁琐哲学，使《易经》成为世上最难读的书。恢复孔子的易学观，绕过这个繁琐的爻位说，就能找到《易经》原著的“简易之变易”精神，从而能真正读懂原文那四千九百多字。这个精神之恢复，也是对孔子晚年思想的恢复，使孔子的思想能跟上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路途中的一个特别的指南。

## 二

除了一些非常固守自己观点的人外，绝大多数人对外族文化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观感都是非常现实的。那一个民族国力强大，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容易被其它民族所认同。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通过学术的分析，而主要是依靠群体感觉来决定。只要那个民族的生活看起来令人羡慕，那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被人向往的对象。

于是，殖民主义者虽然对被压迫者非常不人道，殖民地的人们却认同着统治者的文化。无论西方列强怎样欺负我们，中国人也非常崇尚西方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总是希望能通过不停地增强西化的幅度，来振兴中华。

于是，一部分现代中国人对培育着我们祖先几千年的文化，总是抱着怨恨的态度。

当亚洲四小龙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后，令人痛心的情况开

始物极而反。亚洲这四个面积窄小而经济能力强劲的地区，令先进的西方人也为之吃惊。吃惊之余，就极力去寻找起飞的内部原因。那个现实的民族文化观在此又起了强大的作用，人们马上觉得，中国文化可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鉴于当时否定孔子的中国大陆，经济还是乏善可陈的，学术界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才是促进这些地区经济起飞的因素。本世纪初，中国人急于抛弃的孔学和儒学，今天在全世界突然变得“吃香”起来。

如果说，在中国文化发翔地的大陆经济还未起飞，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热不起来的话；那么当中国经济展翅高飞，中国文化必然会以逐步升温的热浪，迫向并沸腾着世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越来越不需要通过艰苦而繁琐，甚至低调的方式加以说明。

作为早期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相信不会忘记那漫步如铁的岁月。当你很高兴地发现一些精采的哲理，提供给以西方思维方式的“专家”鉴证时，每一次遇到的都是非常苛刻的“专业语言”。如果你要说明一些哲理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启发灵感的话，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专家。在这个地球上，谁也没有可能首先完成各门科学的研究，才从那里抽象出和现代科学相符合的普遍哲理。中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谈话，常是以领取一顶“科学知识不专业”的帽子告终。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不是可以在那里实现吗？（其中一些肯耐心作出解说的科学家，确是真正的朋友）

学术上似乎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现在却借由经济发展形势轻易地完成了。当那向往中国文化的时代来临时，宣扬中国文化的工作，几乎只需要集中在对中国文化内部的整理之内。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非常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面积和人口极庞大的民族演化出来的文化，根本不需要由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如果

必须由西方来评价，恐怕永远只是一个不平等的评价。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觉得意义重大。我们越来越会觉得，研究的成果将不用担心它们的“市场价值”。反之，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形势，将会帮助我们扫清那些不平等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那些真正能发掘出传统文化精粹的工作，本身将会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工作，而不需要等待人家的承认才能“推出市场”。这种文化精粹必然会对世界不同种族的人的人生观、工作方法、思考方法以至处理生活事务，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 三

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来源于近一百多年来的民族积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打破落后于世界的古老封建意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运动。可是在巨大的成就下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在这个运动之后，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资料都要接受重新的检查。在苛刻的检查中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就会被全盘地否认。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孔家店必须被打倒”，孔子及其弟子们共同作的《易传》，轻易地被否定。《易经》经过“简易的司法程序”被裁定是占卜迷信的记录，里面当然没有什么高超的哲学。同期被判刑的还有大量的古代传统文献，例如：三黄、五帝，以至夏代的历史被“证明”是一个精心编造的历史。大量古籍被“证明”是伪造的文件。整个中国文化于是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非常痛心，那些“勇士们”对“道统”的困境却感到非常满意。越到后来，越发觉这种过份否定古代文化的倾向是有问题的。人们终于开始重新审定这些“冤案”。可是重审的速度仍然非常缓慢，大量的受害者仍然长期地等待着“平反”。

古代文化在几千年中，原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怀疑。可是

“运动”一来，统统要接受起诉。现在虽然要给它们恢复名誉，可是平反审理却要经过非常苛刻的检验。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依照西方的标准来检验，进度当然非常缓慢。不过那些能通过严格鉴证的东西从此就有极高的可靠性。在这个极严格的要求下，《易经》和孔子的问题终于能较早地得以澄清。

一九七三年在湖南省长沙出土了大量汉初时期的文物。其中有多篇有关《易经》、《易传》和孔子研究《易经》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其它有关的文物资料，以及近年来在这方面丰富的研究成果，就能顺利地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

恢复工作的故事是这样的：首先是近年出现的《易经》热，研究《易经》的人不但遍布全国，而且在海峡两岸，新、港、日、韩以至世界各地。易学会议多不胜数，易学著作每星期出版超过一本。在这个超级庞大的研究队伍中，出色的成就不断涌现出来，《易经》原著精神面目，一天比一天接近重现的日子。

其实全面复原《易经》密码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易经》全书结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立体对称结构。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经，第一、二两卦[乾][坤]是全书的总纲，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是全书的总结。上经对称下经，[乾]卦对称[坤]卦，这是横的对称；[乾]卦对称上经，是上经的大纲，[坤]卦对称下经，是下经的大纲，这是纵的对称。[乾]卦是为君之道，对应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坤]卦是为臣之道，对应下经的作者自传。书中有大量的比喻，但都是非常对称的。凡是单数的卦如第一、三、五、七……至六十三卦都和相数的卦对称；其卦画的形状不是倒转就是阴阳相反。卦中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相反相承的历史片断和历史哲理的描述。再加上经文中有大量相反相承的用字，从中就可以顺利地找出解开全书的密码，复原全部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是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而编成的，可以简单地和周克殷的历史对照。至此《易经》之谜就全面地被打开了。这是一个思路的简介，至于全面而严格的论证，在正文内和附录中有详细的介

绍。那些有兴趣寻根究底的读者，可以参考拙作《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

几乎在《易经》之谜打开的同时，公布了二十年前出土的马王堆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入土于二千年前，其材料是出于战国时代，是独尊儒家前的文物，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证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其中有几篇关于《易经》、《易传》和孔子研究《易经》的资料，从实物的角度证明了《易经》的谜底之可靠性。这些材料同时证明孔子晚年是专门对《易经》作过详细的研究，并且引起前期弟子的不安。这一发现解答了无数的关于孔子研《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孔子会对一本“卜筮”之书进行研究呢？孔子在《论语》中从来不语怪力神，为什么到晚年忽然强调学《易》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的再传弟子都绝不称引《周易》呢？为什么孟子不提《易经》呢？为什么在早期的“五艺”中独缺《易》呢？为什么《易传》中有大量和孔子基本观点相反的言论呢？诸如此类，如果没有这些出土文物，恐怕连支持孔子曾研《易》的学者，也不能解答以上的疑问，这个千古奇案恐怕永难平反。“上天”似乎不再折磨这饱受肢解之苦的中国文化，赐给我们这些求之不得的宝物。不过这些宝贝出土之后，整整要经过二十年才能全部发表，不少一生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都已经等待不及，没有机会看到真相了。

这些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一篇名叫《要》，里面有大量关于孔子与《易经》的资料。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不少悬案都在这里答案。所以关于这篇文章的可靠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自然它又要面对是否又是“假造的文件”的质疑。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对该文作了非常详细、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帛书〈要〉试释》，我自己在打开《易经》之谜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角度再作了一些证明。但是这篇文章的真确性实在是太事关重大了，将其它推论都放在一篇文章中是不智的。为了谨而慎之，为了保证能通过怀疑主义者的审问，我尽量将该文的资料作为问题解决的

指南或启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从问题的内部中寻找足够的证据。不过，在应用《要》篇的资料说明问题时，例如和《易传》中孔子的原话相对照时，会产生互相引证、相辅相承的效应。如果《要》篇中孔子的易学观竟然和《易传》中“子曰”的观点完全等同，问题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一步是在《易传》中整理出和孔子易学观相违反的部分，这就是“爻位说”。然后发觉这是主导着《易传》其它非孔子易学观的部分。这个观点极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孔子和他的再传弟子的易学观，以及日后易学发展的主流倾向就能整理出来。

本书尽可能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这个发现，因为大部分人是不能精通易学各个分科的，同时对《易经》不熟识的人也可以参与讨论，从常识和简单的逻辑出发，鉴证这一个新的观点的可信性。



# 目 录

导 言	非常现实的民族文化观 .....	(1)
第一章	学术理性中的感情 .....	(1)
第二章	《易经》产生的背景 .....	(4)
第三章	孔子与《易经》的故事 .....	(19)
第四章	《易经》之谜真的打开了吗? .....	(28)
第五章	从《要》篇和《易传》的对比中复原 孔子的易学观 .....	(47)
第六章	《易传》中非孔子的易学观 .....	(58)
第七章	《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分期 .....	(66)
第八章	《易经》卦爻辞的论证和白话解说 .....	(74)
附录一	马王堆《要》篇原文 .....	(170)
附录二	《要》篇通俗白话译文 .....	(172)
附录三	马王堆帛书《周易》“軀”字揭秘 .....	(176)

## 第一章 学术理性中的感情

司马迁在完结关于孔子生平的叙述时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在翻读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的资料时，有数次好像见到其人，当时在脑海中好像听到一些声音：“这不是我原来的观点”。

我中小学是在基督教学校念书的，亲戚朋友中亦有不少教友，因此我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圣经的道理。没想到这些道理原来是西方文化中最接近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许是这个原因，使我初次看到孔子的书时，并不感到陌生，丝毫没有鄙视的念头。这原来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可是几年后的“批孔运动”，我终于正式加入“批判”的行列。

批判孔子是一件非常容易办的事。孔子固然不会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这高度西化的香港社会，挺身而出“捍卫”孔子名誉的人，寥寥无几。所以随着“群众”声势，心里说一声“否定”，孔子在脑海中就被彻底地否定了。

其实，“孔家店”在本世纪初，在中国早已被打倒了。如今我们这些小伙子所做的，是再一次投以鄙视的眼光罢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孔子的地位又在西方人的心目中静静地被树立起来。追求全面西化的人，竟然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早期所鄙视的东西，心情自然非常矛盾。不过大多数“忠诚”西化的人，不会为这个矛盾所困扰，很快，他们就开始尊孔起来。

我再次大量接触孔子的学说，是在研究《易经》的时候。研究《易经》不得不大量读《易传》。《易传》或叫《十翼》，是公认的孔子或其弟子对《易经》原文的十篇权威解说。不过当时我的观点是：

孔子距离《易经》写作的年代最少有五百多年，孔子似乎没有掌握《易经》卦爻辞的历史意义，他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自己的学说而已。要打开《易经》之谜，就要大胆地绕过《易传》这个二千年权威之说。《易经》之谜之所以能延续三千年，而且易学有越来越繁琐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不能摆脱《易传》的误导。在易学似乎陷入困境，似乎永远不能解开这个谜之际，摆脱《易传》的误导，应该是唯一的摆脱困境的方法。

学术研究以及新观点之发现，往往离不开尝试走一些似乎走不通的路，再加上一点运气。很幸运，这个尝试并没有投错，武王伐纣哲学这个原著精神，终于被发掘出来。虽然如此，我对孔子的印象却开始深刻起来。

人是感情的动物，无论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克制自己的感情，在空余时间中，却不能避免不自觉地对历史人物产生奇怪的感觉。

我记得在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孔子展览，我怀着寻找进一步否定孔子与《易经》原著精神的证据的心情参观了那次展览。照习惯，先跟着讲解员细心地听解说。想不到那位年轻的小姐不但介绍得非常精采，而且对孔夫子充满尊敬之情。当她讲到在元朝和清朝“外族”入侵的年代，那些亡国政府都如花一样无可奈何的落去，孔子的地位却依然不倒。虽然有人说，这是“胡人”利用孔子来麻醉汉人的思想，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在老百姓都不介意那些汉族统治者被铲除的时候，人们却监察着“胡人”有没有藉着铲除孔子来铲除中华文化。孔子思想怎么会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至此表露无遗。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被巨然震动了一下，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尊敬之心由此而生。

一九九三年，我有机会参加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到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去之前我也准备了一份“朝圣”的心情，可是到了孔府之后，因为行程紧迫，再加上忙于和朋友们讨论易学问题，这次参观就在匆

中结束。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我对孔子的感情之增进。

回来后，我开始写孔子与《易经》一书。但是每当我翻读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时，都强烈地感染上司马迁对孔子的感情。尤其是读到孔子病危时，盼望着子贡早点回来见他。当子贡赶到后，孔子对他说：“子贡！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呢？”孔子死后，子贡在孔子墓旁建了一所简单的小房子，为老师守墓六年。子贡后来成为大官大商人，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影响了吴越斗争之形势。子贡为孔子守墓的房子，我在参观孔庙时是看见过的，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看到马王堆帛书《要》篇，里面有孔子和子贡争论研究《易经》有什么意义时，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交锋，于是我开始了对子贡的研究。所以每当我读到孔子盼望子贡快点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时，都产生不能抑制的激动心情。

## 第二章 《易经》产生的背景

《易经》是周朝初年的作品。对《易经》本文取得充分认识后，就可以进一步认识五百年后，孔子和弟子们对它作出解释的《易传》。从这里出发，又可以上溯《易经》之前商朝的哲学。

《易经》之前是商朝，商朝之前是夏朝，夏朝之前，中国并没有正式的朝代。夏朝之前是所谓三皇五帝年代。五帝之首是黄帝，黄帝之前是三皇：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传说故事的起始。

产生《易经》的周朝，是一个真正普遍运用文字写作的年代。在此之前的商朝，并没有为后世留下可信的文献。《尚书》中的《商书》，是经周朝的史官整理出来的文件。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商朝是否有可信的历史。直至数十万甲骨文的出土，证明史记中关于商朝，特别是商朝世系的记载是可靠的。中国的信史于是推前至商朝。

商朝之前是夏朝。在疑古风气流行的年代，夏朝曾否存在过，也是在被怀疑之列。直至1959年在今河南偃师西南二里头发掘出一文化遗址，相信那就是属于夏文化。古代对于夏朝虽然有不少系统的记载，可是，今天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对此作出可靠的证明。夏朝虽然是中国皇朝的真正的开始，治水的夏禹相传是第一位开创世袭皇帝制度的人，因为欠缺可靠的证据，一切都和三皇五帝一样，被列入传说时代。

关于夏朝的传说虽然还未能得到证实，但历史故事及其世系次序，还是比较清楚的。至于五帝，就是传说本身，其事件的顺序也呈现混乱，甚至达到互相矛盾的状态。虽然如此，关于黄帝、

炎帝、尧帝和舜帝的个人事迹的传说，却非常丰富。根据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说，也许可以整理出一些可信性较高的历史事件来。

至于三皇时代，那几乎是传说的末端，谁先谁后，是否真有其人，连传说者也不那么肯定。关于他们的传说，大多是有关宏观的历史性发明，没有明显的个人事迹，没有传人或子孙的故事，也没有清楚的战斗故事，相信它们只是文化发展阶段的代名词而已。可是其中的伏羲氏，却是易学中最关重要的一环。

外国人常常认为伏羲是中国最早的王，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在《易传》中，有一段话是说伏羲如何作八卦，《易经》的产生年代和中国历史传说的末端连在一起，《易经》就被视为中华民族开族的天书。

基于以前人们对《易经》的经文内容不能有确定的解释，无人首先作八卦的问题是不可能合理的猜想。《易经》之谜打开之后，对这个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先看看周朝初年《易经》产生的经过。

前面说到，周朝之前的商朝，虽然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文字，并且有很高的哲学和文化，但是商朝人是不习惯用文字记录他们的事迹的。现今所看见的甲骨文，只是占卜和迷信活动的记录。商朝已经懂得用青铜制作器具，并且还在这些青铜器上写上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极少有对他们的历史作出正面的说明。原因是商朝的人还没有对文章所起的作用有适当的认识。我们只能根据周公在《尚书》中说过，商人“有典有册”，而推断商朝的极少部分史官曾经用文字记载过他们的历史。反之周朝一开国，就大量运用文字详细记录他们的言行。

周朝的文化是紧接商朝而发展的，其中一些开国功臣还是从商朝投奔过来的。为什么周朝的文化会突然产生一个飞跃呢？这完全由于周朝的开国，是经过一次极其精采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但带来商朝的灭亡，而且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式。首先是迷信文化的大幅度衰落，哲学文化的突然兴起。周人以弱小的国力打败

强大的商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稳定统治，并且发展出有周人特点的文化治理天下，这完全是由于产生了关于思考方式的革命。这种思想中的一个方面是“天命观”的建立。商朝人也有天命观，但这种天命观是不变的天命观。如商纣所说：“我有天命在身，周人奈何不了我的所作所为”。至于周人的新天命观是：“如果你不小心谨慎地顺天而行，施行仁政，上天就会收回你的任命”。上天将天命收回，再交给有德行的新君主，这就叫做“易”。周人将商人那作为民族和贵族保护神的天，变成社会规律的代名词。

周人于是根据这个“天命观”，对商朝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决定中国历史三千年发展方向的革命。革命之初，是用极隐蔽的方式进行。周文王对这种正确的策略不是一开始就有所认识的，早年他曾不自量力地对大商进行过征伐，结果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周文王向商朝提亲，商纣的父亲帝乙将女儿嫁给周文王。后来周文王进入商朝，在商纣下面当官，为商朝“三公”之一。

三公都是大商的亲戚大臣，周文王是想通过在商朝当官来争取政治权力。可是在商纣的统治下，周文王不可能取得什么政治成就的。在政治争论中，反而被商纣囚禁，陷于危机之中。幸好有几位周文王的大臣如散宜生和闳夭等想出妙计，救出周文王。周文王从商朝回周岐山后，根据这些大臣的意见，改变了依附商纣的策略，全面在故乡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根据地的发展。因为周人的生产和政治充满活力，很快就强大起来。周人开始对外族进行征伐。征伐的目的是扩大周人的势力，削弱商纣的势力。这种征伐策略进行得非常巧妙，以至一方面商纣毫不察觉出有危险，另一方面，被征服者相当自愿地加入周人的行列。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似乎是专门征伐一些不愿意臣服及进贡商纣的小国，清除一些腐败的小统治者。这些小国被征伐后，表面上臣服商朝，实际上直接臣服周人。再加上善待小国的老百姓，于是周文王死前，能够以“天下三分有其二”，实际上统治着中国。周

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周武王起兵伐纣。从周京镐邑出发，连行军连作战，用了一个月就消灭了商纣，取得天下。可见这次革命是德政和策略的高度统一，是新时期，新世界文化精英创做的新思想。中国文化自这次“大爆炸”后，就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显而易见，将这次革命的策略精华写成哲学著作，必然是非常精彩的著作。

周文王在岐山的时候除了励精图治外，还招揽了一大批贤士，其中不乏从商朝投奔过来的大夫。当时的周人刚刚脱离游牧民族的习惯，文化程度相当低。商朝是统治中国的大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者。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现今的所谓中原和黄河流域一带，是一个由无数的大、中、小国邦组成的松散联盟，盟主由最强大的商朝担任，周人称呼为大商，而商人有时叫自己为中国。商人称商以外的中小方国为“方”，自己处于中央而其它小国邦为之“四方”。周人在商的西南面，商人在周的东北。《易经》中的“利西南，不利东北”就是利于周而不利商的意思。周文王从商朝廷回到岐山后，被封为“周方伯”，或叫做西伯，商给予征伐大权，征伐不肯臣服大商的小国。

商是中原大国，其近方周围多是一些和商有亲属关系的小国，是联盟较为稳定的部分，名义上也是商朝的直接国土。周文王臣服于商朝后，理论上也成为商朝的一部分，有资格并且愿意祭祀商人的先王祖先。有资格祭祀商朝先王，表示有资格对朝政提出意见甚至执行一定的征伐权力。在那些商王直接管辖外的商朝“国土”中有大量的人才流动，商纣似乎对此不加理会，只是颁布了一些禁止从商王京都出走的命令。在这微妙的形势下，周文王就能从大商其它高文化地区大量吸收人才，以补周人文化的不足。周公在《尚书》中说：周文王时代有五位最重要的辅政大臣：虢叔、散宜生、闳夭、太颠和南宫括。除虢叔是周文王的弟弟外，其余四人都是非贵族的大夫，他们可能不是原来的周族，而是从大商其它地区招来的贤士。直到周武王时期，辅政大臣还加



上姜尚、周公、毕公和召公等。后面这些都是周族中的贵族或盟族中的猷长之类，可见主要还是周文王才大量地接受非周族的士人，奠定统治天下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周文王被视为王者的典范。春秋战国的士人大都非常推崇周文王，孔子极力主张恢复的就是周文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如今看来，这并不是复古保守的问题，而是提倡那段历史上令人向往的高度政治文化开放的一刹那。

周武王消灭商纣只用了一个多月，但要平定天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周武王是在建立周朝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夜不能眠”，直至第二年就病倒。这是《易经》[临]卦卦辞的“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所反映的凶险情况。[临]是描写周武王君临天下的历史情景。爻辞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是指周武王君临天下是“甘临”，但引至夜不能眠是“无攸利”。商纣的所作所为，天怒人怨，是自取灭亡的。但是周人取代商人而统治天下，却引起其它大商的盟友的不服。所以纣灭亡后，矛盾的焦点就指向周武王。当时的形势非常凶险，但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

周人之得天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周文王的仁政吸引大量的投奔者。这些从商朝投奔过来的智者大夫都是有高水平文化，有政治理想，而又是在商朝之下受到压制的政治家。商朝末年一方面政治昏暗，一方面文化的不断发展到了突破的前夕。这些在商朝下不能施展抱负的政治家，在周文王统治下的岐山却大有用武之地。开放的周岐山成为政治理想实验的地区！历史证明这些实验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有不停扩展其影响力的趋势。最后，整个中土的有志之士，都向往着周人的成功经验及理想的政治现实。这解释了为什么商纣的朝廷发生什么事，马上就在周武王的镐京可以听到，到处都是周人的耳目！既然天下人心归周，革命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牧野之战只流了较少的血。新建立的周朝就是再利用了这种形势，进一步成功地稳定了统治，最后安定

地统治中国。

周人消灭商纣平定天下的复杂策略，在《易经》的[临]卦之后的十多卦有所反映。作为两朝元老，开国功臣，又是主要的文臣南宫括，自然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易经》的中间部分就是对这些策略哲学的描述。他的政治哲学是善待亡国的商民，大胆任用商旧臣。南宫括也是商朝来周的投奔者，如今将在商朝下不能实行的政治理想，经在岐山的实验后，带回商区中实行。因为他身份是商旧臣，施行以上的政策自会受到周贵族的怀疑。可是南宫括终能以丰富的政治哲学经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成功地推行了政策。政策的成功带来了局面的稳定，周朝终于站稳脚。长期的成功统治影响着灿烂的春秋战国文化，由此再影响着中国三千年！

南宫括在死前还做了一件比他实际政治工作还重要的事，就是写了《易经》。他写《易经》之时大概是在周武王建立周朝的第二年得了重病。当时天下还未完全平定，周人还未站稳阵脚。太子，是十来岁的年青小子，完全没有从政经验，所以周武王的重病是新朝的危机。历史记载周公为周武王祷告，愿意以自己的健康，换取武王的健康。武王的病暂时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当年的十二月，终于病逝。以后就是王叔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人勾结商朝旧属进行叛乱。接着就是长期的战争，以周公东征胜利告终。

之前，当周武王病重初愈时，形势依然险恶。南宫括做的是将周文王时代的统治和斗争哲学，同武王伐纣、周人得天下的经验，及他自己毕生的政治经历写成《易经》。他这个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教育周族新一代，好使政权能延续下去。可是当书写完后，武王随即死去。往后的战乱使利用《易经》教育新一代成为不可能。《易经》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一放就是五百多年。待《易经》重新面世，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易经》是采取筮书（占卦书）格式来写的哲学书籍，并且没有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称

谓，后人就不明白它的内容。这种写作背景的不清楚，是造成《易经》长期不能完全被人了解的原因。再加上神秘的外壳，就成为一本神秘的书。可是，这个神秘性反而促成社会人士对《易经》长期保持研究的兴趣，《易经》就是这样成为影响中国人最深远的书。今天在重新发现《易经》的原著精神后，它的神秘性随之消退。不过，《易经》哲学本身是带有极普遍意义的，在今天不但没有减少它的实用性，反之通过那出色的波浪起伏，对立变化的易理可以补充现代人思维方式的不足。

《易经》是一本四千九百多字的中篇著作。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书，亦是人类历史第一本书。《易经》之后约一千多年内，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章节的编排。这些著作不是篇幅比《易经》短得多，就是在流存中混乱了章节。例如：《论语》、《庄子》、《尚书》等，这些书实际上是由很多不同时期的短篇著作辑录而成。如今所见的这些著作甚至不能保存原来辑录时的面目。不但编次混乱，而且有不少后世的篇章混入其中。《易经》因为采取了筮书的格式，所以流存三千多年，仍然能保存写作时的基本编排。《易经》是历史哲学著作，其哲理的背景是依历史事实的顺序而编写成的，所以不但章与章之间不会混乱，节与节之间也是井井有条的。这些章节的严格编排不但表现了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而且反映了历史事件发展的逻辑性。事理从章到章，从节到节的发展，就是哲理顺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波浪起伏，反映了事物的兴衰存亡的哲理。

古代书本没有形成习惯的章节编排方法，而《易经》又是历史上第一本书，它是怎样达到这个永保章节次序不错乱的目的呢？秘密就是在利用占筮卦画的编排之上！

远在周朝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数学的方法来占卜。他们主要是用一些长年生长的“蓍草”进行这种占卜活动。方法大致是这样的：通过数一堆蓍草的数目，单数的成为阳，双数的成为阴。如此类推数六次，就得出六个有序的阴阳结果。这些阴阳被定为

阴爻和阳爻。由六个阴爻或阳爻组成的就是一个“卦”。将这些“卦”画成符号就叫做“卦画”。虽然每一次占筮的结果都不同，但是所得出的卦全部种类只有六十四个。古代的筮书应该由六十四卦及其六十四段注释组成。《易经》也许依照这个格式，编写了六十四章。每一卦就是今天所谓一章。每章之前有一小段关于全章的说明，叫做卦辞。每章依照六个阴阳爻的卦画编写出六节文字，再加上[乾][坤]二卦多出两条爻辞，《易经》全书总共有  $64 \times 7 + 2 = 450$  段文字，或称 450 条卦爻辞。

例如[乾]卦是这样的：

☰乾 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六：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经》全书就是由这样完全相同的六十四章格式所组成。☰的叫作卦画。“元亨、利贞”叫做卦辞，是对全卦的总说明。下面六条就是爻辞。用九是[乾]卦和[坤]卦所特有的爻辞，其余的六十二卦是没有的。

爻辞前面的数字是“爻题”，那是通过卦画的阴阳特性所作出的节的编排。

今天的书本的章节数目和书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作者要点题除通过书名、序言和前言外，还可以通过封面设计。古代当然没有封面设计，但是《易经》中作为章节编排的封面却有着封面设计的点题作用。

为什么《易经》的编排在三千年的流传中并没有出现错乱呢？秘密就在这些卦画的编排之上。卦画的编排是由形状不是

相互倒转，就是六个爻的阴阳全体相反所组成的严格系列。这种“非覆即反”的排列方式，就是作者没有卦画设计的设计。它点出了全书的主旨是说明一个由相反相承的哲理，依时序排列的波浪起伏，事物兴衰生灭的规律。《易经》全文四千九百多字都是围绕这个哲理，将周克殷的历史和作者的生平编排而成的。文中的吉凶判断词如利、无咎、厉、有悔和吉等，长期以来被人认作是告诉吉凶祸福的占断辞。事实上那是作者对历史阶段依时序起伏的有利或不利的形势判断。这些判断辞的排列，和卦画的排列一样，表现了作为《易经》中心的波浪哲学。这个哲学还由经文中大量的波浪起伏哲学词句表现出来，例如：大往小来，小往大来，无往不复，无平不陂等等。这是中国人所熟识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

南宫括在完成《易经》之后，周武王终于病重死去。他于是在反映武王君临天下的[临]卦卦辞：“元亨、利贞”后面加上一句：“至于八月有凶”。武王是十二月病逝的，所以依此推算，他是由八月起病的。八月病重时引起朝廷群臣大惧，是为“至于八月有凶”。武王死后，周公和兄弟们产生了斗争，引起了殷太子武庚作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的长期战争。在三监之乱前期，南宫括已经逝世，所以《易经》中完全没有反映这件大事的任何情节。《易经》因为战乱的关系，搁置在图书馆中，没有起到教育周族新一代的目的。

直至西周末年，王权衰落，一些史官为了讨诸侯贵族的欢心，从藏书阁中拿出珍贵的文献送给他们。《易经》表面上极似一本占卦用书，从朝廷的藏书阁取来就增加了它的权威性，因而提高了预言的可信性。《易经》一出现，就取得了权威占筮用书的地位。春秋时代各国的诸侯大夫都引用《易经》作为占筮活动的蓝本。在社会上原来流行的占筮书籍就慢慢被代替，以至最后全部失传。

《易经》原来并不是一本占筮用书，里面有大量出色的哲理。

况且在藏书阁中还有一些对《易经》内容有简单说明的资料。因此，一些史官很早已经利用《易经》作为说理、分析形势的指示。

《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使韩宣子到鲁国的图书馆参观经书，鲁太史拿出一本《易象》和一本《鲁春秋》给韩宣子看。当韩宣子一看，就说：“周朝的礼制都在鲁国。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周公究竟有多么伟大的德行，知道周朝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易象》可能是和《易经》有关，甚至是解释《易经》的著作，说明《易经》和周人得天下的原因。

虽然春秋时代已经有人引用《易经》的经文作为分析事理之用，但分析总是和占卦有点关系，在占卦得出卦爻时，作出一些哲理分析而已。社会上还是普遍地认为《易经》是一本占筮用书，不能登严肃的学术大雅之堂。春秋时代的中国，已经发展到崇尚哲理，普遍鄙视迷信的高度。重新发现《易经》哲学精神的任务，落在孔子身上。

孔子的生平事迹，在中国古代，其记述算是最详细的了。孔子祖先是宋国的贵族，而宋国是商朝大臣微子的封国，所以孔子临终前说：“我原来是殷人”。一个商朝贵族的后代，对周朝的文化如此崇拜，非常能说明周朝文化本身的先进性。先进性其实是来源于周克殷的革命，以及开放的周族文化。时代巧妙地给予一大群士人参与设计较理想的政治，并且用以作为扩张影响，夺得天下的依据。

孔子虽然出身贵族，但是到他一代已经没落。他的文化知识主要靠勤奋的自学而得来的。他很年青已经为人师表，并且被贵族赏识而当上了小官。因为他的政治理想是崇高的，而意志主要又是在学术方面，所以他的官运决定了是不能亨通的。他前期主要的成就是在创造了一个政治学术理论，并且教育了几千弟子。这些弟子中有不少当上大官，并且有些是由孔子推荐的。其中的子贡便是一个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影响了吴越之争和春秋战国形势的人。孔子在晚年之前已经是一个声誉相当高的学者。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他已经登上学术高峰的时候，却努力发掘另一个学术史上最大的发现。孔子晚年钻研《易经》的原因除了好学的性格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原因，那是老子和道家对他的威胁。孔子早年曾到周京城学礼，并且向老子问礼。老子几次都给他一些莫明奇妙的答复，孔子当时并没有放在心内。直至道家哲学的声势越来越高的时候，孔子终于被迫对他从来不加留意的“天道”——宇宙论的哲学，重新进行研究。原来最早谈天道的书是《易经》，相信老子和道家的高超哲学与《易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孔子发现和《易经》有关材料，这些材料说明《易经》和周文王取得天下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是周文王时代的古代遗教。于是孔子晚年花大部分时间在发掘《易经》这块宝藏。研究《易经》使孔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地抛弃了过去不合时宜的学说。最重要的是孔子使《易经》的道理得以重现，恢复了《易经》应有的名誉，做了一件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所以孔子的最大成就在于晚年解释《易经》的工作上，孔子最成熟的思想在于他读了《易经》之后所起的变化。

本世纪之前，关于孔子研《易》的怀疑，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是有两三个人曾怀疑《易经》是否全由孔子所作。这个问题之产生自然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乘着疑古之风而起的。

否定孔子曾经研究《易经》的故事是这样的：首先对《易传》提出疑问的是宋代的欧阳修。在宋朝之前千多年，从来没有人提出《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易传》有两个毛病：一是文字繁衍丛脞，二是内容自相乖戾。以孔子的风格，不可能写出一本有这么多毛病的书。欧阳修第一个发现《易传》可能不是出于孔子手笔，而是由多人的著作编纂而成。

到南宋的赵汝谈作《南塘易说》，也怀疑孔子作《易传》的事。郑樵则以为《易传》中的《文言》和《系辞》非孔子所作。清人崔述同样说《易传》不是出自孔子手笔。原来这些都是真知灼见，可是

到了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合理的怀疑就成为全面否定的依据。

否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的近代学者中分两派，一派认为，孔子虽然不是亲手写《易传》，但是《易传》是由他的弟子所完成，观点是出于孔子对弟子们的教导。另一派是彻底否定主义者，他们从批判《论语》中孔子过时的礼教思想入手，成功地否定了孔子体系的价值性。下一步就是切断孔子和《易经》、《易传》的关系。《易经》可以轻易地被裁定为占卦算命，迷信的东西，但是《易传》中哲学的清晰性是无法怀疑的。所以将孔子作《易传》否定掉后，还要否定孔子曾经研究过《易经》并且遗留下易学观点给弟子们作《易传》。只有这样才能将孔子彻底贬低，打击一些“奉孔子为救世新教主”的企图，“剥除《易经》这层附加在这尊偶像上的灿烂金箔”。

他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孔子未曾学《易》，孔子博识广闻，何需学占卦的书来免于大过？孔子从“不语怪力乱神”，何以会迷上占卦玩意？孔子屡言诗、书、礼和乐，从来不说《易》，何以老年忽然特别要单独强调学《易》的重要性？从一本占卦的书，怎可以悟出修身的道理来？

关于《史记》中司马迁“孔子晚年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记述，认为多出自《易》家的传闻。至于《论语》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一句，找到古书证明“易”是“亦”之误。《论语》中有一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则说这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总之他们认为孔子学《易》的问题，是汉朝易学家所造的一个天方夜谭，一个千年的大骗局！

当然这些论证是完全不够力的，如果能找到《易经》成书于孔子之后的证据，那么孔子自然不能看到《易经》。

要达到这个结论，首先否定《周礼》、《左传》、《国语》、《庄子》、《荀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穆天子传》、《礼记》、《韩诗



外传》等有《易经》卦爻辞的记载是孔子之前的事件，而是后人掺入的。有人还“找到”《易经》晚出的内证。“证明”《易经》是孔子之后的人用隐晦的形式，写他们在战国时代的经历和historical的故事。就是这样，孔子和《易经》的关系就被“彻底”切断。

我们看到，本世纪初否定孔子与《易经》的关系之论断大多数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是出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时，人们急于寻找救国之道，向西方寻求法宝，厌恶传统文化的心理。当时是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因而今天还占一定的统治地位。可是那个救急时代遗留下来的副产品，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在近年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大量否定他们所提的“证据”的资料，以至近年来，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再坚持孔子和《易经》没有关系的说法了。可是因为长期以来提倡以怀疑为主导的风气，使得重新肯定孔子与《易经》的关系，重新整理孔子如何研究《易经》的故事成为非常艰巨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前后，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4公里之处，发掘出三座汉代古墓。墓的主人被证实是利苍侯，他死于公元前18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六年，比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前几十年。

这个汉墓出土了一具女尸。这二千多年前的女尸保存良好，这是由于墓藏在深处，密封程度很好，而且在缺氧、无菌的条件下，没有出现腐化的现象。墓中有大量陪葬品同样保存得非常好，其中有《易经》、《易传》、《道德经》和其它佚书文献资料二十多种十二万字。这是研究汉初文化的极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先秦古代文化的极重要实物资料。

马王堆帛书中有《系辞》一篇，再加上其它帛书《易之义》和《要》篇的引文，今本《系辞传》基本上已经完整地出现了，这否定了《易传》为汉代易学家托古伪作的说法。此外在《论语》、《吕氏春秋》、《礼记》和《庄子》等先秦著作，或有引《系辞》的语句，或有从《系辞》中演绎出来的言论，证明《系辞》在战国中期已经成书。

最后在《乐记》中部分保存《公孙龙子》的片断，其中在二十二句和《系辞》大致相同。《乐记》和《公孙龙子》皆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龙子所作，所以《系辞》成书极近孔子的时代。这就否定了《易传》为战国中后期作品的说法。

否定了《易传》晚出，同时就否定了《易经》晚出，打破孔子和《易经》无缘的说法。况且在帛书《要》篇中有详细记载孔子读《易经》以及和子贡争论读《易》的意义的记述。此外还有孔子读到[损][益]二卦时所发出的感慨，以及用此教导他的弟子学《易》要找着《易经》的中心哲理。在同期出土的《易之义》和《二三子问》有大量孔子论说《易经》卦爻辞的引述。用这些材料和《易传》中“子曰”的观点互相比较，还可以证明《易传》中确有孔子的思想，甚至基本上保持原话的精神。

肯定了孔子曾经研究过《易经》，掌握了孔子基本的易学观，重新整理孔子晚年的思想就成为可能的了。

马王堆中的《易传》和今天我们看到的《易传》在编排上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易传》分为十篇，所以又叫做《十翼》。所谓“十翼”有辅助《易经》哲理发挥的“十对翅膀”的意思。

《易传》或《十翼》的结构是这样的：《系辞上》、《系辞下》、《象传上》、《象传下》、《彖传上》、《彖传下》、《文言》、《说卦》、《序卦传》、《杂卦传》共十篇。实际上，那些上下篇是一篇，所以总共只有七篇。十篇之数看来是取其十全十美的完整数字而已。

前面屡次提到《系辞》有四千多字，是《易传》中最重要的一篇。《系辞》从宏观的角度，根据作者自己对《易经》的理解谈论《易经》的总体性质。其它几篇看来都是根据《系辞》的结论而展开对《易经》的各个细节进行解释。《系辞》就是解《易》的总论。

《易经》包括卦画符号和称作卦爻辞的文字。解释卦爻辞的有《彖传》和《象传》，《彖传》专门解释卦辞，《象传》解释爻辞。解释符号卦象的有《说卦》和《象传》中的前半部分。

《易经》六十四卦有严格的排列，排列的方式是依卦画的形

状作出非覆即反的正一反一正一反一正一序列。这个序列是作者没有封面设计的设计，是利用序列和排列作为中心哲理的议题。《序卦传》就从这个角度解释了六十四卦的排列意义。这种排列的单位是相反相承的三十二对卦。这三十二对是三十二个独立的单位，《杂卦传》就独立地、不依次序地阐释这三十二个相对独立单位的意义。

最后的是《文言》。孔子曾说过，[损][益]二卦，反映了易理的中心，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足以观天地之变，是吉凶之门。至于[乾][坤]二卦，是了解《易经》的入门。从[乾][坤]入门，达到[损][益]的终点。入门要艰苦细致，总结要精简达要。对作为入门的[乾][坤]两卦的解释，要较为详尽，所以《文言》对这两卦作出多角度的解释。

### 第三章 孔子与《易经》的故事

孔子读《易经》后，思想上产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如何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封建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孔子的声誉也一落千丈。一方面，我们要批判封建礼教的糟粕；一方面奋起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政治文化。整整一个世纪，中国都处于动乱和急进的文化改造之中。因为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和再兴起的分界线，一切行为，都要以马上见效作为检验的标准，其中不乏对文化遗产的错误判断。虽然如此，民族救亡的任务基本上能够完成，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竟然可以引起世界的震惊。

如今中国人开始富有起来，并且面对如何管理好企业，如何搞好社会治安，如何教育青年人遵守纪律，如何用传统智慧促进经济不断发展，如何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等问题，这都要求我们细致地评价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新加坡、台湾、韩国以至日本等经济发达地区，都非常自觉地利用传统文化优势，来制定下一步的竞争策略。西方的竞争对手也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策略非常关注。由于这种种原因，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研究，逐渐蓬勃起来。我们不能再让那在救急时期作出的粗浅结论，妨碍我们以后的发展，我们不能回避对以往那些冤案进行认真的平反。

海内外都开始重视孔学的现代化，重视如何将这些传统的思想精华，好好地为社会服务。可是大家都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学说似乎有太重的封建味道，新一代的青年人对此

难以提起兴趣。况且孔子早期的思想,有太多不适合现代生活和现代思考方式的地方。孔学现代化只能在一些小圈子中进行,不能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回响。反之海内外慢慢出现了“易经热”,民间和学术界对《易经》产生自发的兴趣。《易经》的哲学已经变成可能超越现代思维,影响着未来思维的方向的哲学。“太极思维”成为充满缺陷、欠缺灵感更生的西方思维的补充。年青人也不见得对《易经》有排斥和鄙视的倾向。必须知道,《易经》毕竟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正统部分,甚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这个潮流是社会和历史的自然选择,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中华文化的复兴终于采取了易学复兴的形式出现。

《易经》的哲学可以完全代替孔子的学说吗?答案是:不可以。易理是一个极简要抽象的哲理,而孔子学说却直接涉及具体的政治理论、社会学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社会治安学、社会教育学。更重要的是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部分,对于保持和谐的家庭,因而取得幸福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全,则社会风气就健全,这也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最向往的地方之一。

如果既要发扬《易经》哲学,又要整理孔子学说,更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那将又是一个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可有成果的难题。现在发现,孔子晚年的确是研究过《易经》,《易传》里面有孔子的遗教,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更有完整的孔子易学观。原来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想不到由二千年前的孔子,为我们解决了。孔子与《易经》的关系自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孔子的学说流传在《论语》以及大量其它书籍中。自古以来,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的依据是在《论语》。《论语》的体系被公认为最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其它材料如:《易传》、《孟子》、《荀子》、《中庸》等著作中亦有大量的记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取得如《论语》的地位。在《论语》以外关于孔子谈话的记录是否可信,都要经过与《论语》的比较和鉴证才可以成立。最主要的原因是《论

语》是一本专门记录孔子谈话的文献，其它文献因有大量非孔子言论混杂，所以是“纯度低”的孔子思想记录。以“纯度高”的《论语》去鉴证其它“纯度低”的材料，不失为一个简易的方法。这个简易的方法延用了二千多年，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有《论语》，其它一些资料能不能取得权威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古代的中国来说，没有造成损失。反之，太过强调《易传》的变革精神，对封建统治并没有什么好处（孙中山先生在制定革命理论时，提出传统的根据首先是《易经》的[革]卦和《易传》的思想）。《论语》体系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孔子关于仁、义、礼的学说。至于《易传》和《易经》不过给一些好事者一点思考的玩意，尤如“外儒内道”中的“道”，是读书人的业余嗜好罢了！孔子在《论语》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明显出现矛盾之处。如果强加进《易传》的思想，矛盾就会被制造出来，不利于古代对道统简洁性的要求。所以《周易》虽然被尊为“五经”之首，地位表面上在《论语》这“四书”之一之上，事实上《周易》只是被放在神台上而已。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后，孔子学说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论语》的“是”为是的做法使孔学不能跟上时代。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不是简单地以《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标准，而是认真地加上《易传》，“孔家店”就没有这样容易被打倒！事实上“彻底”地打倒孔家店，是在当时学者们大量地做了切断孔子与《易经》的关系之后，才能完成。

在纯学术的角度看，简单的以《论语》的“是”为是的方法到了今天已经发生动摇。大量的资料证明，否定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忽视孔子晚年的思想曾经产生一次巨大的变化，是受不起历史考验的。鉴证孔子思想的先进性不是在《论语》，而是在《易传》和孔子其它易说之上。《论语》思想的价值，反而要以孔子读《易经》后所产生的新思想来分析。孔子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孔子部分地抛弃了自己前期的思想，《易传》体系和《论语》体系存在

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恢复孔子晚年的思想，以孔子易学观的晚年思想当成是孔子成熟的思想，孔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在现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孔子的后期思想，就可以被应用在中国现代化的路途上。

恢复孔子完整的易学观虽然是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具体的恢复工作却不容易。这个问题相信很久之前已经有人在研究，可是总是欠缺了一些条件。今天这个条件已经充分了。首先是马王堆中发现了一篇孔子研究《易经》的珍贵资料，这是一篇叫做《要》的佚文。让我们看看这篇重要的史料。

《要》篇有一千六百多字，其中前七行残缺过多，难以复原。但从片断中可以猜想前两行是今本《系辞下》的第十章引文。之后能够看得出完整句子的是第八行：“子曰：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孔子说自己好学才得到《易经》哲理的精粹，一生受益不浅。之后就是《系辞下》第五章的节录。这些节录是孔子解说[否]、[鼎]、[复]、[损]、[益]和[恒]卦五卦的爻辞。在解爻辞中发挥了精彩的哲理：祸福相倚，所以要居安思危；观察事情发生前的几微现象，预先防止犯错；未有足够的能力，不要强行担任要职；天下事物都以一对为单位，一切都由阴阳二气演生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就不要号召人民作大行动等等。这些完全都是由《易经》的中心波浪起伏哲理演绎出来，如何掌握“时”与“机”，“势”与“变动”的问题。

之后就是一些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孔子研究《易经》的情景。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晚年的时候才爱上《易经》，在家里的时候，将《易经》放在床上，外出的时候，放在布袋中随身携带。孔子弟子子贡对此非常不理解，于是就问孔子：“老师您从前曾教导我们，说有德行的人要舍弃求神，有智谋的人要远离问卜，弟子一直以此为行为的准则。如今老师为什么活到这个年纪，才突然喜欢上占卦这个玩意呢？”

我们看到子贡是已经学有所成的弟子，而且《史记》说子贡能言善辩，孔子时常向他的口才进行挑战。又说子贡好称赞别人的成就，但却不能放过人家的错误。孔子回家乡鲁国后，更是起劲地研究《易经》。子贡在孔子晚年时也回到孔子身旁。这次子贡看见孔子这样沉迷《易经》，于是就拿出孔子以前的教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质问孔子爱好《易经》的原因。孔子反驳说：“说话要有分寸，没有深入了解就随便践踏至善的东西，这不是对至善的爱好。”孔子知道子贡口才利害，所以一开口就先攻后守。跟着说：“对该书应有的态度是，认真探索其精要，不要对它有任何的误解。因为作为古代权威的经典《尚书》，它的篇幅虽多，但道理常有说不清楚甚至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反之《周易》里面的道理却很有条理，读后没有令人不通达的毛病。更何况《周易》中带有不少古代圣人的智慧，是我们以前未看见过的呢！我并不是用《易经》来占卦，而是观赏它里面的哲学啊！”

孔子从《易经》中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将《易经》放在当时最权威的《尚书》之上。这是为什么“六经”在排位上前后有所不同。有些了解孔子易学观的弟子以“易、诗、书、礼、乐、春秋”排六经，不了解《易经》的弟子就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来排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六经”排列之有所不同，是由于今文家和古文家之分歧，廖名春教授则提出了新看法。请参阅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帛书〈要〉简说》）。

子贡是一个好辩论的人，他没有这么快放过孔子的。他这一次改变了攻击方向：“听到了老师这番话，令弟子更加疑惑。爱好《周易》而又不《周易》来占卜，不是错上加错吗？我以前曾听老师说过，只要顺着正道而行仁义，其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如今老师不用《周易》占卦，反而对里面的文字有兴趣，这不是故意作出一个奇异的选择吗？这样行得通吗？”

孔子辩说不是以《周易》来占卦，子贡便乘机攻击孔子在《周易》里找哲学是错上加错，故意做些奇突的行为。同样今天仍然



有人用这个观点来攻击在《易经》里找哲理的人。子贡不愧是一个能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一个和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口才相当的人。

孔子面对这样利害的言词，似乎有点动气了。他指责子贡：“太荒谬了，子贡，让我告诉你，对《易经》应该采取什么正确的态度。”孔子动气之后，马上发觉子贡说这些话是由于对《易经》的背景一无所知。所以他转而详细介绍《易经》的社会功用和产生背景。“对占卦有兴趣而对文字没有兴趣，那是一般老百姓沉迷《易经》的原因。《易经》的哲学可以令刚直的人知道如何提防危险，软弱的人慢慢变得刚强起来。《易经》也可以使无谋的人不会大胆妄为，奸狡的人去掉诡诈。”这一段说话非常重要，这说明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找到了一本能移动人们恶劣性格的书。这是孔子好《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后世一些迂腐的道学家，说他们的固执是孔夫子的教导，这就是没有看到孔子关于《易经》的教导。如果学了《易经》，就不会做一些不懂因势利导，不懂顺时势而变的灵活道义行为。用灵活变通的原则来实行道德理想，就不会给人一个迂腐的感觉。

孔子接着说到一段更为重要的关于《易经》产生背景的话。大意是“殷周之际，当周文王仍然臣服于商朝的时候，他虽然怀有勤政爱民的心，但没有得到权力去改变朝廷的忧患。商纣一天比一天荒淫无道，周文王于是决定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取而代之。为了回避君臣关系的矛盾，制定了迂回的战略。他极小心地行事，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铸成大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易经》的哲学。我很高兴能将这件事弄清楚。不读《易经》，我又怎会知道周文王如何应付商纣呢？”《易经》是写成于殷周之际，反映了周文王和商纣争斗的事。这些在《易传》中早有记载，这是《易经》产生的真正背景。可是人们总是认为此乃是周文王演变六十四卦神奇功能的记述，又或者当作是《系辞》作者对《易经》产生的猜想。从没有人认真从这些观点去恢复《易经》的

原著精神。现在看到这不是《系辞》作者的猜想，而是孔子长期研究《易经》资料的结论。孔子生在春秋时代，距离西周不远，他当然能直接看懂《易经》文字，至少能看通其字面的意义。

近代一些人也察觉到孔子曾经研究过《易经》的事实和力图说明什么问题，于是他们极力想办法切断孔子和《易经》的关系。这样做可同时达到贬低孔子思想体系和《易经》思想价值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因为如果真的如古代史书所载，孔子曾深入研究过《易经》，并且从中发掘出一个崇高的哲学，那么要将《易经》贬为占卦书的做法就难以站得住；同时，要说孔子的思想过时也不能成立。

在孔子认真研究《易经》之前，学者普遍如子贡一样，对《易经》不了解，因而将它作为占卦的书而鄙视它。这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经孔子详细的研究，《易经》原来是一本关于周克殷的哲学典籍就成不可怀疑的结论。自此之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再不轻易否定《易经》的意义。孔子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时代人们的观点。在孔子的时代，还没有经毁灭性的秦火，大量有关《易经》的第一手资料孔子是可以看到的。经孔子提示后，其它学者就没有一个再提出异议。就是专门针对儒家，说话非常自由的庄子，也承认《易经》是一本讲阴阳哲学的书。孔子之后，秦火之前，社会上由用《易经》占卦的风气变成用《易经》讲哲学的风气。那些实在不能明白《易经》哲理的人，只能对《易经》保持沉默。直至汉朝之后，因为在秦汉之际一场由项羽燃点的大火，将无数价值难以估计的宝藏和资料都烧掉，人们对《易经》的背景又开始模糊起来。于是，汉朝用《易经》占卦的风气又重新兴起。

经孔子详细解说后，子贡不再对孔子读《易》怀疑了。但是他还是要问：“然而老师也相信占卦吗？”孔子说：“我亦曾占过卦，灵验度约百分之七十吧！就是最著名的周梁山占法，也不过是总结了预测经验，选择一些灵验的方法罢了，并没有什么神秘！”古

代占卦不一定用《易经》来占，还有其它占法。但是《易经》以五百年前朝廷“秘密藏书”的面目出现，它的章节编排是用占筮的卦画，首先有权得到《易经》的是各国诸侯贵族，并广泛地用来作占卦，这本“筮书”的地位，自然比其它筮书高得多。于是由一本原来不是筮书的“筮书”，挤掉了其它真正的筮书，令其它筮书地位下降，因而不能流存下来。现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本不是真正筮书的《易经》！不过，古代真正筮书的格式恐怕和《易经》的画卦差不多，只不过其解卦的“辞”不同罢了。在《左传》中有些解卦的辞，就不是《易经》中的卦爻辞，相信那是地位下降而归于失存的古筮书文字。

原来的筮书相信不是由神颁布给人的，而是由人总结经验，经过出色的巫师加工写出来的。我亦相信这种筮书不会只得一两个版本，而是各家各派，各显神通的产物。筮书的编写有很大的自由度，除遵守卦画的格式外，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样式。总之能对解卦的人有一定的提示，并且在“实践”中比较得人信任，或较为“灵验”，就可以流行起来。后世不少新的筮书也是从《易经》遗留下来的卦画，再经重新编写而成的。这就是所谓不用《易经》卦爻辞解卦的“易卦筮书”。他们都可以自称是用《易经》来占卦的。那些较喜欢利用《易经》声誉占卦的师傅，会在占卦时间或引用一些《易经》经文来解卦。当然那要在占问的情况和占出的卦辞所描述的事情较为吻合时才会被引用。如果不符，就会“弃用”经文，而去用那卦画卦象和其它解释。当《易经》的经文被解卦者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时，就会发觉《易经》根本不适合占筮的事实。所以另外一些解卦者干脆就弃《易经》而重新编写出另外的筮书。

前面孔子提到的周梁山之占可能就是另一种占法，这表示孔子占卦也不一定是用《易经》来占卦的。跟着孔子又说出一番如何对待占筮，术数和《易经》的关系：“对于研究《易经》，我是后于祝巫的。但是我没有在占卦方面入手，而是看看经文里面的道

理。通过祈求神明发展到了解数学和自然规律，通过术数而了解哲理，守着仁，义就得到实行。反之，如果只知求神而不懂术数，只可成为巫师。如果只懂术数而不认识哲理，他只可以成为史官。史官和巫师的占卦技术，极其量只是小道，沉迷于此就会走上歧途。”这里所说的求神→术数→哲理之发展序列，是非常出色的关于《易经》与占筮关系的解答。如果这不是由孔子的口说出，而是由另一些人提出，那个人的智慧恐怕不会在孔子之下。因为这是对一个问题所提出的完美答案。易学研究有数千年的历史，不少人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迷途，包括《易传》的执笔者在内。如果《要》篇不是真正反映孔子的思想，而是一些好事者借用孔子的名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此人的宏观思想境界，比“未曾说出这番道理”的孔子还要高。一个能达至这么高境界的人，相信不会偷偷摸摸地假用孔子的名义发表自己的见解。

孔子最后说：“后世的学者如果对孔丘我有所非议的话，就是在研究《易经》的问题之上。但是这些人是不知我研究《易经》只是为了探求其中的哲理。我表面上好像和史官巫师走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是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怀着不同的目的。君子所追求的是实行德行，造福人群，怎会关心追求个人的一时得失呢？所以君子为自己而求神是很少的。君子履行仁义的责任就不会为自己求幸运，所以很少会关心占卦的结果。祝巫祭师的占卦活动，是小道，我是绝不推崇的。”以上是孔子的人生观和广阔胸襟的写照。他不提倡君子沉迷占卦是因为君子的目标是做福百姓，履行社会责任。当时的学者也普遍鄙视君子沾染这个玩意。所以孔子研究《易经》是走边缘，入虎穴，处理不好，声誉就会永远受损。孔子研究《易经》所立的原则是很严格的，为的是万世声誉。反之在《易传》中却不看清这个原则界线。

## 第四章 《易经》之迷真的打开了吗？

相信看过拙作《易经之迷是如何打开的》或《易经之迷打开了》的读者，大概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没看过，只需要看看本章第八章和附录，这个问题便可解决。本章是用与以上两本书稍为不同的角度解说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完成前两本书并且出版了以后，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才全面发表。在此之前，我完全未看过这些资料，因此在论证《易经》原著精神时，还没有引用过马王堆的最新资料。马王堆帛书，特别是《要》篇的发表，竟然和我在前书中提出的观点基本相同。我在高兴之余，发觉如果充分利用马王堆的文物资料，关于《易经》的秘密就比较容易理解，论证也可以大大省略。

[乾][坤]两卦是全书的总纲，[乾]卦是上经的大纲，[坤]卦是下经的大纲。因为自上经[临]卦之后，即武王灭纣君临天下之后，南宫括以首席重臣的身份，负责全面的巩固新政权的工作。所以这一段西周开国二年的历史就是南宫括的施政史。作者以自传和西周初二年史结合在一起，所以上经这十卦就是自传和周克殷史的混合。从这个角度看，[坤]卦是自传大纲，因而包括了整个下经和上经后十卦。

[乾]卦是周克殷历史的大纲，而下经是作者从家乡投奔至周岐山，并且从自传角度，描写在伐纣前在周文王的领导下在周邦的工作。所以下经所反映的也是周克殷之前周人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事实上就是后世称颂的周文王行仁政的理想社会。我们会看到这 and 南宫括的关系是多么密切的。[乾]卦作为周克殷史的总纲，理论上又包括了下经所描写的一段历史。严格来

说,[乾][坤]两卦既是上经的大纲,又是下经的大纲。这完全是由于作者和周文王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人和周克殷的历史又非常密切,要将他们的传记和周克殷历史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只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看,记述会有不同的性质而已。

《易经》全书有六十四卦,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上经以[乾][坤]两卦开始,以[习坎][离]卦结束。下经以[咸][恒]两卦开始,以[既济]和[未济]两卦结束。

上经三十卦之中,除[乾][坤]二卦外,其余有二十八卦。这二十八卦的前一半刚好十四卦,是以周文王时代作为背景;后一半十四卦是周武王时期。每一卦都是严格依历史事件的顺序而写成的。所以前十六卦是伐纣前,后十二卦是伐纣后的历史事件。第十八卦,或者是[乾][坤]之后的第十六卦是[临]卦,那是描写伐纣成功,周武王君临天下的卦。[临][观]二卦都是描写周朝的开国大典。

六十四卦除作为大纲和总结的四卦外,其余六十卦都有非常明确的主角。上经自[临][观]之后的十卦和下经三十二卦,都是以作者为主角的卦,卦中的君子是南宫括自称。就是说这是作者自传。上经自[屯][蒙]至[谦][豫]十四卦,基本上以周文王为主角,卦中的君子是周文王的称谓。当中的[随][蛊][临]是以周武王为主角的卦,卦中的“王”、“子”和“大君”是对周武王的称呼。所以《易经》是一本以严格的历史次序写成的历史和人生哲学。六十四卦的角色非常清晰,称呼完全依据历史事件发展的先后次序和描写主角的变化而有规律地转变的。

[乾]卦是周克殷的总纲,描写周人从兴起到壮大,从壮大到发展,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从困难中又得到发展,直至将大商朝取而代之的历史过程。

卦辞是“元亨,利贞”,意思是周人发展的历史,是以顺利亨通的开始,其过程是非常值得坚持的,是有意义的。

七个爻辞是:

“初九：潜龙勿用”

将周族的势力隐藏着，不要随便显露出来。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周族在政治舞台取得声誉，可以出来面对商朝大君纣。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周文王这位大商的臣子，白天非常勤奋，晚上要提高警惕，就不会因树大招风而招致商朝的突然打击。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周人势力已经成长，可以尝试扩展领土，在征伐中不会受到损失。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周族在各族中已取得极高的声誉，并且得到天的新任命，可以以未来君主的身分面对商纣。

“上九：亢龙有悔”

商族这条老龙，因为消耗过度而招致灭亡。

“用六：见群龙无首，吉”

大商已经无能力做各民族的首领了，是周人极为有利的时机。

这就是[乾]卦的内容。自古以来已有不少人说过这是周人兴起的哲学，只不过没有人将此卦和上经其余二十八卦的细节连系起来。

[坤]卦的卦辞是“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这是作者自传大纲的总论。他的生平是顺利通畅的，值得坚定地为周王效力。这个周王的臣子得到机会实践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生命早期是迷失的，后来才找到周文王这位真命天子。于是适宜于在西南面的周人那里从政并得到朋友，在东北的商朝故乡自然失去了朋友。安心地坚持正确的抉择就能换取伟大的成就。

[坤]卦的七条爻辞是：

“初六：履霜，坚冰至”

踏在初霜的政治路途上，得知更艰难的路途将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怀着正直广阔的胸襟，虽然初出道没有从政经验，但也可以取得出色的政治成就。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以出色的文化知识可以坚持提出主张，初次跟随周文王进行政治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为日后的事业打好基础。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因为改革不成功，暂时不说话。慎言慎行带来暂时安全，但这样做就没争取到好的声誉。

“六五：黄裳，元吉”

之后终于穿上了最高官阶的服饰，实践了一生最高的成就。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后来跟随周武王伐纣，周商两族在牧野中大战，以商纣自焚告终，纣王流着经焚烧过黑黄色的血。

“用六：利永贞”

回想这一生的工作，是非常值得坚持的。

我们看到，如果找到《易经》全书的密码，《易经》原文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是多么艰深、非平常人所能理解的道理。《易经》其实是用哲理形式写成的两个故事。

[屯]卦是《易经》周克殷故事的开始，描写周人早期如何在无经验之下积聚力量，以及周文王在没有战略指导之下，在中原和商朝角逐政治地位，以惨败告终。[屯]卦之后是[蒙]卦，是在描写完周人在积聚物质力量之后，如何积聚精神力量。此卦是上经前十八卦中唯一以作者为第二主角的卦。[蒙]指如何启蒙未开化的周族人，这正是作者以首席文官教化百姓的反映。史书常称赞周文王在岐山如何教化百姓。看来，教化工作主要由南宫括来执行。



上经第五卦是[需]卦，这是积聚力量之后，等待机会向外扩张。扩张的形式是周文王进入商朝做官，和商纣亲信争政治地位。在[讼]卦的初期有一点成功，但是终因争讼失败而遭受商纣囚禁。幸好有三位自族外投奔来的谋士：散宜生、闳夭和太颠献策，形式转危为安。

之后是[师]和[比]卦。这些谋士是从先进的商区来的，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如何对付商纣的策略。周文王脱险自商朝归来后，接受建议改变与大商的关系。他以代大商征伐不臣服的方族作为新策略。一方面可以扩张军事势力，另一方面，可以逃离商朝以避免受牵制。[师]卦是第一次获取征伐大权后的征战，对象就是对大商“不敬”的密须人。对密须战事的策略是适可而止，以战养战，避免削弱力量。征战之后，善待被征服者。周文王在中原各方族中续渐获得崇高的声誉，成为他们的首领。

第九和十卦是[小畜]和[履]卦，解释新的战略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周朝内部上下协调的问题，完成了这个时期周族内部政府官员的力量储蓄。协调好内部关系后，就向商纣的亲信——崇侯虎进行征伐。崇侯虎是周文王的仇人，是令周文王被囚困的著名奸臣。这是一次“履虎尾”的危险行动，以商纣没有反应，消灭崇侯虎告终。

[泰][否]二卦是分析商朝兴起和衰亡的哲理，关键是任用小人，虚耗国力。

[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国家支出的少，收入大，国库自然丰裕起来，这是国泰民安的基础。

六个爻辞分别是：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清除小人如清除野草一样，进行得非常顺利。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商汤王开国后，任用出身低微的大臣。任用真正的勇士，不遗亡在远方的友族，采取互惠互利的财政政策。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商朝的中期无可避免地要经历兴衰的波浪，努力面对，则仍然可安然渡过。“天命”还不至于失去，仍然可安享国运。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不依靠压迫外族来达到富裕，以威望来代替大量的军事防卫。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商纣的父亲帝乙以公主嫁给周文王，使这未来接替商朝国运的人有商族血统，间接令商族的国运可以延续下去。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商朝的国力每况愈下，这时就不应该再用兵。可是从外面传来天命有变的信息，错误的政策坚持下去必然会声誉尽失。

[泰]卦全面描述商朝的兴衰史。[否]卦则写商朝末年的小人乱政。

[否]卦的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商朝没落完全由于小人当权，真正的臣子没有施展的机会。支出大，收入小，国库越来越空虚。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商朝末年的几代，也能清除一些小人的。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容奉承者，小人得利，君王闭塞。

“六三：包羞”

容忍丢脸的事继续发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上天有新的安排，将国运转到新的周人里去。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一些忠臣们作最后努力，企图改变局面。小人的势力根深蒂固，恐怕难以成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只能采取彻底革命，以痛苦换来日后的泰平。

这两卦在分析商朝的兴衰史时，解析了作为商朝的大臣，为什么要支持周文王，从事推翻商朝的工作。

[谦]卦和[豫]卦是作者在周文王死后称颂他的一生。说这位“谦谦君子”能虚心接受属下的意见，以礼相待他们。他在征伐外族后采取仁厚的政策，没有侵害当地百姓的利益。周文王的工作作风使他死后获得崇高的声誉，以至周武王能够运用父亲的声誉，提高征伐商纣的士气。

[随]卦和[蛊]是武王观兵孟津和商纣末年令商朝的事业彻底败坏，于是由周人来接替商朝的国运。周武王于是能君临天下，这就是[临]卦。

[临]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事，应该为此而尽力。可是在八月，发生了一件极不幸的事。这就是周武王在建国二年，得了重病。

六个爻辞分别是：

“初九：咸临，贞吉”

认识到一件大事将要来临，努力工作，迎接胜利。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这是周人开国大典，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武王登基是人们盼望极久的大事，可惜登基后面对的是更为困难的局面。能以忧患意识小心处理。终可渡过。

“六四：至临，无咎”

登基大典顺利完成，没有意外的事发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周天子以清醒的头脑接受任命，开创了好局面

“上六：敦临，无咎”

武王以敦厚的心君临天下，新国家得以稳定。

[临]卦以周武王君临天下的既喜且忧、既艰巨又能胜任的矛盾描述这历史特殊局面。[临]卦是解上经的关键，因为此卦一经定位，便可按历史顺序以克殷前和克殷后对应上经二十八卦。以前的人不能解通此卦，是因为一般的君临天下情况和武王登基的矛盾情境很少有相同的地方。武王登基是周人历史极高兴又极担忧的重要事件，不以武王的特殊情况，而用与此有重大不同的普遍情况解此卦，总是解得非常不通畅甚至矛盾百出的。

[观]卦是作者在武王登基大典时，观礼的心情及联想。在这卦中反映了他作《易经》的出发点是回顾周文王的一生和自己的

一生。

卦辞是“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以恭敬严肃的态度，参加这个大典。

爻辞是：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君子所耻的，是以小人的眼光简单地看这件大事。

“六二：窥观，利女贞”

不光明正大地观察问题，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六三：观我生进退”

看看我的一生，不外是多次仕途的起起伏伏。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看看新国家的光辉，坚定效忠君王的决心。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回想我的一生，是无愧于心，无愧于民的。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回看周文王的一生，真正无愧于民，无愧于国。

建国后的头四卦是[噬嗑]，[贲]，[剥]和[复]。这是克殷后制定刑法，严厉地镇压反抗的“顽殷”，及周人享受丰厚的胜利品的情况。过度的享受带来建国初期的纪律败坏和腐化。幸好开国功臣们以商朝灭亡为鉴，艰苦开国的精神终于能够恢复。

[复]卦之后是[无妄]和[大畜]卦。这两卦是南宫括晚年为稳定周朝而作出的贡献。他认为周人要在中原站稳脚，就要妥善处理好亡国殷民和商朝旧臣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迟早会出现动乱，周人初得的天下便会失去。他解决危机的方法是救济殷饥民，大胆任用商朝遗臣。于是周武王下令释商朝贤臣箕子之囚，表商纣忠臣商容的门闾，整修商相比干之墓。又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赈济贫弱的殷贫民，于是殷民大悦，周人的统治便巩固了。我们看到前面的[小畜]卦是处理好周族内部的君臣关系，而[大畜]则是处理好大商臣民及周君王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著名的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商朝饥民，亦反映在[颐]卦之上。这里足可以证明作者就是南宫括。虽然作者以哲理形式写自传和周克殷史，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完全以匿名方式写《易经》的。因为他写《易经》之事，于当年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地方。尽量少用具体名字和时间只是为了使哲理带有更普遍的意义。所以在书中他已经留下他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因为事隔五百多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就是“躬”字。这个“躬”字在五个地方出现过，就是南宫括的自称。孔子不明白这个怪字，就将此译为四个“躬”字和一个“身”字。通行本的四个“躬”字和一个“身”字就是源于此。而马王堆帛书因为是占筮师所保存的版本，没有必要翻译出一个符合哲理的“躬”字和“身”字，所以保留了原字。如果没有马王堆的帛书《易经》留传下来，这个作者名字的简写字，恐怕会永远失传。关于这个“躬”字的论证，收入书后的附录中（作者是《湖湘论坛》研究员任俊华先生）。

[颐]卦的卦辞是“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关于救济殷民的事情，坚持下去自有好处。救济人的原则是令其能渡过难关，自立起来，自己养活自己。

爻辞是：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习惯占卜的殷饥民，如果看见周人吃得脑满肠肥，就会抛弃麻醉自己的占卜灵龟，攻击周人，那时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将“被征服者供养征服者”的原则反过来做，违反了征战的习惯。等待救济的饥民人山人海，此时不是反驳政敌的时机，应先把救济工作做好。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坚持反对救济工作，会带来恶果，这令今后十年都处于不停的镇压行动中，毫无好处。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采用这特殊的救济措施，带来好处。等待救济的饥民都带着渴望的眼睛，心急地等待救济，幸好秩序良好。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因为违反了“被征服者供养征服者”的习惯，周人不太理解。此时只宜于默默地把工作做好，不能有其它大行动。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于实施了正确的救济政策，形势虽有点紧张，但终于带来好处。武王有兵有将可用。

[大过]卦的卦辞是“栋桡，利用攸往，亨”。虽然支撑大局的大梁被压得弯曲，但是任用商朝旧臣的政策有利于平定天下稳定局面，所以执行得很顺利

爻辞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如祭祀般极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将会安然渡过。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令大商有能力的旧臣重获生气，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九三：栋桡，凶”

是遇到执行政策最危险的时候，大梁有弯曲的危险。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政策终于能顺利执行，但因受政敌攻击而声誉受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另一些商旧臣也获得生气，平平稳稳地重新投入工作。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如果在执行政策中不小心，会有没顶之灾。现在幸好能安然渡过。

可见南宫括因为也是商朝旧臣，执行任用商朝遗臣的工作遇到不少误解。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将会面对极大的危机。在[坎]卦中反映了他所面对的压力，在[离]卦中，危机已过，政策大见成效。有大批商朝文官武将投降周朝，周武王利用此进一步征伐其馀不服周朝统治的方国，顺利地平定天下。

这是上经最后一卦，时间上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一卦。这是他助周文王建立岐山的根据地，又辅助周武王克殷后，担任平定天下的工作，是他一生对周朝最后的贡献。下面的下经，是从自传角度出发，写自己如何在商朝的管治下无结果地工作，后投奔周文王，在岐山有机会大展抱负。以自传来说，时间比上经略为早。

《易经》的原貌恢复以后，令我们非常亲切地看到周克殷的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色的策略是如何制定、如何执行的。我们从《易经》实在地感受到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胸襟。我们民族文化的起源，是建立在令人震惊的聪明才智之上。我们没有理由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到悔恨。试看一些军国主义继承人，依然设法美化过去丑恶的历史，当然这亦有为着提高他们民族自信的考虑。反观我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起源，特别是周朝的兴起，并没有什么愧对子孙和其它人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却要竭力地加以抹杀呢？抹杀中华民族光辉的过去，这是那些近二百年来不断侵略和压迫这条巨龙，如今又是非常恐惧巨龙醒来的人的阴谋。或许当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至国力是如此的虚弱，才会被人家设立的陷阱所误导。巨龙的子孙们还不赶快擦亮

眼睛，看清敌人的阴谋，还我们祖先应有的荣誉，还我们民族光荣的精神，让龙的传人，挺起胸膛，勇敢自豪地面对新世界的挑战。

上经是一个连续的历史链条，下经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历史上这两个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故事的两个侧面。

第三十一卦[咸]是下经的起始，[咸][恒][遁][大壮]是作者在故乡初踏上政治舞台的不愉快经历。作者曾引一个城池倒塌意象，表现出对商朝衰落的伤感。在[睽]中，以作者出走时的情景说明不是在王都，而是在接近周岐山的商朝另一城邑。根据考古资料，在河南洛阳附近的尸乡沟，发现有一古代商城，极可能是商朝初年的著名的桐宫。此城在盘庚迁都后就开始荒弃，于是在商末年就有倒塌的可能。总之作者的故乡应该是接近周人的商朝故都，而不是商末在“东北”的殷墟。就因为作者故乡是西面的旧都，能够拥有和商朝一样高的文化和商朝同样腐败的政治。作者在这里的政治经历是可怕的，所以才有投奔周文王的重大的决定。因为他不是远方新王都的朝廷重臣，而是边区的地方官员，在投奔周文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上司的阻拦。

他初出道时结交了一班没有理想的朋友，他只有“振恒”而去，退隐起来。因为退隐，反而是获得另一个主人的赏识，给以大将军的职位。可是这个小王帝给他以高官厚禄，是为了派他进行一次吃力不讨好的征伐，去掠夺一些邻族。这是[晋]卦和[明夷]卦的情况。他在作战中受了伤，在战事中俘获了对方的首领后，就停止了行动。这原来是一次胜利，早期还得到了主人的赏赐。后来主人发觉这次行动掠夺不够彻底，并且在争论是否进行下一次行动时激怒了主人。那主人对他进行极侮辱性的刑罚。他回家休息养伤和回避新任务，却受到家人的冷嘲热讽。想到内外受辱，他决定远离故乡，投奔周文王。这就是[家人]卦和[睽]卦。

[家人]卦的卦辞是：“利女贞”。有利于如妇女一样，留在家



中回避。

爻辞是：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来在家中休息，慢慢忘记受刑的不愉快记忆。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在家中没有甚么政治利益可追逐。享受妻子的饭餐，不亦乐乎。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人的冷嘲，还可以压服。妻子的热讽，难以忍受。

“六四，富家，大吉”

将来等到在周朝有所成就，家庭自会富有和融洽起来。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当时虽然没有和乐的家，想到周文王亲自到我家访问的时候，这种不安感就会消除。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虽然如此，保持应有的威严，还是能处理好问题的。

[家人]卦是对比不同时期在家庭中的感受，[睽]卦就是出走。

卦辞是“小事吉”。关于出走这件小小个人的事，进行得还算顺利。

爻辞是：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在故乡和家中的难受感觉在决定出走后消忘。以前的损失将会自动争取回来。在路途中遇到流寇，有惊无险。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在出走时，在城邑的巷中遇见主人，幸好他不反对。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在故乡处处受制，又受了刑罚，将来却有大成就。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历无咎”

出走路上遇到一位大夫，大家交换投奔周文王的意见，有惊，但安然。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作出投奔决定后心情就开朗起来。受到自己同族的伤害，前往周邦有何不可呢？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在路上遇见一车流寇。原想拉弓射之，后来发觉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已。正在难以推辞之际，下了一场

**场**大雨，避过他们。

从这两卦可以发觉作者是商朝旧臣，因为在故乡的不愉快经历而投奔周文王。他的经历和商末很多商朝贤士的经历是相同的。大量投奔周文王正是时代的潮流。

下面四卦是：[蹇][解][损][益]。是记述他初到周邦并不是一开始就顺利，而是经历了和故乡中相似的不愉快事件。早期在周邦或许跟随一些无政治远见的周贵族，因而工作非常困难。不过，很快就得到周文王的弟弟——虢叔的赏识。他就是下经中多次出现的“公”。经虢叔提拔后开始进行财务政策的改革——裕民政策，先将国库拿出来，发展生产，藏富于民，然后征收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南宫括的政策，使周人迅速富有起来，为得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南宫括的理财政策，用人措施，是周人得以兴起，并且平稳地治理天下的重要依据。《国语》记载周文王有重要的决定时，总是要咨询南宫括和闾夭的。周公说：如果没有虢叔、散宜生、太颠、闾夭和南宫括，周文王要治好国家是不可能的。

之后四卦是：[夬][姤][萃][升]。为了确保“中行”的理财政策能执行，和一些反对的官员进行斗争。清除了一些无能的人后，另一些无能的贵族来求职。作者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加以果断的拒绝。因为施政成功，声音传到周文王耳里。在一次祭祀仪

式中，得到周文王亲自接见。在虢叔的大力推荐下，作者得以升到王廷中任高职。

第四十七至五十卦是[困][井][革][鼎]。作者在南征伐蜀的战争中负责运粮。经过艰苦的困境终于完成了任务。战后周族的领地扩大了，官员体制于是需要作出一些改革。南宫括在官制改革中负责设计和执行。在改革初期，因为周文王的支持和行事谨慎而相当顺利。新制建立起来，并且开始运行。

历史书中没有正面记述这次官制改革的，但在侧面却有所反映。在《尚书》中周公说：“我们应该承继周文王时期理想的官制，这些官制亦是参考了先进的商朝官制而制成的。”周人在周文王之前，刚从游牧民族的体制中脱胎出来。如果不是南宫括等人从商朝带来先进的官制，周人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建立起在周公时代仍然可作参考的先进官制。这些先进官制虽然源自商朝贤士，但在商朝下没有得到机会推广，于是就带进周人那里进行实验。这就是所谓“革”。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有一个和周文王改革官制的故事。说周文王梦见周邑将会发地震。醒来后果然报告城邑不远处发生地震。于是周文王就进行官制改革。

从第五十一卦开始的有：[震][艮][渐][归妹]。由南宫括倡议的官制改革，已经顺利完成并且开始运行。可是，这个改革对一些王亲国戚的利益有所损害，他们于是向周文王施压。周文王鉴于要平衡族内的利益，暂时搁置新制。南宫括对此非常气忿，极力向周文王劝谏不要放弃改革。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议后，改革依然要搁置。作者只有下台。他辞官后，离开都邑，到一个非常富裕的贵族下面当官。

[丰][旅][巽][兑]四卦是接着述说他的故事。他不满意在那贵族下面当官，太多的金钱关系，以至不能施展抱负。正当思念着在周文王身边的日子时，在朝廷的一位大官朋友到来。这人带着南宫括复职的信件，作者带着兴奋的心情回丰邑了。在回京

旅途上，发生了一次旅馆大火。在大火中失去一位忠心的助手，使他高兴的心情顿时变得悲伤。这不单是丧失了一位助手的问题，而是此事令他想起失掉官职的同时失掉了大量的旧助手。这次复职不能完全恢复过去的权力，而是暂时屈居在某个贵族下面做小官。虽然如此，朝廷中的朋友还是非常欢迎他回来，并且不停地设宴为他庆祝。

下经自传部分最后的四卦是[涣][节][中孚]和[小过]卦。正当处于低位又受贵族上司的压迫，周族发生了一次大事。历史上记载周人曾经发生一次严重的农业失收和饥荒事件。周武王利用此时机发动军队对商纣进行征伐。农业是周人的命脉，农业失收会引致社会的不安定，不安定带来一次大逃亡。作者曾经是管经济的官员，在正确的政策下使百姓富裕起来。南宫括的仁政在百姓中深得信任，说服族人回来的责任于是落在他身上。这次事件的平息为他重新掌握大权奠定了基础。在恢复权力之前，他还是非常小心谨慎，不随便发表政见。他的朋友渐渐团结在他的身边，势力越加巩固。终于在虢叔的保荐下，重新得回权力。

以上是一对总结卦前的下经全部内容。也是在伐纣前和周文王时期自传的最后部分。从下经中不但可以看到这个伟大人物的生平经历，而且还从他的经历中，看到周文王这一段影响中国极大的政治现实的历史情况。

[既济]和[未济]是全书的总结，是商朝的开国、中兴、衰落和被周人接替的历程。周人现正走在商朝完全相同道路，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开国时期，应当以商朝的历史为鉴。

[既济]卦的卦辞是“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商朝的开国是顺利的，中期仍然是坚持得不错，但无可避免地从治走向乱。

爻辞是：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成汤开国，与夏桀进行战争，采取了非常小心谨慎的战略，所以得到成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商朝初年，国家非常富裕，一时丧失了财富，很快就失而复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商朝著名君王武丁出兵征伐北方的鬼方族，三年内取得重大胜利。这个时期仍然能坚持不用小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商朝末年，因征战过度引至国库空虚，整天都要防避外族入侵。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商朝末年，只能将国运寄托在盛大的祭祀上。反观西边的周人，祭祀只用少量的祭品，因顺天而行，不用厚祭。

“上六：濡其首，厉”

商朝末年，经常面对亡国的危险。

[既济]是已经完成渡河的意思，这是比喻将要过去的商朝。过河是比喻开国战争的危险过程。[未济]比喻还未完成开国过程的周朝，仍要面对过河时的危机。商朝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周人的借鉴。将商朝的经验带给周人，正是这些由商投奔周文王的贤士的历史任务。从作者有大量商朝的历史经验，以及还对商朝的光辉历史怀念的心情看，作者必然是由商投奔周的人。

[未济]卦的卦辞是“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比喻小狐的周人，在还未完成建国的事业，已经招致不少损失，并不顺利。

爻辞是：

“初六：濡其尾，吝”

周文王早期不认清形势就向大商作战，战败后令声誉大损。

“九二：曳其轮，贞吉”

从商朝开国策略中得到启示，采取谨慎循序渐进的战略，立即得到好处。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在条件未成熟时，对大商进行战争，非常危险，但是却可以首先征伐不臣服大商的方族。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坚持新的策略，以前丧失的声誉可以得回。通过伐鬼方而突然改变周人的地位，得到大商的赏赐。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坚持正确的策略改变了形势，周文王在诸侯中取得崇高的地位。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人战胜商纣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如果沉迷在胜利中可能会丧失受尊敬的地位。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对总结的卦是多么出色，多么清晰地分析了商周两朝的历史经验。从这些卦的分析中，相信人们不会再怀疑《易经》的原著精神就是周克殷的历史，不会再怀疑《易经》之谜是否真的打开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能完全解通这本书中神秘的文字。人们觉得其文字是神秘的，完全是因为不明白它们后面的意思。当找到全体文字的解码，将全书翻译出来后，神秘感就随之消失。我们总不能相信，这种神秘感能永远存在吧！无论在自然科学研究，或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总是由无数的不了解到了解。这些过程也就是这些事物从神秘到不再神秘的发展过程。《易经》只不过属于这些过程的一件而已。

《易经》之谜的完全解开，归根到底是决定于能否真正找到这四千九百多字的密码。历史上的确有不少人曾经尝试寻找这个密码，例如《易传》中的爻位说就是最早的一个。众所周知，验证这是不是真的密码，要由翻译后是否可以排除不通畅、费解、和前后矛盾来鉴定。爻位说和其它的解码一样，虽然是引用了一个出色的方法，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哲学，但是这个解码十分牵强，译文非常不通畅，甚至出现很多的前后矛盾的结果。从恢复

原著精神的角度来看，人们是不能接受这个密码的。反之，以上用周克殷历史哲学和南宫括自传的解码翻译出来的《易经》全文，竟然完全能排除矛盾，取得完全通畅的翻译，并且能和历史事件的细节、顺序和哲理完全对应。这样的全方位对应使人们不需再怀疑，这就是《易经》全书的解码！

找到《易经》的密码是逻辑的范畴。有人仍然问，能否找到实物的证据呢？在此之前我认为，在这样丰富的论证下还要实物证据，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如果事事都需要实物证据，恐怕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传统文化资料，全都处于不能引用的境况。可是《易经》的作者似乎坚决要为自己恢复名誉。南宫括作《易经》已经三千多年，应该是时候“公报”了。在马王堆中的资料中竟然有不少关于《易经》原著精神的证据，甚至作者的名字也留下了痕迹。

在我前两本书中的微观论证，尝试逐字逐句解释《易经》并作出论证之前，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论证《易经》是周克殷历史和作者自传。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

《易经》不是占筮书→中心哲理是波浪原理→里面有丰富的周初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和波浪发展原理结合→原著内容只可能是连续变化的历史和人生哲学。

从这个逻辑结构出发，我进行了大量的论证，这都写在《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一书内。在马王堆出土资料发表以后，论证已经可以大大精简，因为以上的几个重要论点，已经在出土资料中被证实。

## 第五章 从《要》篇和《易传》的对比中复原孔子的易学观

在第三章中看到马王堆帛书《要》篇的前两段内容，但是《要》篇最重要的是在最后一段。这一段有三百多字，全是孔子关于《易经》中心哲理的谈话。

孔子看《易经》，每当读至损益二卦时，总是放下书本，表现出无限的感慨！有一次，他对弟子说：“让我告诉你们几位！关于‘损益’当中的道理，你们不可以不认真研究，这是事情得失成败的关键。《易经》中的[益]卦，好像是春天向夏天转化之际，那是各种生物开始生长的季节。这又是所谓日长夜短的时候，是万物发展的源头，所以叫做‘益’。至於‘损’，是处在秋天向冬天转化之际，是植物开始衰老凋谢的季节，夜长日短将至，反映发展已经到了末段。‘益’的开始是吉，结局是凶，‘损’的开始是凶，结局是吉。春往秋来，秋去则春又来也。所以我们从‘损益’的祸福互转的微妙哲理中，可以掌握天地万物变化的原理。这个原理正好是王者的为政哲学。”

这里清楚看到，孔子如何从《易经》全书中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这个哲理又可以从《易经》之[损][益]二卦的意境中表现出来。孔子一生的读《易》心得是：[乾][坤]两卦，是理解《易经》的入门；[损][益]二卦，反映出全书的中心哲学。这个中心哲学就是：春夏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是生长已经包藏着衰老的因素；秋冬虽然是万物衰老的季节，但是衰老中又包含着下一次的新生。生长→衰老→再生长→又衰老，在对立中得到无限的发展，在相反中达到相承的效应。宇宙规律是在无限损益循环



中，波浪起伏，兴衰交替。掌握这个哲理就可以掌握宇宙运行的奥秘。这是孔子在读《易经》之前，所未能了解的高深道理。在《论语》前期的思想体系中，孔子还未发展出一套如此精简的哲学，否则孔子就不会每次读《易》至损益二卦，就放下书本而叹息。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孔子晚年对《易经》如此沉迷，竟然达到“行则在席，居则在囊”和“韦编三绝”的地步。一个一生都追求真理的人，如果终于找到一个宇宙普遍法则，自然不会理会人家说你沾染迷信了。

孔子紧接着发挥说：“所以应该从损益得失的总体变化情况出发看问题，不需要为一时的得失而过分动忧伤之情。这说明为什么英明的君主，他们不需要浪费时间，择吉日、选时辰、斋戒沐浴、进行占卦卜筮，却可以掌握事情的得失发展方向。他们只不过是顺应天地波浪变化的道理，这就是所谓易道。”

以上，孔子表达了“易道”作为《易经》中心哲理的高远的气势，有囊括一切规律的包容性，有万物必须依从的强大吸引力。精通“易道”就等如顺天而行。道理虽然很简单，而且毫无神秘可言，但是无法否认，这就是宇宙中最普遍的规律。

孔子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如此：“《易》作者在描述到‘天道’——天文规律时，发觉不能从日月星辰方面给以满意的解释，所以用‘阴阳’这一对概念概括之。作《易》者在谈到‘地道’——地理物理规律时，发觉以水、火、金、土、木‘五行’不能很好地概括，于是就引用了‘刚柔’这一对立变化的概念。在论述‘人道’——社会伦理法则时，发觉父子、君臣、夫妇等概念并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就引入了‘上下’这一个概念。最后，他还用了‘八卦’来概括四时变化的道理。所以《易经》这一本书的特点是将宇宙法则，‘天、地、人、四时’之道，首先精简为‘阴阳、刚柔、上下和八卦’。可是他还是觉得太过复杂了，于是将这四个概念再归结为‘变易’这一最高概念，所以这本书就叫做《易》。事实上《易》所讲的，尽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哲学。这个治国哲学，不可以

五官六腑、五正之事所能说明。至于经典的《诗经》、《书经》、《礼经》和《乐经》，不反复读上百次，亦难以弄通其中心的道理，难以从中学到精简的治国道理。我们如果不向古代哲人学习，就不可以有好的文化修养，做事就不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真正有能力的人，抓着一个中心哲理，可以统摄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则。我们看到，《易经》教给我们‘损益’变易的道理，足可以通析万事万物的得失。”

这是孔子关于《易经》中心哲理的全部谈话，也是《要》篇的全部内容。这篇非常重要的佚文，内里的各个观点，虽然已经散见于《易传》、《淮南子》、《史记》、《孔子家语》等文献中，但是那一篇都不能达到《要》篇这样的精简、清晰和集中。《要》篇这种集中的编排，至少让我们清楚看到孔子整体的易学观。更有甚者，《要》篇中的各个观点是互相呼应，一以贯之，看不到有任何前后矛盾之处。《要》篇只有一千多字，所以孔子的易学观就没有如《易传》中，受到多余的观点、烦琐的哲学所搞乱，令人不知所措。《要》篇的内容完全没有迷信的神秘色彩，也不故作艰深，这样就非常容易被人掌握。《要》篇的所讲的观点非常清晰，没有如其它易学书籍那样充满模棱两可的玄学。《要》篇的立场非常明确，人们不可以随便歪曲它所表达的道理，不可以随便加上自己的演绎，而引至后人难以追随其原著精神。《要》篇正正体现了欧阳修关于圣人言论应简洁统一的要求。有人说：《要》篇令人怀疑的地方就是一切都太清楚了。可是清楚本身可以是《要》篇“罪状”吗？没有《要》篇，恐怕难以找到一个得到众人认同的孔子易学观，去整理《易传》和其它资料中的孔子易学遗教。

如果有人怀疑《要》篇可能是一个伪造的孔子谈话记录。那么这个伪造者的易学思想已经到了极点的境界。一个达到这样境界的人，为什么他不名正言顺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为什么用一个和那出色观点、广阔的胸怀完全不相符的态度，假做一个故事，愚弄世人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汉初没有人提

出异议?为什么利苍侯这样一个大官,这么容易就将它作为宝贝陪葬呢?如果伪造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开始,那为什么整个春秋战国的学者,那些由于不同政见,喜好互相攻击的学派,没有一个出来质问这个千古骗局呢?鼎鼎大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什么竟然要引用《要》篇中关于孔子读《易》的资料呢?更有甚者,为什么《易传》、《淮南子》、《孔子家语》等著名文献,竟然引用了这篇假文献的资料呢?要解答这些问题,那怕是粗略的解答,对于那些怀疑主义来说,恐怕比我们提出《要》篇的可靠证明还要难上千万倍。除非这些为怀疑而怀疑的人,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根本不作负责任的回答,就轻易地、随便地、想当然地、兴之所致地提出疑问。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需要认真地负上解答疑问的责任呢?

纠缠在无限怀疑的问题上,不如从《要》篇中孔子“简易的变易”出发,尝试整理《易传》的易学观。这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要》篇中孔子的易学观不外是以下几点:

(1)《易经》不是一部占筮的书,而是一部哲理的书。

(2)《易经》是产生于殷周之际,在此之前有的只不过是些占卦的书而已。

(3)《易经》是一部反映周文王和商纣争斗的哲学。

(4)《易经》的哲学能够令人改变性格,改变思维方式。

(5)《易经》是古代智慧,哲理是一以贯之的,它的地位在《尚书》之上。

(6)《易经》有占筮的外壳,君子应该循占、数发展至德义,不应停留在占卜术数的小道上。

(7)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善为《易》者不占。

(8)《易经》是以归纳宇宙万物的规律为最高目标的,其哲理是收敛的,而不是散发的。

(9)《易经》最后将宇宙规律归结为一波浪起伏,损益变易的

哲理,给人们一个从掌握基本哲学而掌握其它学问的途径。

以上九点,就是孔子全部的易学观。从这九点出发,就很容易对《易传》中的易学观作出整理。

《易传》有十篇,其中的《系辞上》、《系辞下》和《文言》中有“子曰”的句子。让我们首先确定这些“子曰”是否孔子的观点,然后寻找在《易传》中其它和孔子有关的思想。专门解释[乾][坤]二卦卦爻辞的《文言》,有六句“孔子的话”;《系辞传》则有 26 条。这 26 条中的 7 条是对《易经》一般情况的分析,其余 19 条是对十多条爻辞的解说(注意:在《易传》中,孔子并没有对任何卦辞作出过解释)。让我们先看看对一般情况分析的 7 句话。这 7 句话份量极重,基本上包含了孔子的全部易学观。所以有必要对每一句作出分析。

其一,“《易》其至矣乎!”(系辞上第九章)

孔子说:“《易经》的道理,已经将天下的道理发挥到极点了!”这从孔子晚年沉迷《易经》,每次读《易》至损益二卦时都有极大的感慨看,如果孔子不是认为《易经》的道理是反映了宇宙最普遍的规律,他就不会作出一个引至人们怀疑他迷信的决定了。这个“至矣”就是将“天道、地道、人道和四时之变”归纳为损益互变、足以观天地之变、足以观得失之道。这个观点和以上《要》篇中的第(5)和(8)的观点相符。在《易传》其它地方,有将“至矣”的观点夸张到“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地步,显然不是孔子的原意。

其二,“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第九章)

孔子说:“通晓《易经》所说的变易道理,不是可以知道神仙的心意和行为吗?”知神之所为乎?是疑问句,一个夸张的比喻。变化之道是毫不神秘的道理,这是全句话的重心。就是因为易道是从“天道、地道、人道和四时之变”四个总规律归纳出来的最高规律,通晓这个规律,当然可以理解大自然循环生息,以至“造物者”的“所作所为”。“知神之所为”实际上就是《要》篇的“足以观

天地之变”。如果将此理解为《易经》有能和鬼神沟通的功能，能调动超自然的力量，那就是歪曲了孔子的观点。孔子这句话，和《要》篇中的第(1)、(8)和(9)的观点相同。

其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系辞上第十章)这就是《要》篇中的“天、地、人和四时之道。从《要》中非常清楚看到原来这是要进一步归纳为变易之道的，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在《易传》中有人抽出“天、地、人”三才之道，作为分析卦画中六个爻应分为“天、地、人”三对与三个组的根据。由此而演绎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解爻辞系统，则是不忠于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在对弟子讲解《易经》之时，或许曾用过这个方式来解释卦象，只是一时的方便。从孔子追求简洁精要哲理的精神来看，他不会从这里铺开他的系体。“四道”的说法，是第(5)、(8)和(9)的一部分观点罢了。

其四，“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系辞上第十一章)

孔子说：“《易经》为何而作？《易经》只是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促进事物的变化，概括出天下事物发展的总规律而已”言外之意，《易经》是关于宇宙基本规律的哲学书籍，毫不神秘。“冒”是重复、概括的意思，这不是高度归纳和收敛的意思吗？“如斯而已”是孔子加重扫除迷信意识的教导。这和(1)和(8)的观点一致。这里清楚说明，孔子是不会在此之外发挥出枝叶繁多、超自然的神化哲学体系。

其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其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上第十二章)

这两句是孔子在同一场合对同一问题所作出的问答表述。孔子说：“书本和语言一般都不容易完全表达事物的意境，但是《易经》却能打破了这种局限。方法就是利用卦画、卦象和卦爻辞三者的组合一层一层地将事物变化的道理说得通通透透。”这说

明为什么《易经》可以使孔子着迷，为什么孔子将《易经》排在《尚书》等传统经典著作之上，这又刚好补充了“诗、书、礼、乐不读百遍，难以至之”的原因。因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些经典著作就很难直接表达出深刻的道理。相反《易经》能人所不能，出色地以筮书的格式，表达了宇宙最普遍的规律。孔子在这里非常清晰地将卦画、卦象、“百姓”用以占卦的东西，解释成《易经》作者巧妙地利用来表达深刻哲理的工具。这否定了《易经》有卦画卦象就应用来占卦的说法。这是(1)和(6)的观点。

其七“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刚柔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系辞下第六章）

这是最后一句，但篇幅较长，可能是孔子在不同时间的几句谈话的集合。暂且分两段去分析。

孔子说：“乾坤，是研究《易经》的门户。乾，属阳，坤属阴。通过阴阳和刚柔这两对精简的概念，可以模仿天地万物的结构。利用这个结构，可以分析事物变化的神妙道理。《易经》的六十四个卦名，乍拟复杂，但有章可循。再仔细分析内部的意境，可以感觉到商朝末世的特殊意识。”

孔子在《要》篇中说，损益二卦是吉凶之门，在这里却说乾坤二卦是《易经》之门，依我看，并没有二元论的倾向。孔子的意思是乾坤是入门，损益是归宿而已。这是一个精简的方法，而不是繁琐哲学。为什么乾坤是学《易》之门？这是因为乾卦是阳爻的集合，坤卦是阴爻的集合。由这两个集合抽出的阴阳爻，可以组成其余六十二卦的卦画。因为万事万物都有阴阳，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加上阴阳的层次关系，就可以用阴阳的组合模仿宇宙各类系统，做出各种阴阳系统的模型。通过模型，就可以掌握事

物变动的法则。这是阴阳学说的精粹，是从卦画的结构推导出卦象的结构。爻位说进一步发挥了这个学说，促使后世演变出非常复杂的各门学说，这是后话。孔子当时也许曾利用过这个观念向弟子进一步解释，《易经》为何要通过卦画来表达哲理，因而《易经》的哲理可以一以贯之地表述出一个宇宙普遍的规律。所以提出乾坤，阴阳，刚柔，目的只是“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要点是变易哲理而已。事实上孔子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发挥成繁琐哲学。孔子在《易传》及马王堆帛书《易之义》和《二三子问》中解说卦爻辞时，也是严格地遵从这个简易的原则。

“其称名杂而不越”说明《易经》总是由杂多的事理收敛成简要的哲学。“于稽其类，衰世之意邪？”那是孔子长期读《易》后，对《易经》的言辞有深刻的体会，清楚地感觉到《易经》中充满“忧患意识”（《系辞下》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所谓“忧患意识”事实上包括了“文王作”及“纣之无道”之“咎”与纣争斗中之危机感和作者对商朝没落之感叹。此外还包括周朝刚建立，周武王病危，太子年幼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等意识。因而《易经》一书不是写在泰平盛世的西周中期，而是写于还有浓厚商朝末年意识的殷周之际。只有在殷周之际，统治者才会有明确的周朝初语言，又有商朝没落，周人兴起的艰苦奋斗和危机意识。这里还可看到“作《易》者”是既有商朝臣民又有周朝君子的身份，否则一个和商朝没有臣属关系的作者，就没有“衰世之言”的深刻感觉。周族人只有兴起和危机意识，对于商朝的没落，只可能是高兴，断不会有惋惜之情。反之，如南宫括这一类来自大商的投奔者，才会有这种矛盾的复杂心情。《尚书·周书》绝大部分是周公、召公等周贵族出身的人之思想，虽然他们表现出建国初年，天下未宁的危机意识，但在那里总是看不到什么“衰世之言”。这就是《易经》和《尚书》思想的一点分别。这也是为什么《易经》这样一本有占筮外壳的书，其哲理水平总是比《尚书》多篇的正统政治著作

高得多。有人认为“正正经经”的《尚书》，自然比有“迷信”色彩的《易经》高明得多的结论，有加以修改的必要。

孔子这一段话的观点，正好和(1)、(2)、(3)、(5)、(6)、(8)相符。

孔子第二段话大意是“《易经》通过明确过去而了解未来，通过分析细小和隐藏的信息预见事物发展方向。他大胆创造卦名，但运用得当。全书的结构包括：事物分类的法则、确定事情性质的方法，以及判断发展方向的技巧，全都具备了。卦的名称虽小，但其所能对应事物的种类很大。它所寓含的旨意深远，它的辞句很优美。《易经》所用的描述方法是曲折起伏、但都很中肯合题。它敢于直接说明历史的机理，但隐去具体的时空称谓。《易经》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教育百姓端正行为，了解正确与错误所换来的祸福。”

《易经》用曲折起伏，正反两个方面去说明问题，就是由中心的波浪起伏、损益之道所决定。这是第(9)点所说的。用名称简单的卦名，类比大量的事物，正是第(8)点所说的收敛原则，用曲折的语气，隐晦的事迹，直接将事理说清楚，反映了周文王的谋士用“讳而避咎”的方法和商纣斗争的策略。这正是第(3)点所说的《易经》是一部反映周文王和商纣斗争的哲学。以正反两个方面告诫百姓，应该端正行为，使他们明白行事方法不同会有什么后果。这点和第(4)点的改变人的性格，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有关。这些都是同一个逻辑所达至的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孔子在《易传》中七句关于《易经》一般情况，一般性质的谈话，和《要》篇中九个观点基本相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易传》中的“子曰”，就是孔子的谈话记录。这两者的吻合不是一般泛泛的吻合，而是紧紧地围绕着“简易的变易”而发挥的。两者之间不但基本的观点源出一处，而且有不少相近的用词。更重要的是这几个观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简洁的易学观。这个易学观不但很清晰地说明《易经》的原著



精神，而且还否定其它繁杂的解《易》方向。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可以找出《易传》中究竟混进了那些非孔子的思想。

至于在《系辞传》中，孔子对爻辞的十九条解释，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和《易传》其它解卦爻辞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只需要看《系辞下》第五章中的六句便足够了。这六句刚好全收在《要》篇的头一段。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一致也。”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这六句的特点，反映了孔子解爻辞的特点：

第一，孔子解卦爻辞从不用复杂的爻位说。

第二，他从不企图逐字逐句对经文作出解释，而是抓着爻辞所反映的一个哲理，和自己发挥的另一个哲理之共通处，去说明经文后面更为普遍的哲理。

第三，因为他的重点是发掘经文后面的普遍哲理，因此对经

文的字面意思，不加理会。或许有人认为他有借题发挥自己学说的倾向，我以前也有这个观点。

第四，在解爻辞时所发挥的哲理，充满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祸福互变的思想，以及注重抓着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的灵活变通智慧。这些思想本身也是从易理演化出来的，是孔子在读《易经》之前，在论述仁义、礼教的理论所没有的思想。从这里出发，可以分析《论语》中前后期的思想区别。

以上四个特点，本身也完全符合《要》篇中所反映的九个易学观点，是孔子在微观解《易》时体现的宏观易学思想。如果我们看了孔子解经文的特点后，再看其它人的各种解经方式，从两者的区别中可以看到孔子易学观的一致性和简洁性。《易传》中的“子曰”部分，当是孔子解《易》时谈话的记录。《易传》至少在这个范围之内，保存了孔子的思想。这是孔子后期较为成熟的思想，是比《论语》体系更权威的孔子新体系。新陈代谢，新思想代替旧思想。孔子在发展新思想后，对以前未成熟的思想，自然要来一个扬弃。如果认为“圣人”的思想必然绝对地前后一致，必须完全没有前后矛盾，“圣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那么圣人就只能是一部颁布思想的机器，他们本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所发展的。这样就是大错特错，从根本上违反“圣人”的因时而变的教导。

## 第六章 《易传》中非孔子的易学观

《易传》内的“子曰”，证实是孔子关于《易经》的谈话记录。《易传》有十篇，由不同的作者完成，相信这些作者绝大部分是孔子的易学弟子。不过这些弟子中，有些基本能坚持孔子的思想，有些依据自己的见解来的发挥老师的观点，有些却违背了孔子的易学观。

《易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繁杂的情况呢？可能有几个原因：（一）孔子曾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因为孔子晚年来不及完成他的易学研究，所以由弟子们来完成他的心愿。不过从《要》篇和前文的分析中，孔子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找到了《易经》的中心思想。至于详细说明卦画、卦象、卦名的来源，逐字逐句解说卦爻辞，并不太重要，孔子没有必要亲自加以整理。《易经》的哲理是收敛的，不是散发的。在找到中心哲理后，余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进一步结合当代的实际，应用于社会和人生。这些结合，在《论语》中可以见到。不过这些是和易道不同层次的学问，不是易学研究的任务，也不是《易经》作者的任务。所以《易传》的情况是由于（二）人们不满意“简易的变易”的原理，总是希望能在《易经》中直接提取更多实用的信息，甚至是一些能调动超自然力量的秘诀。这些希望是源自人们无限扩张的欲望。欲望的扩张使人们想从《易经》中直接拿到所祈求的幸福，而不是学会掌握一个普遍的哲理，然后和现实问题结合，进行必要的深入研究。于是有人就将孔子赞赏《易经》的言辞，如“《易》其至矣乎”，“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损益之道，足可以观天地之变化”和“夫损益之道，吉凶之门也”理解为《易经》隐藏有全

能的力量。将伟人当作神来崇拜，将普遍的哲学原理当作神符咒语，是社会常见的习惯。有了这种观念后，于是开始了（三）的工作，从发挥孔子的易学思想中，发展出一个寻找《易经》神奇功能的“内在逻辑”体系，寻找《易经》字面上未加说明，或许在经文后面隐藏着“玄机”。于是有人就利用解释卦爻辞，解释卦画卦象的途径，演绎出无数“破译玄机”的版本。这是后来汉朝易学家的主导思想。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完全违背了孔子的教导。（四）《易传》中的主导思想“爻位”说并没有发展到第三点的地步。“爻位说”的原来出发点是想找出一个方程式，证明经文是卦画数学的计算结果。天地变化，人生得失的吉凶，可以从过卦画数学——阴阳性质和能力地位的交叉感应中计算出来。可是这个观点实则是以数学代替哲学，以“精密计算”代替波浪哲理分析。这也违反了孔子的思想。是孔子所反对的“数而不达于德”。当然，体现“爻位说”的《象传》，表面上仍有大量君子德行的言辞，可是君子的德行总是被爻位的繁琐程式所掩盖。

以上四种原因解释了《易传》出现繁杂的思想的一般社会根源。《易传》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孔子再传弟子中出现了另一位天才易学家。他感觉自己的易学观点是发展了孔子的“朴素观点”。孔子未能完成的体系由他来完成，孔子未能解释的经文和符号由他来作一个全面解释。《易传》的出现，《要》篇之类的孔子遗教就渐被代替。《易传》一方面带有孔子的易学谈话，另一方面又有“作传者”的思想。重要的是后者以发挥孔子思想的方式，压倒了孔子原来的观点，烦琐哲学代替了“简易的变易”。《易传》烦琐哲学还为后世的“超烦琐哲学”开了绿灯，二千年来在“自由交通灯”的指挥下，全世界最混乱的交通，就成为易学的代名词！恢复孔子的易学观，整理交通灯系统，难道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吗？

《易传》的思想虽然复杂，但是孔子原来的思想首先被“子曰”括着。在“子曰”之外，还有一些孔子原来思想的片断。不过

从《要》篇和《易传》的“子曰”中，孔子的“简易的变易”的易学观，基本上已经齐备。其余的片断，只不过是一些补充而已。况且这些补充的后面，通常紧接着一些离开原意的发挥，这点我们是要非常留意的。

关于《易经》的简易性的片断：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第一章）

“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上第七章）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贵然示人简矣。”（系辞下第一章）

关于易理的收敛性的片断：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第五章）

“夫《易》广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也，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上第六章）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系辞上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则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第八章）

“知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系辞下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第十章）

“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

道也。”(系辞下第十一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序卦传)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错。”(序卦传)

关于《易经》产生的背景的片断有：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第十一章)

关于损益之道的片断：

“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损以远害，益以兴利。”(系辞下第七章)

“损而不已必益。”(序卦传)

“损益，盛衰之始也。”(杂卦传)

以上的片断，内容基本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但也有少量其它观点掺入在其中。这些也可以说是弟子继承孔子易学观的部分。

在《易传》也有一些思想明显和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关于崇尚鬼神，相信《易经》里面有神怪功能的有：

《系辞上》第四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状。”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第五章：“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第十一章：“是故蓍德之园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咸用之谓之神。”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系辞下》第十二章“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神怪之易学观集中在《系辞上》，特别是第十一章。那里的“鬼神”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字面的意思，但总的来说有神化《易经》的倾向。孔子在《系辞上》第七章中屡屡言及君子应该慎言，孔子自己确实做到慎言鬼神。在《要》篇中，孔子完全没有用过“鬼”或“神”的用语。甚至在引用《系辞下》第五章解[豫]卦爻辞时，都没有引用“子曰，知几其神乎。”一段。在《易传》的“子曰”中，孔子完全没有用过“鬼”字，“神”字则用了四个。“知几其神乎？”“穷神知化”“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以通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四个“神”字，正如《说卦传》中的“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中的“神”同义。这个“神”字有大自然“造物主”以及这种造物功能的极其“奇妙”意思。前面的“鬼神”辞句，显然已经大大超出这个自然的意思。

占筮可以和鬼神有关，也可以只和术数有关，这要看什么学派。下面看看占筮中的术数观点：

《系辞上》第九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系辞上》第十章：“……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系辞上》第十一章“……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德夫。”

称赞《易经》的占筮功能，可通过预知未来，为人们谋福利。这显然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要》篇中说：“赞而不达於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末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为了避免后世因他研究《易经》而非议他，孔子非常小心将自己和史巫划清界线。所以这些弟子的思想，显然和老师同途而殊归。

强调占筮的神奇功能，大都集中在《系辞上》第九至十一章里。虽然这个观点和孔子同途而殊归，但这三章保留了古代占筮的极珍贵资料。如果没有这几章的资料，恐怕我们难以看到古代占筮的方式。况且这几章内面，还有不少出色的哲学见解。

《易传》之内，还有大量零碎的观点和孔子背道而驰，只不过鬼神观和占筮观是最主要的两点。此外也有一些正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以至发挥到了和孔子不太相同，另创一帜的。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爻位说”。这个学说很庞大，里面有正面发挥孔子的观点，也有违反了“简易的变易”精神的。而且，看来，这个学说是主导了《易传》的思想，也是为什么在孔子遗教原话中又产生了《易传》这一复杂体系。原因是在孔子再传弟子中，出现了一个天才易学家。他以出色的才华，创造了一个从古代来说极令人迷倒的体系，并且体现在《易传》的主要篇幅：《系辞传》、《彖传》和《象传》中。十篇《易传》有两万多字，而《系辞传》、《彖传》和《象传》就占了一半篇幅以上。

“爻位说”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系辞下》第九章全章。这是一个利用爻位来全面说明经文的写作基础，特别是说明经文中所有的吉、凶、悔、吝、利、不利等辞出现的逻辑。卦爻辞有450条



之多，孔子在《易传》中只解了其中 19 条。孔子的解释还是集中在哲理的发挥，特别是中心哲理的发挥。对于爻辞中为什么会出现吉，为什么会出现凶，没有详细严密而有系统的解说：这就给《易传》的作者留下了空间。孔子在解答弟子的易学疑问时，也许引用过类似爻位说的观点，去说服弟子们关于经文的大量吉凶判断辞出现的规律。但是这应该是一时的方便而已。在孔子已经找到《易经》的中心哲理，一个“简易的变易”哲学后，当然不会花时间去创造一个烦琐哲学，去破坏易理的简洁性，令后世无所适从，陷入无法自拔的混乱中。就是孔子曾经引用过类似的观点，也没有认真加以铺开。铺开的工作，就落到再传弟子的手上。

爻位说的基础是：每个卦有六个爻，六十四卦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于是  $64 \times 6 = 384$  个爻的相对位置或者相对处境，都是不同的。这 384 个爻不是阳爻，就是阴爻。每个爻的“上面或下面”，隔一个位或隔两个位的爻也是阴爻或阳爻。在异性相承，同性相斥的原则下，会产生好处或坏处。一个卦六个爻从下而上有它的位置。最下面的叫一位或初位，从下面开始往上数，第二爻的位叫二位，如此类推，最上的是六位，或叫上位。一、三、五是单数，属阳位，二、四、六是双数，属阴位。所以阳爻处阳位，阴爻处阴位又是另一个增益或减益。六个爻又分为两组，上三爻一组，下三爻一组，每组的中间一爻是好的位置。特别是上一组的中央，是从第五位，是尊位，是爻位中的王位，是九五之尊的尊位。其余的位也有尊卑贵贱之分。在尊位的如果是阳爻，是向外扩张的性质，就合乎身份，于是就有好处。反之，如果处于卑位而向外扩张的，就是危险，因而有坏处。诸如此类，目的就是解释 384 条爻辞中出现的吉凶规律。显而易见，这个方程式虽然经过无数的人加以改善，增减不少“附加方程”，还是不能对所有的吉凶规律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原因是《易经》的基本原理是波浪起伏，吉凶接踵而来是一个必然规律。哲理是抽象的，简易的，但具体现实的吉凶规律则因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不

同的事物，不同的遭遇而有所不同，根本不可以从一条方程式决定一切。经文中的吉凶，实际上是周克殷历史和南宫括仕途中特殊的吉凶规律。作者隐去具体的名称，就是想通过这两个特殊的规律，说明一般规律。一个系列的吉凶交替是变易，不同的吉凶系列之所以不同，也刚好源自变易。所以变易的概念同时说明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起伏，而且又说明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起伏。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变易以超立体的统摄力，成为宇宙间最普遍的哲理。任何繁琐复杂的方程，只能说明一个学科中某一个小领域的规律，而不可能是天下最普遍的规律。所以“爻位说”不是《易经》的原来精神，孔子没有掉进这个哲学陷阱。

## 第七章 《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分期

孔子晚年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如果能理解这句话，就能了解孔子的一生。可是历代学者对这句话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没有以这句话作为分析孔子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

分歧的关键是在孔子有否“学《易》”，学《易》后的思想是否有重大的变化。既然前文已经肯定了孔子学《易》后的思想有重大的变化，这句话应该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首先要弄清楚这句话的基础性质。究竟这句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经历各个方面的概括，还是孔子对自己学问修养这单方面发展阶段的概括。

显而易见，后者才是孔子的原意。众所周知，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人们说他一生只知努力做学问工作，不知老之将至。他死前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自称“哲人”，他虽然热心社会政治，又有当官的兴趣，可是他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况且这段说话的第一句“志于学”已经将这条链条的性质说清楚。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三十而立”就是较全面地学习了“礼”而能立足于社会。他亦说过“智者不惑”“四十而不惑”，是指他四十岁左右就能够成为一个智者，建立了他的仁学理论体系，“因礼得仁，引仁入礼”，自成一家之言。能够自创理论体系，意味着能够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区别开来，对自己的学说充满自信，达到没有疑惑的地步。学礼而立，只

是继承了别人的体系，创立了仁学理论，将古代的学说精华“礼”提升到一个更生动、更有灵魂、更适合于实施的政治理论，这是孔子早期的成就。

人们的分歧是由“五十而知天命”开始的。

这个序列中的前四个：志于学——学礼而立——智者不惑——知“天命”，都和“学一知”有关。注意到其中每句都有一个“而”字，这是“到那年纪才能够”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未到那个年纪，不能有这些境界。这个“而”字明显地强化了各个阶段的前后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这段说话，是总结自己学问的六个发展阶段，而不是描述自己一生各个时期的经历特点。最后两句的意思虽然难解，但至少可以肯定，那是对孔子一生最后十多年的学问工作的最高境界的形容词。

“耳顺”和耳逆相反。所谓忠言逆耳，对一些言论总是听不进去。有人认为“耳顺”是指一听别人的言语，就能分别真与假。说孔子要到六十岁才能分辨是非是不可能的，这对学生只能有消极的教育意义，况且这和“四十而不惑”的时序也相互矛盾。“耳顺”是指对一些看来难以接受的言论也去细心分析，从中分辨出一些有益的东西来。孔子在三十多岁曾到周京观礼，在周京向老子问礼。当时老子给他讲了一番高深莫测的道理，他回来后对弟子说，不明白老子说话的意思，言外之意有点不以为言。这是未能“耳顺”的例子。孔子晚年醉心研究《易经》，子贡非常迷惑，并且认为占筮书籍肯定没有学术意义。子贡也是未能“耳顺”，反之孔子能够从《易经》中找到真理，就是“耳顺”的例子，是能从看来不可能的东西中领悟真理，不是表面看一看，就随便加以排斥。所谓“耳顺”或“顺耳”并不是由别人或外间环境做成，而是通过自己的修养功夫达至。由于自己学问已经修养到一个特殊的境界，不需要规定身边的人只能说“顺耳”的话，不说逆耳的话。我们在《要》篇中看到子贡和孔子争论学《易》的意义时，向孔子说了很多“逆耳”的话。虽然孔子对这些话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完全是为了纠正子贡对《易经》的误解，但是子贡敢于用这个分寸来和孔子争论，是因为孔子在六十岁之后非常“耳顺”，对弟子们“逆耳”之言，总是“逆来顺受”，助长了弟子说话的自由度，所以才有子贡的利害言辞。如果孔子还是严格地遵从早期的“非礼勿听”的规定，子贡就不会有这番涉嫌对老师不敬的话。从这一个角度看，同时说明《要》篇的记载是可靠的，因为要伪造文件，就不会随便塑造出一个大胆为难老师的子贡来。这样激烈的师生冲突，反而增加了记述的可靠性。

在《说苑·敬慎》也有一段孔子读《易》至损益二卦的记述，这和《要》篇可以互相引证：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予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禽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我们看到这段话刚好有关于“耳顺”的描述“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耳顺”是由于“与时消息，调其盈虚”，是由于掌握了《易经》的道理，由于五十而知天命，才有“六十而耳顺”，这不是太清楚了吗？

孔子六十岁之后能达到“耳顺”的境界，往往能够从反面的言辞，寻找到正面道理。由于五十而知天命，读了《易经》之后有

所收获。这个收获使孔子往后的学问功力更是突飞猛进，最终能达至“从心所欲，不愈矩”。

“从心所欲，不愈矩”不是简单心理状况的描写。有人解释这是孔子晚年能够做到心里产生什么念头都不会越轨。如果要做到七十岁，那最后两三年才能修练至念头不越轨，这不太令全心修养道德的人沮丧了吗？人生七十古来稀，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活到七十岁。难道孔子一生的成就，只是练出一个意念不越轨的境界吗？如果明白这段话是关于学问功夫的六个发展阶段，“从心所欲”就是学问功夫的最高境界。他不用太刻意就能悟出事情的机理，并且都能够合乎道理，没有因为心意自由而犯偏激过度的毛病。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看通世事的境界，这个境界犹如一些登峰造极的作曲家，例如莫札特那样，只要处于音乐状态，就能随心所欲地创作出一些音符，这些音符已经是完整而美妙的乐章，完全符合乐理。孔子晚年向弟子解说《易经》，特别是卦爻辞时，那种随意就可以发挥哲理的能力，不是“从心所欲，不愈矩”的例子吗？通过易理，逆耳的言论可以变化成顺耳的言论，只要冷静地加以分析，就可以从中整理出顺耳的哲理来。在《要》篇中，孔子从批评子贡的“逆耳”言论出发，不是已经整理出令人赞叹的哲理吗？重要的是人们不一定要到七十才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孔子五十岁才学《易》。如果一些人能在二三十岁就学《易》，并且足够聪敏的话，他到四五十岁，或许可以“间中地从心所欲”吧！就是因为孔子晚而好《易》，所以才有“加我数年”的感叹！

大家知道，道家喜欢从反面的东西悟出真理，又提倡处于虚静的状态中，自然地悟出真道，这不是很接近“耳顺”和“从心所欲”吗？毫不奇怪，孔子最后十多年的思想越来越向道家靠近，完全由于读了《易经》的原故。在此之前，如子贡所说：“夫子罕言天道”，后来却通过《易经》大谈天道。这个天道是在伦理道德之外的所谓宇宙法则和自然法则，亦是“天命”。“五十而知天命”自然

是指五十岁以后,明白最高境界还是“天人合一”,从理解人道开始,到了解天道。天命并不是指孔子个人在某一个时候突然感受到上天给他的特别使命,因为使命感从他十五岁志于学已经开始逐步加强了。他所说的天命是普遍的自然规律,是每一个人都不可违反的。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畏天命,是知天命的规律,因而非常尊重这个规律,时常依照这个规律行事。如果说“天命”不是天道规律,而是“命令”或“使命”,那小人就无所谓“不知不畏”,甚至于出“狎大人”的事来。

《史记》记述,在颜渊死后,孔子曾说过“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是答子贡问“何为其莫知子也”时所说的一孔子肯定地说谁也不了解他,只有天了解他,这当然不是指一般的了解。弟子中了解他的为人和心意,以至他的学说主要精神的,太有人在,提到只有“天知”的层次,自然是关于天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天当然最知孔子关于天道的深刻造诣:孔子在这里是谈到有关“天知”的问题,不是怨叹自己的不愉快遭遇,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不是反映某单一事件的心情,而是说出自己对事情的总体看法。因为“知天命”,了解天道,一切只不过是自然运行的法则而已,有什么不满意都不会怨天尤人。所谓“损益之道,足可以观天地之变,是吉凶之门”、“祸福交替,不可动以忧”、“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这些都是孔子研究《易经》后悟出的天道观念,自然不需要怨天尤人,只需要顺着天道而行。孔子三十学礼而立,四十创仁学,这都是关于社会伦理法则的“人道”。天在上,人在下,所以“下学而上达”,从学“人道”而达至了解“天道”。这个微妙的认识过程,孔子说,恐怕只有“天”才是最清楚的。

至此,“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五十学《易》和五十知天命,就可以统一起来。鉴于孔子的知行合一观,“无大过”偏重于“行”方面的不越轨,而“不愈矩”则是偏向“知”

方面的不越轨，是发展哲理时不越轨。“五十以学易”一句，实际是“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的简化。

“从心所欲”是真正达到思想自由的境界，因为这个自由是建立在极丰富的知识之上，所以才会“不愈矩”。孔子晚年有很多话是达到这个自由境界的，和早年的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很不同。这又和早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不语怪、力、神”、“刚、毅、木、讷”等言论很不同。孔子在五十岁之前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强调文献的决定作用。而接近七十之时则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非常大胆地用损益哲理来推测过去未来。孔子以前很少说俏皮话，但是在七十岁之后，就多次有“戏言”。如在子游作官时说：“割鸡焉用牛刀”，自认是戏言。又对老朋友原壤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晚年时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久矣，吾不复见周公”、“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以及前面的几句话，这些都是思想达到一定的自由度才会说的话。

孔子前期没有提出“中”的语例，但是在六十岁之后，经常提出“中行”、“中庸”、“刑罚不中”、“无大过”、“中道”、“过犹不及”、“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等言论，这当然和易理有关。此外“柔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不患寡，而患不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等，都充满了掌握进退尺度与时机的哲理，当和易理有关。

完全理解孔子对自己学问功夫的六个发展阶段的自述，就能为孔子思想的分期打下基础。



今本《论语》共 20 篇 486 章。它由于成书可靠，记录孔子由年青直至晚年的言论极其丰富，且有记事在其中，所以成为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的主要依据。但该书编次无内部规律可循。各篇亦无年代记载，这给研究孔子思想的演进带来困难。自司马迁开始，不少学者对《论语》中某些章节所反映的时间进行考证。1989 年，孙秉楠先生写了一本《孔子传》，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做了《论语》的编年工作。发现全书记载孔子言行的 437 章中，能大体判断时间的有 190 余章，约占全书的 44%。如果将这部分同其余部分对应比照，还可增加一些。关于《论语》的全面编年，孙先生只是一个开始，相信日后的编年工作将会越来越完善。无论如何，根据孙先生这个《论语》编年，仍然可以看到孔子学《易》后思想有什么变化。

要分析孔子学《易》后的思想变化，如何反映在《论语》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可靠的《论语》编年，那简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幸好这样的编年，已经初步完成。《论语》主要是孔子前期的弟子，特别是非易学弟子编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孔子易学观的弟子，孔子是不会强行对他们讲太多《易经》的言论。况且孔子曾说：“知我者，其天乎！”连子贡这样一个对孔子极了解的弟子，对孔子研究《易经》还是很理解，所以精通六经的弟子，特别是通《易》的弟子是很少数的，这少数包括商瞿和子夏。

关于孔子易学弟子的小圈子，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说孔子死后，学生们都很思念孔子。弟子中有位叫有若的，样子长得很像孔子，於是大家就共同推举他当老师，对待他就像当年对待孔子一般的礼敬。后来其它弟子问他关于孔子预测技术的问题，有子答不出，其他人就请他下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其中还有涉及商瞿的事，相信这或许是孔子少数易学弟子们的事迹。

孔子关于《易经》的谈话，多是单独记载在《易传》、《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等文献，《论语》似乎是专门记载孔子易学

以外的言论。就是这个原故，后来才有人利用《论语》没有孔子的易教而否定孔子曾研究过《易经》。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分为几派，各有各的侧重，因而在记述上分派是自然的事。孔子生前因材施教，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论语》中，基本上就没有易学的专门记述。但是《易经》的道理在《论语》那里还是以“天道”、“中庸”、“中道”、“天命”等表现出来。这些言论，根据孙先生的《论语》编年，在五十岁的时期是极少出现的，而在六、七十岁的孔子游历诸侯后期，特别是68岁后的归鲁期，则大量出现。这完全是由于学《易》后的领悟越来越深所致。孔子因材施教，于是他的易学观点就无声无色地通过“天命”、“天道”、“中庸”、“中道”等观念，被这些对《易经》没有兴趣的弟子们记录了下来。

至于详细地分析《论语》中孔子前后期的思想，逐字逐句地和孔子的易学观对照，条件还未成熟，这里也不打算展开。我所能确定的只是非常宏观地证明：后期的《论语》中有孔子的易理思想，有人据《论语》中没有《易经》的言论而否定孔子曾经学《易》，从而否定孔子思想有一个变化，如此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这初步的《论语》编年中感觉到孔子的确是在学了《易经》之后，思考方式，思想意境以至某些用词习惯都有相当明显的变化。这个蜕变是依循“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规律而发展。至于“知天命”，就是通过学《易》而明白天道法则，特别是那极其精采的《易经》中心哲理——损益之道。

## 第八章 《易经》卦爻辞的论证 和白话解说

### 乾

#### 乾，元亨，利贞

[乾][坤]二卦是全书的总纲，[既济][未济]是《易经》的总结。[乾]卦是周克殷历史机理的总纲，[坤]卦是作者自传，人生仕途波折的总纲。[既济]和[未济]是较[乾]卦稍为详细一点儿分析商朝的由兴到衰和周朝起而代之的机理。对这四卦，尤其是[乾][坤]作详细一点的说明，其余各卦的解释就会简单得多了。

解决[乾][坤]二卦的关键是在“龙”字上。从两卦的“龙”字上，可见“龙”可潜，可跃在渊，可飞在天。书中还有其它动物如：马、羊、豕、牛、鹤、雉、飞鸟、牝马、牝牛、狐、鸿鸟、鱼等都是常见的动物。“龙”明显地和这些真实的动物有所不同，很难令人相信[乾]卦是专描写这一“罕有”动物的生活。更有甚者，“龙”又战在野，又会因亢奋而有悔，还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吉”。作者对此动物拥有这样详细的资料，而古籍史料以至甲骨文中却完全找不到这种东西以真实生物形态存在过，唯一的结论是作者以“龙”作比喻而已。“龙”究竟比喻现实事物还是比喻抽象形势呢？从“龙”曾出现无首情况，从曾“战在野”来看，至少应比喻事物为主导。

从两次“利见大人”，从“战在野”、“无首，吉”的情况来看，“龙”深深涉入政治斗争中。在周人眼中，能飞在天“政治动

物”必须经天的批准。“飞龙”是得天命的动物，只有君王或民族才有资格称为“龙”。“龙”是否代表君王呢？这很接近，但卦中的“君子”应可以代表周族自己的领袖。至于一群王为什么会出现无首的情况呢？他们为什么要“战在野”呢？至于[坤]卦中的“龙”流着玄黄色的血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解为君与臣斗，会产生更多困难。首先，从词句的结构来说，应写成“与龙战在野”。其次，君与臣斗应在“庭”而不应在“野”。[同人]卦已描写过“野”是战争场所，或者是民族战争场所。朝廷斗争在书中其它地方亦有所描述，场所是在“庭”上。“野”在周朝时指距离邑较远的“三不管”地方。正所谓“邑，郊，牧，野，林”，除“牧”以外其余在书中都可看到。周朝的开国史刚好是臣（周文王）与君（商纣）斗成功的例子。周人又怎会对“臣不应该与君斗”这个敏感问题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呢？还有“大人”地位在“龙”之上，此“大人”又是谁？

在殷周之际，“龙”在《易经》中唯一的比喻是民族。当时据说大小诸侯在八百以上，这当然是个夸大之词。但说明当时众多民族独立并存，称王称国。“龙”相对于个人来说是长寿的，生生不息的，是能量巨大的，亦是可以飞在天上，接受天命的。后世人们制作龙时，大都包括了这些特征。

“见龙在田”的“田”含意也很明确。“田”在其它地方屡有提及，是政治活动场所。例如：[师]卦的“田有禽”，[恒]卦的“田无禽”，[解]卦的“田获三狐”，[巽]卦“田获三品”。“禽”字亦是比喻政治收获。例如[井]卦的“旧井无禽”。

王和“龙”的关系是领袖和民族的关系，亦是“君子”和“龙”的关系。“君子”是“龙”的代表，但不完全是等称，可见作者用词之严谨。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作为皇帝的“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中国不能同时存二“龙”。在殷周之际，情况刚好相反，是远还未统一的中国，有“群龙”出现是正常的。商是大国，周是

中型国，其余有无数的小国。当以前曾经为首的“亢龙有悔”时，新兴的受天命、能飞在天的“龙”，就能在无首的情况下自己为首了。以[比]卦中的“比之无首，凶”和[乾]卦的“群龙无首，吉”合在一起看，就是说：商朝已不能领导群雄，正是周朝取而代之的好时机。

[坤]卦的“龙战在野，其血玄黄”是作者曾经历伐纣战争，见到商纣自焚而死后，武王斩其首级，流出经过焚烧后黑黄色的血。作者曾经是大商臣民，知道其王被杀，并且那是一极其残酷之商纣，自会出于好奇，看一看他的血究竟是什么颜色的。作者只用了八个字，便把历史情景巧妙地勾画出来，可见他惜字如金的风格。古代人要写一本四千九百多字的书，占地二立方尺以上，又怎会随便浪费竹简呢？可知“其血玄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词句。至于“玄黄”一词，在《诗经》中有“载玄载黄”，西周末的一青铜食具中也用“亦玄亦黄”来描写青铜的颜色。古代没有咖啡色一词，玄黄就是咖啡色，或古铜色。“元亨，利贞”，有此四字连在一起的，只有六个卦，并且只在卦辞中出现。在这四字后面无其它字的卦辞只此一卦，可见此卦的特别重要意义。这是[屯]至[临]十七卦的总纲，也是周兴商亡历史的总机理。此卦亦是“易道”的最典型描述。“元亨”是开元，顺应时势所致的通达。“利贞”是长远来说，有价值而又值得坚持干下去的事业。

全书有十一个“元亨”，都在卦辞之中，可见此词是描写全局的。另外有十五个“元吉”，上经占七个，下经占八个，合乎三十卦与三十二卦的比例。其中卦辞占两个，爻辞占十三个，亦接近卦辞与爻辞的一比六比例，表示同时可形容全局或局部情况。此外，只有一个“元夫”，一个“元永贞”。所以“元”字只能和其它字合成词，不能单独使用。十一个“元亨”中有三个全在武王为主角的伐纣卦中，可见此词的意思。

全书中“利”字有一〇七个，“吉”字有一四〇个。“吉”比“利”略多，但卦辞的“利”则有四十七个，“吉”只有十四个。“利”

在卦辞中占特大的比例,说明有全局和较长远的价值。因此“利贞”和“贞吉”的区别在于长期坚持有利或短期已见成果。

单从以上几个判断词的分布,便可看到卦辞和爻辞应是出自同一作者,而卦辞和爻辞有不同的描写方向,决不是集体编纂大杂烩的结果。

“利”和“吉”这两个字弄清以后。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判断词的问题已解决一半。

### 【初九:潜龙勿用】

其它地方例如[屯]、[师]、[蒙]、[泰]、[颐]、[坎]、[既济]、[小过]等卦也有“勿用”,全是“用”的相反,指不要随便运用、应用、任用等。“潜龙勿用”是总结周族兴起初期,不要随便应用他的国力,去角逐中原的权力。[乾]卦是上经头二十卦的总纲,是周克殷历史的总纲。此一爻于是对应[屯]至[讼]四卦。[屯]卦的“即鹿无虞(带路人),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就是潜龙用的教训。

###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田”比喻政治活动场所,“大人”是商王。周族的国力开始巩固,可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可面对大商的大君争取周族的利益。[讼]卦也有“利见大人”,是和此句呼应的。史书说,周文王曾是商朝三公之一,后在一些争讼中被拘禁,由商朝投奔来的谋士用计救他出来,并制定了日后对付商纣“谦”的策略。此爻大约对应[讼]至[比]三卦。

###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乾”是自强不息,亦是卦名之用字,是全卦的动力中心。作为一族之长和大商的臣子,这“君子”要不懈努力,顺天而行,晚上也要提高警惕。虽然已取得征伐大权,但这代表危险和机会。小心制定征战策略,便可利用胜利强大起来。此爻大约对应[小畜]至[否]卦。

###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或”在其它地方都有尝试的意思。这指周文王，甚至周武王利用会盟诸侯的机会尝试伐讨，但因时机未到而取消行动。这对应[同人]卦。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天”和“命”在周人眼中都是重要用词。只有天的许可才能飞在天上。《尚书》中常说到的“天命不可信”是针对商纣自恃有天命在身就以为可以胡作非为而言。“命”是天对人间的大王任命，亦包括君王在天的授权下任命其大臣。例如[师]卦的“大君有命”，商批准周人“开国承家”。人间的大王干得不好，上天随时可以改变他的任命。文王在“有孚”的情况下也可改变对大臣的任命，如[革]卦的“有孚改命”。大臣就没有这个“改命”的权力。这就是周人的天命观。“见”在这里的意思是文王已有天命在身，可以将自己的“天下三分有其二”的成就显现在商纣面前而不会有危险；反之会起到带领群龙的作用。这就对应了[同人]至[豫]几卦。“大人”这个词后世就不会解为商纣，因为这对他太尊敬了。但南宫括出身商朝，又背叛商朝，并且带兵灭了自己的宗族，在古代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决定，于是他写了《易经》来向祖先交代。在此复杂的心情下，还是要对自己的君王尊重，这在全书中到处可看到。《史记》说到武王二年，箕子来朝，武王问箕子殷亡的原因，箕子也亦不忍直言商纣的罪恶，武王只有问他有关天道的哲理。南宫括处境亦有点类似，所以将殷亡的原因加以哲理化，解释为“亢龙”，“城复于隍”，“否之匪人”，“大往小来”，“包承”，“包羞”，“蛊”等。虽然比箕子较为详细，仍然回避了商纣的残酷罪行，甚至称之为“大人”。这和后世甚至西周人对纣的观念有所不同，这导致不能理解《易经》的原来精神。可是“大人”这词不但带有点尊敬的意味，而且合乎历史地位的客观性。事实上，商纣的确是周文王的上级，是一大国之君，亦是曾受天命的天子，只不过后来失天命罢了。往后的“大君”、“王”亦是商纣的指称。如果他用后来“独夫”的词来称商纣，《易经》哲理的完

美性就会大打折扣。[大有]卦已明确指出文王有“自天佑之”，天不会同时任命两条龙，也不会同时保佑两位大君。文王“受命”之时，应是商纣失天命之时。武王只是执行而已。所以[同人]至[豫]卦对应“飞龙在天”，仍属周文王时期的卦和爻。

### 【上九：亢龙有悔】

亢奋而又衰落的商朝，因违反天命和自然规律而铸成大错。“有悔”在其它地方都是指犯大错，和心理上的后悔有点区别，此爻对应[随]到[临]武王伐纣三卦。

###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当时跟随武王伐纣的有很多民族，大商已不能为首时，是周取而代之的时机。如果此时仍不推举新的首领，则会出现[比]卦“比之无首，凶”的情况。

## 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而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卦是作者自传大纲，卦辞有点重覆爻辞。这重覆强调了本卦的自传性质，使之和[乾]卦有所不同。这个既有对称的格式又有不对称用词和内容，给不少尝试用对[乾]卦的认识来理解[坤]卦的人造成极大的困难。人们较易理解[乾]卦为“为君之道”，却很难畅顺地把[坤]卦解释为“为臣之道”。可是在[坤]卦中有大量的字句和“为臣之道”有关。我的结论是首先将[坤]卦理解为作者自传，然后间接地反映了“为臣之道”便可。“牝马”是温驯的母马，明显地是作者以此作“为臣”的比喻。如果不接受理解为比喻，不但整本《易经》难以理喻，甚至同期的《诗经》和很多文学作品、哲学作品都成为无用的“古代遗迹”。例如《老子》和《庄子》等。当然不能随便解比喻，总是要有点根据。首先发觉在一些地方，如不解成比喻就会在字面上产生现实上的不可能（例如：龙战在野），或作者在他的时代，背景和习惯不应这样写的情



况。一般来说，单个比喻难捉摸。幸好《易经》中的比喻用词数量庞大，而且意义非常统一。数量众多的比喻而其用词及意义又统一，是支持比喻内容的决定性证据。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组组的“比喻群”在各自统一用词的意义下互相呼应。他们不但没有制造出矛盾，而且能使整本《易经》四千九百多字意义明确，能和史料互相印证。这是难能可贵的偶然发现，是中华文化发掘中的一个佳音。“元亨”是开元，通达。“利牝马之贞”是作者愿意作为温驯的母马，为文王奔走。“君子有攸往”指作者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周朝中得到施展。“先迷而后主”是先在商区跟随了“不明晦”的主人，后来到西南的岐山得到周文王的任用。“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指在周得到政见相同的人，在商区要舍弃一些朋友。“安贞吉”意味着在周那里安心干下去，[解]卦的“其来复吉，无所往”也。

#### 【初六：履霜，坚冰至】

这句有三层含意。“履霜”是踏在初冬下霜季节的路上，对应着[咸][恒]两卦所描述之出道时，寒冷的政治气候。“坚冰至”进入第二层，一方面初冬后自然是地面结着坚冰的深冬，反映在[大壮]至[睽]五卦，其中以[明夷]卦是深冬中深冬；另一方面，深冬后就是春天，引出到周后的温暖日子。[坤]卦有地的意象，是用了大地上季节变化比喻政治的变化，可能是初稿原来的含意——以地取象。和[乾]卦的简洁性相反，[坤]卦不但卦辞重覆爻辞，而且每爻取象无规则，升降无明显规律。我猜想是在他完成下经后，将此卦再修改成为更合乎于自传大纲，于是早期的简洁取象就失去了。无论如何，[坤]卦非常详细地和自传相吻合，是具体地描述了“为臣之道”。

####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就因为[坤]还有以地取象，所以用地的“直，大，方”来比喻自己的性格和胸襟。“不习”和[坎]卦的“习坎”的“习”相反，“习坎”是重重覆覆的陷于困境所得到的经验；“不习无不利”是反映

他初到周，不熟习所带来的“蹇”，没有什么大不了。此句相应于[蹇][解]二卦。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章”是有美好的文章学问，“可贞”是可以干一番事业。注意此处紧接着“不习无不利”而来，那就是[损]至[姤]四卦。“或从王事”是在[萃]至[鼎]七卦直接跟随周文王伐蜀和进行人事任命制度的改革。“无成有终”是[震]至[小过]十二卦中的改革失败，离开文王，最后又得到复职。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括”是收紧口袋的样子，“无咎，无誉”是避过政治危险却不能建立威信。作者是兼管财政的首要官员，这里以收紧开支作慎言慎行的比喻。荀子认为这是腐儒行为，恐怕是不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怎样节约言行，在[节]卦已有详细说明。此爻主要写他改革失败后，重回朝廷的慎言慎行。不这样，就很难应付日后的政治风浪了。这是[巽]至[节]四卦所写的政治环境。

【六五：黄裳，元吉】

黄色是《易经》中常用的正中吉利颜色。“裳”是下裳，古时是命士以上身份的人穿的。“元吉”对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普通命士，当了中等官员，就不会在这样的书中面对整个朝廷说“元吉”，否则在众多高官面前或会成为耻笑对象。全句应解为作者已位居极品。历史上，南宫括就是周文王四友之一，两朝元老，西周开国功臣，写《易经》时武王将去世，他辈份比周公、召公和毕公还要高。

【上六：龙战在野，其血玄黄】

前面已说过，这是周克殷时，纣王被杀景象，此爻说明作者参与策划这次战争，表明下经[小过]卦之后，不是作者自传的完结，而是进入上经[随]至[临]的伐纣卦。其后由[观]至[离]卦的西周开国之初的政治事迹，必有作者主要参与的影子。

【用六：利永贞】

全书有甚多“可贞”、“不可贞”、“贞凶”、“贞吉”、“贞”是有条件的坚持，而“永贞”却是长期无条件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只有是忠贞之意。可是作者又不是绝对的无条件愚忠，因他根本就是不忠于商纣而投奔周文王的。书中其它的“永贞”和“不息之贞”都是忠贞之意，用词是非常统一的。

## 屯

###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解通[乾][坤]二卦后，其余就容易得多了。[屯]、[蒙]、[需]三卦对应“潜龙勿用”。“潜龙勿用”因为民族初兴，力量未足，如果其动机为大商察觉，则有巨大危险。周文王父亲季历因扩张被商王杀掉，是重大教训。周文王亦曾和商战争，大败，后臣服于商。“勿用”的意思是不要随便将潜力运用及暴露出来。但积蓄力量的工作还是要做的，首先对外防止敌人侵略。当时的历史环境，周族四面受敌，不争夺连自己地盘也保不了。没有家园又那有人民，没有人民，那有物资和统治力量呢？[屯]是外政，是事业的开始，所以是“元亨，利贞”。“勿用”是“潜龙勿用”的重复。“有攸往”指可施展创业鸿图。“利建侯”发展周邦，文王一生的成就全在“建侯”事业上，直至天下三分有其二，只不过是一个最大的“侯”而已。文王时区第一卦和最后一卦[豫]的卦辞，重复了“利建侯”，全书只此两个“利建侯”卦辞。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是天石，“桓”是树名。积聚力量像生根在石上的大树一样巩固。“利居贞”指宜于在自己领地附近实干，不要远征。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如”与若然同；“邅”是进进退退；“乘马”是四匹并列的马车；“班如”形容行动不一致；“字”和孕同。一看便知这里用了多个比喻。积聚力量，增增减减，好像乘在一辆行动不一致的马车。有外族来求结盟，因时机未到而拒绝他们。[比]卦的“比之无首，

凶”显示周族要待有为首的力量时才会结盟。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是接近；“虞”是山林官员；“君子”指文王；“舍”是放弃；“吝”是蒙羞。因还未有出色谋士而到域外追求政治利益，如不放弃，则会以失败蒙羞告终。“鹿”和后面的“禽”、“狐”、“雉”之类的猎物一样，比喻政治收获。“鹿”明显地是民族的大政治收获。史书记载，周文王约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曾兴兵伐商，失败后，臣服于商。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婚媾”是周族自己往外求结盟。〔泰〕卦的“帝乙归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王将女嫁给周文王故事。这是求结盟的结果，是出色谋士未到之前，文王唯一的成功策略。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因为依附大商，积累得肥肥胖胖的。商朝仍操大权，小于是吉，大于是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卦重复三次“乘马班如”，作者强调了周族的官员组织很不成熟，纪律散漫。这源自游牧民族的习惯，要到大批商朝来者带来先进的管理文化才改变面目。“涟”是落泪。这是血泪交织的阶段。

##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和〔屯〕是相反卦（卦形相反，内容似以相反为主，承接为辅）。〔屯〕是外政，〔蒙〕是内政，都是建侯积聚力量。此卦有作者的影子，说明他在教育工作方面是直接的参与者。“蒙”是对早期周族族人的低文化状况时的称呼。作者是高文化区的外来者，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对“蒙”有贬意，这只是如实的形容。“童蒙”

属于可以教育的族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说明如要收到教育管治效果，最好造成族人有求于我的形势，这应合乎当时没有成熟教育系统的周族。“筮”和龟占是有点不同的，是用数学方式演变成的预测术。相同之处在于有一定的神秘性和权威，能和祖先（神）沟通，是祭祀祖先宗教仪式中的一项活动。沟通是双向的，预测是从上至下的启示，筮告是由下至上的敬告，类似祷告。“初筮告”是以敬告上天祖先的形式来公布法规。“再三渎，渎则不告”反映有些年轻力壮，凶悍的族人，对祖先也不敬，则要暂时放弃教育。作者是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要有效地教育和管治族人必然要依靠一点宗教权威。虽然如此，亦有局限的地方。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蒙”是初期的管制阶段，“利用刑人”是运用执行刑罚的方法；“桎梏”是刑具；“说”是脱去。用法制刑罚是早期的方法，目的是为日后更少使用刑罚。如果长期依靠刑罚，会损害统治威信。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和[否]卦的“包承”、“包羞”的“包”同义，是包容的意思；“妇”和“子”分别比喻温驯、勤力工作的人及他们一同带来的随从。对文化不高的族人不要要求过高，任用一些肯干而带有跟随者的人，这样才能尽快处理好族内之事。[鼎]卦的“得妾，以其子”有相近的意思。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比喻未成熟、不守规则、不尊重权威的族人，“金夫”就是大夫身份的作者自己。书中无论“纳”、“取”、“畜”，是非君王任用属下的动词。（君王用“命”）不要任用那些不尊敬上级管治的人，他们只会破坏政府的纪律，也是“乘马班如”的根源。

【六四：困蒙，吝】

被不受教、不受管的族人所困扰。

【六五：童蒙，吉】

“蒙”不是贬词，“童蒙”就是服从管治的族人。史记说周人自

迁岐山下，乃贬戎狄之俗。是早期的“发蒙”工作。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用严厉的手段警告族人，不要做掠夺者，而要做反掠夺者。有贯彻执行伐纣方针的味道。

## 需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承接〔蒙〕，有等待，需求之意。周人积累了政治力量后，有进一步申张的企图。此卦描写等待经历的哲理，亦反映周族早期屡次迁居地的情况。全卦的重点在等待三位谋士来。“有孚”是由〔屯〕〔蒙〕建立起来的声誉，“光”在周初是对文武二王的称赞，“亨”是此阶段的相对顺利，“贞吉”指目前来说工作将有一点成果，“利涉大川”是可进行比前“勿用”期大一点的行动。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在〔坤〕卦中提及的“邑，效，牧，野，林”殷周时代的领土层次，“郊”是近权力中心的地方。不要入“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要有“恒”，就没有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是行动有点麻烦的地区；“有言”如〔讼〕、〔明夷〕、〔震〕卦中的“有言”，都是指怨言。在这种地区等待时机，不要多怨言，自会有所获。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震〕卦亦有“泥”，指非常难活动的地区，会招致外族入侵。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被戎狄压迫而迁到岐山下，也是离开“泥”的地区。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是险境，“血”是那引致流血的“穴”。“穴”是上六的“穴”。比喻曾拘禁周文王的商朝，亦比喻同类的地区。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周公曾严禁周人饮酒，犯者可杀。不回避酒食之言，说明《易经》是先于禁酒令而成。禁酒令期间，《易经》曾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与世隔绝五百多年。此爻重覆“勿用”延续下来的阶段。有饮食有食地等待，暂不逐鹿中原，何乐而不为。这是“屯于膏”的复写。“贞吉”回应卦辞的“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入于穴”是追述六四的“出于穴”之前的情况；“不速”是不请自来；“客”和“朋”、“友”、“宾”等用语都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诗经·有客》中的客是微子和楚子。周文王亦有四友，可见这些所谓的尊敬性。“敬之”是在上者敬重贤士。[离]卦也有“敬之，无咎”，还低于这里的“敬之，终吉”。只要我们将此句当作是一有连系的句子，不是由三句“占辞”编纂而成，就可看出“入于穴”之所以能“终吉”，全靠那“不速之客三人来”，他们明显地起了解救者的作用。今天“不速之客”的含意是令人不安的不请自来者，在周初没有这样的意思。[离]卦有“突如其来”一词，要“焚如，死如，弃如”那样极端的处理之，两者明显有不同意思。除去那矛盾的解释后，很自然会看到，这三人刚好是除作者外的周文王四友之三，《史记》清楚说明此三人是早于南宫括投周的。南宫括是在周文王获释后，取得征伐大权，在伐蜀[困]卦前的一次祭祀仪式[萃]卦中认识的。在《尚书·君奭》中亦排名最后。此爻回应了[屯]卦的“即鹿无虞”。现在带路人来了，局面随即有很大的改变，所以“终吉”。

## 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

[讼]和[需]卦形相反。[需]是等待时机，[讼]则在周邦外的商朝中任职。有史书说周文王被拘禁是因他对纣的刑罚叹息，被释因商纣特别欣赏闳夭等送的文马和九驹，这都不太合理。特别是突然给予征伐大权，看来是资料不足下的粗略描写。从[讼]卦

看，文王的确曾在商朝任职“或从王事”。他和诸侯争讼，先是“讼，元吉”后又“不克讼”，先是“或锡之鞶带”，后又“终朝三褫之”。在这反反覆覆的大君下任职和争讼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归而逋”。他似乎没有正式被拘禁，只是如[需]卦说“入于穴”。他离去因“不速之客三人”所献的策略。此策略是和商纣的一个交易，为商征伐不愿臣服的邑国，并祭祀商的祖先。商纣给予征伐大权，因商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所谓“城复于隍”，在不损商朝兵力，而或许能消弱周人兵力的情况下坐收利益。周人的算盘是，一方面可通过征伐扩张而不会被大商克制，另一方面可通过祭祀商朝祖先向天下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以便将来可明正言顺地取代商朝。只要打仗能适可而止，以战养战，保存实力，则算盘就打准了。

“有孚窒”指争讼时威信受损。“惕中吉”是中间的“讼，元吉”。“终凶”是商王反复引至不克讼。“利见大人”对应“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有初步实力可在商王面前争取一些政治利益。卦辞是整个卦的综述，词句连接性不如爻辞那样强，所以这里不是指在“终凶”后才有利于“见大人”。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是不休止；“所事”是政治争讼之事；“终吉”和卦辞“终凶”相反，是指在商王之反复所引至的“终凶”情况下，如断然引退，自会完全改变形势。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是能够办到；“逋”是逃亡；“三百户”象征小周邦；“眚”是眼疾，“无眚”就是指能看清形势。此爻是“出自穴”的重写。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旧德”是进商朝前在周族内建设的成果；“或”同初次尝试；“从王事”是直接跟随商王任职朝廷，也就是“利见大人”；“无成”指在商朝廷无所作为。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命”是商君王与周人交易后作出对文王的新任命，“渝”和“易”不同之处是较短期的形势变化。争讼失败，立即安于接受商王的新条件，以后坚持执行新的方针将会有所收获。

### 【九五：讼元吉】

这和下一爻连系起来，指早期的争讼胜利。

###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同赐；“鞶带”象征官位的腰带；“褫”是夺回。承接上一爻，商王答应胜诉后，会在商朝廷内给予官位赏赐，后因担心周人发展过大而又取消了。此是文王在商朝任职的总结，之后是取得征伐大权后，离开商朝廷的[师]卦。

## 师

###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承接[讼]而来，是“不克讼，归而逋”“复即命”的延续。“贞”后面没有吉，前面没有利和亨，因为终究是战争卦。“丈人”是老成持重的人，和血气方刚的战士相对。是否指姜太公，不敢肯定。因姜太公在克殷后四十多年才去世，当时最老不过四五十岁。“丈人”的作用是令战事不会造成消耗性的杀戮，以达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六十四卦中只有五个卦辞中有“无咎”一词，而其中三个都是战争卦，因为“无咎”对战争来说已是上好的结果。

###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周族早期文化程度低，凶悍能战却纪律散漫，所谓“乘马班如”。现有外来的参谋，引进商朝先进的战略，用“律”来克制武士之骄横，否则会有凶险。

###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在师中”指行军途中纪律整齐士气高涨，所以“吉无咎”，亦因有“王三锡命”。在行军途中才有王追加之任命，说明征伐对象是周人选择的，商纣只能遁认，有先斩后奏的味道。

### 【六三：师或舆尸，凶】

“或”是初始；“舆尸”是尸体用车载回来；“凶”，反映战事早期的损失。

【六四：师左次，无咎】

“次”和“旅”卦的“次”一样，是暂居地。“左次”指有利的战争地位；“无咎”反映战事中期形势由“凶”转为吉。全卦有四个“无咎”，可见此词和战争结局的关系。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和其它地方一样，比喻政治场所；“禽”比喻政治收获；“利执言”是用言斥责被捕获的敌人，是以战养战的策略；“无咎”指打胜仗及没有重大损失。后几句批评相反的战略造成的惨重损失。《诗经·皇矣》有载：“密人侵入大商的阮国，文王出兵阻击之，将密人驱退了，并不加以追击，把笃厚周佑的意思宣告天下，说他此次用兵纯为拯救人民。”[师]卦可能反映了伐密须之战役，但仍以由[讼]转为[师]的策略哲理为主。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是大商的国君；“有命”是由天授权大君对其臣子的任命；“开国”是承认周人成为商朝一属国；“小人勿用”回应[否]卦，商朝衰落因包承小人。周人的开国，“勿用小人”，就有理由去取代失天命的商朝，继承那商朝高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马王堆古墓出土的帛书《易经》将此爻写成“大人君有命，启国承家”，回避了殷周之际时的大国小国，大君小君，大君可命令小国开国的历史现实。[临]卦的“大君”亦缺去，这点反证了《易经》原著的时代意义。周原甲骨文中，有反映周文王高兴地拿起商朝赐给的周方伯大旗帜，这不是“开国承家”的一种征象吗？

## 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和[师]卦形相反，是战争和亲比之分。周人征战后，竟

能和被征伐者亲比，真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周人曾伐蜀，而蜀人反而跟随武王伐纣。可见这位君子周文王的征伐是以不太伤害对方为目标，对被征服者反会给予一定的利益，或解除其受商朝的压迫，于是在不停的征战后竟有“八百诸侯”追随周人。

“筮”是占筮，和龟卜一样，表面上是迷信仪式，但在国家的层面来进行则有保证政治盟誓的作用。周原甲骨文中反映箕子来向武王投降之事，这说明外族来投靠也要做点占卜仪式，郑重其事告知祖先。“比”和“筮”的关系于是明确了。“永贞”和其它地方一样，表示忠贞。卦辞的意思是：亲比的事进行得非常成功。早先来的结盟者因明白形势而来，会较为忠贞，那些内部不安宁才被迫来投机的人，易生叛变之心。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孚比之”指周人声誉很高时和外族亲比；“无咎”回应[屯]卦时不和外族结盟后的改变；“有孚盈缶”比喻声誉像缶满载水一样；“终来有它吉”说这些来投靠的外族，终会有回报。在伐纣后他们就分得不少果实。此卦回应了[屯]卦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的承诺。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内]是族内，和六四的[外]相对。团结首先由内部做起。

【六三：比之匪人】

和不应团结的人讲团结。指卦辞中的“不宁方来者”

【六四：外比之，贞吉】

由族内扩展到族外的团结，这是好的发展。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是光明正大，不强人所难。后面几句的典故说明“显比”：商汤王打猎时只用三面网捉禽，网开一面，让那些不愿来投靠的离去，于是各邑国的人就可放心了，我们可看到“禽”有点用动物比喻来投者的倾向了。“显比”的方针和卦辞所说的方针是一致的。

## 【上六：比之无首，凶】

亲比时没有以周族为首则危险了。[乾]卦的“群龙无首”是“吉”，因有利于新的首领出现，形势有利而首领不现自然不好。各族的人为什么乐于以周人为首呢？因为一方面，周人是商之外最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周文王的确是位“谦谦君子”。还有一点是，他们本身也不一定愿意为首去和大商对抗。

## 小畜

###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承接[比]和[师]卦而来，“畜”字在《易经》中是“畜臣妾”的意思。“小畜”是处理周族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大畜”是主张任用大商贵臣，人力人才是力量积累的主要因素。“西郊”比喻在商朝西面受管治，关系亲密而不是三不管的偏远地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了周地曾是商王的田猎区，这更说明“郊”的含意。卦辞说：积蓄力量，顺利地处理族内的君臣关系，在大商的西面等待，密云而还未下雨。商开国君王——成汤只用了一代人就取得天下，周人却要经历两代王。周文王一生未能取得天下，就是所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自道”是恢复原早未到商朝前在周族自己走过的道路。回应[讼]卦的“复即命，归而逋”、“食旧德”等。离开商朝朝廷，回到周岐，从新创业，有何不可呢？这应是好的开始。

### 【九二：牵复，吉】

将家畜比喻部属，“牵复”则像牵牛一样引领着部下从商朝回到周邦，这是上策。

###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是车；“说”同脱；“辐”是固定车轮在车轴的掣栓。“舆说辐”，车轮自然要掉下来，车子不能运行了。[大畜]卦也有“舆说辐”，“舆”和“乘”明显比由上下级组成的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之

类。[屯]卦的三个“乘马班如”象征周族内的官员组织运作不协调。这里的“舆说辐”指上下级之间就像夫妻反目一样对“复自道”的策略有不同意见。此爻反映“牵复”在具体执行中遇到的困难。

####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涣]卦也有“血去逖出”，同样用“血去”比喻一点损失；“惕出”是得出警惕之心；“无咎”有以损失换来教训亦无妨的意思。

####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如”是手握拢的样子。有威望，得到众人信任，团结得像手握拢一样。由血的教训引导族人明白“复自道”的意义，族人便团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几个爻是多么连贯的。[泰]和[谦]卦有“不富以其邻”，明显是指不依赖邻邦而自己富有起来的正面之词。“富以其邻”于是应解为依赖大商而富有起来的早期策略。

####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处”和[旅]卦的“旅于处”的“处”一样，是可长期安定下来的地方，反之“次”在[旅]和[师]卦是指暂居地；“载”是满，大有收获。全句的意思是：已有成果，又有好的根据地，功德满载。如果此时还像妇人一样，只知安在家中，不敢掌握时机，申展大抱负，反而会使形势又回复到坏的时候去。月几快圆，时机快到又未完全到来，应作好准备。像妇人那样坚持下去没有好处，但君子立即征伐最大的敌人也是危险的。我们看到“妇人”和“君子”相对，因此没有必要指真正的妇人，是妇人之见谓也。于是带入下一[履]卦，分析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

## 履

### 履虎尾，不咥人，亨

[革]卦中的“大人虎变”将虎比作大人。下经中“大人”是周文王，上经的“大人”是商王，“虎”于是指“武人为于大君”中的

“大君”、“虎尾”是比喻商纣的亲信如崇侯虎之类。此卦亦是[讼]的余波。在大商朝廷中不能清除崇侯虎之类的小人，反而被拘禁。如今有了谋士的指引，经历[师]、[比]、[小畜]壮大后，可以复仇，伸张正义。“履”是踏，“噬”是咬。能踏在老虎尾上面不被咬，其策略之高可想而知。清除纣王亲信而不触怒他唯一的方法是以自己去代替纣王的旧亲信。周人祭祀商人的祖先，替纣王征伐并给予战利品。史书记载周文王甚至献出洛西之地给商朝，这一切都是旧亲信无能力做到的。于是周人伐崇侯虎时，纣王不反对，这是可能原因之一。史记亦说过，周文王伐耆国，商臣祖尹告知商纣，商纣不加理会，个中原因恐怕不单是商纣迷信有命在天这样简单。“履”和“小畜”相反之处是“履”对外征伐，有大行动。

####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有不装饰之象，是下一爻“幽人”之模样。以低姿态去清除纣王的亲信小人，可避免危险。

####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坦”，平坦无障，亦有光明正大之意；“幽人”是隐士，和“武人”相对。[归妹]卦有“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幽人”怎样行动呢？他像盲人一样，一步一摸索地、小心地缓慢前进。武人则是勇往直前，不多顾虑。

####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是盲，“跛”是脚跛。这是像“幽人”一样小心观察，小心行动去清除小人，去履虎尾。后三句是相反的情况，指如果咬人，是因为象武人过于勇猛地处理大君侧的小人，必然凶多吉少。史记载微子屡劝纣王不听，乃与大师、少师出走，比干强行劝谏，结果给商纣剖心，箕子也装疯回避，说明武人之法在此行不通。

####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是恐惧；“履虎尾”有惊无险，有大收获。

#### 【九五：夬履，贞厉】

“夬”同果决。其实这次决定始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是目视；“考”是成；“祥”是吉祥；“旋”是回来。回看这次行动，成功而吉祥，回到周邦，又开创一有利局面。《诗经·皇矣》有描写伐崇战役的。[履]卦没有如[同人]卦那样写战争场面，或许作者认为商纣的反应比战役本身还要危险，此之谓“履虎尾”也。

## 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跟着[履]卦，但没有明显的承接关系。[泰][否]二卦是从更纯的哲理角度来描写商朝的兴起、太平至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否之小人”。这也反映了周文王得天命的原因和时间。总的来说，此两卦和[乾]、[既济]、[未济]一样，同是描述同一哲理。周人得天命，商人失天命的观点，在周初是非常普遍的。《易经》和周初的“往来”都有来回走动和付出与收入两个意思，[泰][否]两卦的“往来”是后一意思。太平的商朝，是在付出少，收获大的时候，当时是一切吉祥和通达的。[泰][否]二卦主要是描写商朝历史的横切面为主，而[既济]卦则重写商朝的兴衰走势。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茹”是根连根；“汇”是同类；“征”是征伐。拔除茅草，要将同类一起连根拔起，对小人的征伐，带来太平的日子。“征”这里指朝廷斗争。此爻和[否]卦的首爻“茅茹”，都是商朝衰落的主因。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和[否]卦的[包]一样，是包容的意思；“荒”是污秽；“冯河”就是如“暴虎冯河”那样的勇士；“遐”是远；“遗”是遗忘；“朋”是得力的助手或大臣，包括诸侯；“中行”是[损][益]二卦所描述的恰当征收与施予财务政策，包括大商与各国的财务关系。全句的意思是：商朝强大的日子是靠任用非贵族贤士（史书记载商朝

曾任用低下层人士作宰相的),用勇敢之士,不遗忘在远方为朝廷效力之贤士,对友邦和臣民采取公平的财务关系。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商朝兴起的用人、外交和经济政策总结出来。此爻集中反映成汤开国之治。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没有平坦,就没有山坡,没有前往,就没有归来。此两句表示太平日子也有艰难之时,亦暗示了太平中隐藏了衰落的因素,是变易必然性哲理。“艰贞无咎”表示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则可延续太平;“勿恤其孚”说不要忧虑声誉问题;“于食有福”是可安享上天赐予的福份。从这里可看到作者还是怀念商朝太平的日子,表露出曾作为大商臣民之感情,如我们怀念汉唐盛世的心情一样。在周人来说,述说商朝以往辉煌只会作为指责商纣的借口,作者显然没有这样。此爻描写商朝开国后经历了几次兴起、几次衰落的年代,和商朝早期的历史相吻合。历史起伏的原理可能在商朝的史官中已开始发展起来,是“易道”概念的前身。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是轻盈飞翔;“不富以其邻”应解为不依赖剥夺邻邦而富有起来;“不戒以孚”是不需用武力而是用声誉来保障国土安全。以上是睦邻政策,外交军事策略。此爻可能对应武丁王时国势强大,因而首都殷墟根本没有建城墙。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归妹]卦亦有“帝乙归妹”,是著名历史故事,纣王父亲将女儿嫁给周文王以巩固殷周关系。“祉”是福,“以”是靠此通婚达到另一新的兴旺阶段。述说商朝的太平日子,当然要有良好的殷周关系。以上是帝乙时代,商朝衰落,国运将要转到周人那里去。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隍”是城下之沟,“城复于隍”指城门墙倒下,倒回以前掘沟筑城的沟中;“勿用师”反映了商人国力日下,亦解释了为什么给



予周人征伐大权。“自邑告命”是从外邑传来天命有改的言论。“命”在周初只能指天对王的任命和上天授权王对臣子的任命，而不能解为一般政令和下级对朝廷的要求之类，这是周人的天命观。《史记》有载，西伯暗里行善，诸侯皆来要求文王决平争讼之事，见文王的政绩后，都不好意思地回去，并且说西伯是受命之君。同时亦记载了周人是强大的，有代商得天命之势，于是商朝中有大臣来告知此事，这都是“自邑告命”。[泰]卦全面述说商朝的兴盛，可又立即描写其开始衰落，这就是由[泰]至[否]的规律。

在周初，“城复于隍”的城只可能指商朝之城墙，不会指还不是很旧的周朝城墙。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有座古代商城墙，其中还证明曾有修补过再用的痕迹。其地在孟津，崇国附近，也接近周原，可能距南宫括的故乡不远。南宫括或许曾见此城墙的最终倒下的景象从而引发他对商朝衰落之感想。以古代的人来看，极少会描写一些自己从未所见、从未所闻的现象。我认为他不会单靠想象就写出“城复于隍”这一句。

## 否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匪人”如[比]卦“比之匪人”一样，指不应当接近的人，与[泰]卦中“荒”、“冯河”、“朋”相反的小人。王朝由太平走向闭塞，全由于小人。两卦的第一爻都是说要清除小人，可见小人对整个国家存亡之影响。“不利君子贞”是指不利于像周文王那样的真正的臣子去坚持正义，文王被禁是一明显的例子。“大往小来”和[泰]卦相反，付出多，收入小，是浪费资源、用人理财不当及浪费人才的结果。史书记载他们淫乱好色，打猎游玩，荒弃耕地，这不是“大往小来”的写照吗？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此爻和[泰]卦一样，区别是由“征”变为“贞”，尽管不能对小

人大加征伐，只要坚持清除小人，王朝还会有一段顺利日子。史书有载，商朝盘庚迁都原因之一是想纠正贵族的堕落腐化。可是武丁以后，特别是商纣期间，腐化达到最高峰，作者对这些情况应能掌握得十分清楚。“亨”指清除小人之行动还能进行，这是在文丁以至帝乙期还应有的现象。

####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除此卦外，只有[恒]卦有“承”和“羞”连用，所以和书中其它单用“羞”字略有不同。“承”有奉承之意，“羞”是由奉承带来同流合污的习惯。容忍小人之奉承，会让小人得意，国君则逐渐失去运作通畅，朝廷成为闭塞的局面。这已是商纣期，因文丁期还有周季历的征伐，帝乙有归妹，“以祉元吉”。

#### 【六三：包羞】

包容小人的奉承，自己也和小人同路。说文解字解“羞”为进献。“吝”是君子处事不当带来的暂时性蒙羞，“承”和“羞”是原因和结果，是比“吝”严重得多的贬词。商纣时有个叫费仲和一个叫恶来的人，是“包承”“包羞”的写照。

####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指天命已有新的安排或上天授权君王任命臣子。如果是后者，跟着的应是大吉，如[升]卦的“允升，大吉”。所以这里应解为前者，呼应[泰]卦的“自邑告命”。“畴”是同类，同种族，文王和武王的母亲都是大商嫁来的。“离”是依附，“祉”是福祉，国运。因为上天已有新任命，由周代替商，所以历史还可以前进，人民最后会脱苦境。由同一宗庙同一血统的周族来依附在新的福祉上。无论殷周通婚，周人祭祀商人先祖，都是建立一条将福祉转让给周人的桥！另一方面反映了商朝真正的君子，将治国理想转到周人那里实现。

####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是休止制止；“其亡”是指“否”局面之消亡，不可能指商朝之亡，这样对大商太不尊敬了；“苞桑”是桑木的根，和“茅茹”

近类。接上一爻，周人已接受了天命，开始对抗闭塞局面，这对于商先王大人来说应是有利的。小人是否能灭，将系于能否像“苞桑”一样连根拔起。休止成效只见之一时，“倾”才是彻底的。因“苞桑”毕竟比“茅茹”根深。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休否”不成，只有“倾否”，置之死地而后生，顺应“易道”，将局势推向否极，才能换得泰来，作出伐纣的艰难决定。“喜”如[无妄]卦的“勿药有喜”的“喜”，表示恢复、痊愈。“倾否”有商朝贤士革商朝的命的意念。

##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利君子贞”和上卦“不利君子贞”相反，是“先否后喜”，作了“倾否”决定后开创的新局面。南宫括和其它来投者与叔齐、伯夷的至死不吃周粟那样愚忠思想相比，就革命得多了。“同人”可能是为征伐戎人而来。“野”和“龙战在野”的“野”一样，是战争场所。从“同人于宗”和“同人于门”的区别看，这是跨族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行动在西周建立后不可能出现。《竹书纪年》：“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易经》有“无咎”九十三个，应为独立词组，意思是说没有重大损失，危险或危机，亦表示了所述之事可以进行，这里应指战事平安和成功。“门”和“宗”对立，“宗”是宗族，则“门”是跨宗族。“比之无首，凶”，所以应以周人为首。会盟不适合在周人宗庙前进行，最好是在周近郊，在门之类附近，象征一点平等，各族人才可以齐心作战。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吝”是由不平等对待其它族人引至，会使战事失利。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戎”是伏兵；“莽”是草丛；“陵”是高地；“三岁”比喻多年。这是防卫性战役阶段。在草丛中伏击攻击我方的敌人，跟着占领及控制高地，使敌人多年不能再兴乱。“莽”与“陵”表示战事还是在“野”中进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是登上；“墉”是城墙上；“克”是克制。“克”字有能够制止和能够办到两解，从全卦的连续性、阶段性来看，从誓师、伏击、占领高地、克制对方攻势到直捣黄龙，最后会师，“克”字就应解为敌方不能制止我方攻势。对戎人或鬼方的作战方针和伐蜀有所不同，无论周人的祖先，商朝之衰落，以至西周的覆亡都和那些北方民族有关。作者清楚看到这种区别，所以对他们的作战就要彻底一点，决不会攻到其城墙上就自我克制攻势，让戎人有再重来的机会。“墉”反映战事已发展至对方的城邑。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是大哭，“克”是能够。会师中，喜悦和悲伤交替，反映战争胜利和战事之惨烈。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回到誓师时的“门”所在地的郊，对战争的损失是“无悔”的。[同人]卦的战争，[谦]卦的行师征邑国，[师]卦的开国承家战争，还有[未济]卦之“震用伐鬼方”，只可能是殷周之际时期的战争，在西周以后怎会有这类战争呢？（《逸周书·世传》：“武王乃废于紂矢恶臣百人……司徒司马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也可见“郊”与“门”的关系）

## 大有

大有，元亨

凡是有[元亨，利贞]的卦，都是关于大事业之前的卦，单是有“元亨”的[大有]、[蛊]和[升]，都是大事已成的卦。大事既成，亦是另一事的开始。“同人”和“大有”相反相承，“同人”是战争，

“大有”是收获。这是字面上的相反，事实上“大有”是文王一生的收获。《竹书纪年》：“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邶侯，六年，西伯初禴于毕，二十五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三十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三十二年，密人侵阮，三十三年，密人降逐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用邶，逐伐崇，崇人降，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人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逐伐昆夷，西伯使臣子发营镐，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年，周作灵台，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卒”与上经的吻合程度不是令人震惊吗？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交害”，互相伤害。没有因“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大好形势而伤害朋友，这是下一[谦]卦的反映。艰苦经营下去自然没有大的问题。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收获多得要以大车去载，可申张正义，不怕被大商迫害。“车”是[困]卦“金车”的“车”。作者只是以“舆”和“乘”来比喻官员组织。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是曾在商朝任三公之一的周文王；“用亨”和其它地方一样是祭祀；“天子”是上天的儿子泛称，这里可能指在天的成汤，那是得天命的第一步；“小人弗克”，他的政敌反对无效。“克”这里解为能够制止。小人像是为了使商朝能延续下去，而君子却主张“倾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其中自有巧妙之处。《诗经·长发》篇中，商人称成汤为天子。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大。不要自持强大就不会招致危险。本卦连续有三个“无咎”，明显说明“大有”不会引致相反的结果。历史上，周文王的“大有”事实上完全没有引来大商的危害，没因树大而招风。

[大有]卦哲理的特殊性和文王当时的特殊情况非常相同。

【九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是其，“交如”是相交，“威如”是威严的样子。以其威望和各族相交，达到首领身份般的威严，形势大好。这亦是反照了周文王当时的成就。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易经》常在吉利的时候提些反面的东西，此卦没有提不利的情况因有“天命”。如果不和历史情况比较，就会很难明白。如果抽象地理解此卦，会得出迷信的结论：认为有神保佑，什么也吉利。但原著是在论述了大量的历史形势，周人大量的努力及其找到顺天而行的道路后“得天命”，才会有“天佑之”的结果。

## 谦

谦，亨，君子有终

从爻辞看，[谦]是非常顺利的卦，但不是开元的卦，所以没有元，利贞。[谦]承着[大有]卦而来，有在的大好形势下仍要“谦”之意。实际上，这是文王晚年的尾声。文王在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形势下还进行了一些征伐。此卦用了三个君子对其一生作了评价，也是[观]卦的“观其生，君子无咎”的具体化。“谦”是这个君子的总形容词，亦是对纣表面低姿态，暗中进行扩张的策略，不是普通人的谦虚品德。普通人怎会利用谦虚来行师征邑国，利用侵伐呢？“君子有终”指他前半生非常艰苦而以天下三分有其二告终。可看到，快要进入武王伐纣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爻辞中的三个“用”字都是策略的运用。当然可以说是文王品德和政治策略的统一体。此外文王与下级，对“四友”，对各中小民族，也表现了“谦”。有这种品德，可干大事，必然成功。

【六二：鸣谦，贞吉】

下一[豫]卦有“鸣豫”，都是宣传出去。“鸣豫，凶”因过份的

宣扬而受到商纣的不满。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只是加上“劳”字，是卦辞的重覆和补充。

【九四：无不利，撝谦】

“撝”是发挥，比“鸣”进一步。“无不利”刚好补充[大有]卦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人为努力。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和[小畜]卦的“富以其邻”相比，不依靠大商，而以继承商朝太平时期的“不富以其邻”自居，能“利用侵伐”而“无不利”，是谦之策略成效。两个“无不利”明显接着上一卦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和其它地方一样，说明《易》是出于一人之手，说明卦爻辞是高度关连的。因为我们可看到作者用字的习惯性。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重覆[六二]之“鸣谦”，“贞吉”包括用不同于商纣的态度来征伐邑国，很容易使他们臣服。史料证明，克蜀后，蜀还跟随武王伐纣。使被征服者损失不大，一定的程下还可以获益，武王伐纣，使商朝臣民亦蒙受某种好处。

## 豫

### 豫，利建侯行师

[豫]卦是周文王期最后一卦。[谦]卦总结了他的一生，[豫]卦承先启后，他的功绩延续到周武王期。下三卦是武王伐纣，以武王为主角的卦。直至上经完结的十四卦都是周武王统治的时期。但自[观]卦后的十一卦，却是以南宫括自己为主角来描述西周初期的历史事件。爻辞“介于石，不终日”仍有[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的影子。“大有得”是接[大有]卦而来的。“贞疾，恒不死”和“冥豫，成有渝”还是伐纣的前夕。史书曾记载伐纣行军途中人们载歌载舞，都是文王功绩的延续。“利建侯”和文王期第一卦[屯]的卦辞“利建侯”互相呼应，是文王一生

成就的总结。加上了“行师”一词，是循环中的发展。从[屯]卦中的“大贞凶”已发展成“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凶】

和“鸣谦”相反，“鸣豫”会引起商纣不安。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有由人们做成界定的结果之意思，例如“介然”、“介意”和“介福”等。回应[屯]卦的“磐桓”和[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本爻的意思是：要努力做到应有的、像石头般巩固的形势，由朝至晚，坚持下去，自会成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是忧愁，过分担心。过分担心士气高涨的喜悦气氛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掌握时机，往后会做成错误。这样解是由下一爻所决定，亦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反映。因时机成熟，又有“天佑之”，只要不“鸣豫”，适当利用豫是恰当的。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是由来，由于；“盍”即合；“簪”是急速。由于士气高涨，大有收获，不要疑虑。志同道合者才会及时聚起来，反之，就会“迟有悔”。

【六五：贞疾，恒不死】

“疾”经常比喻损失；[恒]卦写处理朋友之间的相对恒久关系，“恒不死”指当前较长期的大形势不会容易逆转。“恒”不能解为“永恒”，因为“永恒”固然不会死，其它的人或事从“易道”的角度来说亦不会永远不死。全句意思是：这阶段中纵使有点损失，对大局亦无妨。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从“无咎”一词看到，前两句是不太好的现象。[升]卦有“冥升”，“冥”有走进尽头之意，“成”是获得的成果，“渝”是短暂层次的变化，和长期的变化“易”有所不同。喜悦局面走到了尽头，成果或会有改变，不过这是无妨的。跟着是伐纣，“官有渝”代替了



“成有渝”，一个更新的阶段代替了旧的、发展到尽头的阶段。

## 随

### 随，元亨，利贞，无咎

这是全书六个“元亨，利贞”之一。除[乾]卦外，文王期只第一卦[屯]有一个，伐纣期[随]和[临]卦占两个。周朝建立后，作者在一次任用旧商遗臣的重大政策中的[无妄]卦和下经的[革]卦共两个，可见此卦之重要性。六十四卦的卦辞中五个[无咎]有三个在战争卦中，因“无咎”对战争来说已是上好的了。[随]卦对应历史上的武王观兵孟津，会盟诸侯八百，《牧誓》等。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是商朝的官，不应是周族内的官；“门”同于[同人]卦的出征前的“门”。大商朝廷的官员纷纷投奔周，不再忠于纣王，武王坚持下去就可得胜，出征后不断会有外族来追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渐]卦的“小子厉”，将胆子小的人比作孩子，这里“小子”和“丈夫”相对，更为明显。“系”是征用，维系。作者用了[比]卦的“显比”方针，对作战的追随者也要挑选一些勇敢之士，在军队编制中加进胆小的人，自会挤掉勇敢之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征用勇士，放弃懦夫。反复说了两次，说明正在准备一次大战事，周初的人一看便明白。“随有求得”，连系上两句，放弃胆小的人不会不够人数，因追随者不断有来。“利居贞”是暂停行军来处理好编制之事如观兵，誓师，会盟等。历史上，武王从出兵，到入商都，只用了一个多月，完全没有因[居贞]而延误了时间。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获”或和“随有求得”近义，也可指军队在途中取得不应该取得的东西，总之是有关军队扩充后引来的军纪问题。因有

崇高声望，用以说明整顿军纪，那怎会有问题呢？无论《牧誓》、观兵、祭文王于毕、用车载着文王的神位等，也许是“以明”的方式。

【九五：孚于嘉，吉】

“嘉”是宴会或喜庆。各诸侯和追随者士气高涨，由此带来武王的领导威信之提高，大大有利于战事。史书记载行军途中，追随者载歌载舞，这不能单是因为充满胜利信心。因在[师]、[同人]和[困]等战争卦中，始终带有几分悲伤，这只能是反映了人们期望从纣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心情。

【上九：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是拘束；“系”是维系；“维”是速缚；“西山”可能就是文王的墓地毕。毕近镐京，远离岐山，所以和[井]卦的“王用亨于岐山”处于不同之地。武王出征时曾祭祀文王于毕，祭祀是出征前的仪式。祭祀文王和用车载文王神位却有另一层含意，目的是“拘维之，乃从维之”，以文王旧有的声誉达到统领诸侯的成效。作者只写伐纣前的一切情况，没有如[师]、[同人]等卦直接写战事，为了回避臣伐君和作者带领周人征伐自己宗族的场面。对于周初的人来说，当然不需要详细描写此次战事。

## 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和[随]卦相反之处在于壮大和败坏，作者回避了牧野之战，用周人作为儿子的地位接替商朝的“蛊”，带过商朝的灭亡，以武王为主角的三个伐纣卦中，全都有“元亨”一辞，[巽]卦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全书没有具体的年月日份，所以两处的先三日、后三日应是指七天的周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周期，亦是指“蛊”很快完结。“利涉大川”，接替商朝的大业。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蛊”是败坏了的事业，“干”是接手处理，“考”是先帝，商朝的先王。甲骨文有记述武王克殷后立即祭祀成汤。用“蛊”代表

父亲的事业，不会是普通父子关系中的事情，而是比喻周人作为商朝的子孙，接替商人的天命，这从周人祭祀商先祖时已经开始了，“考无咎”是指有周人继承，商先帝们应觉得安慰，“厉，终吉”反映此接替仍有危险，结果还是成功的。

###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小过]卦有“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祖父代表君，祖母代表臣，商朝的事业已经败坏，作为商朝的官员大臣的事业亦同时不可坚持下去，作者反对如叔齐、伯夷般的愚忠。

###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有悔]一词只在[乾]卦“亢龙有悔”、[豫]卦“迟有悔”和[困]卦的“曰动悔，有悔”四处出现过，明显和“大咎”对应，是犯大错误，“小有悔，无大咎”就是在接替商朝的过程中虽犯有小错，却无大碍。

###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是姑息，容忍，是和四个“干”字同类而相反的态度。此句和“干母之蛊，不可贞”一样，说明不得不革掉纣王的命，这次革命的动力来源之一是商朝的反叛臣民。

###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这个声誉明显是由文王建立起来的，所以伐纣前有祭祀文王于毕等姿态，用意是告诉友邦，武王是崇高声望周文王的政策继承者，“用誉”还带有以声誉统帅武力的意思。

###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事”是依其意见办事；“王侯”是各诸侯王；“高尚其事”应解为将接替商朝的事至少在理念上，作为统一中国的大事来做，而不是当作一般征服、分配战利成果的事来做。事实上，周人伐商，是有大量商大臣参与其事，自不能简单地作为周人的事来处理。历史上，武王克殷后，依然要从事大量征伐，直至周公时也要东征，西周成为一相当规模的大一统国家。中国统一应始自这一“高尚”之事，春秋战国只不过是统一事业中的一次反复，秦亦只

不过将此事进一步巩固罢了。马王堆帛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全改变了原来意思，是占卜的需要。

## 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此卦对应武王克殷后进纣宫的情境，《史记》已有详细记载，一切主要的贵族和大夫皆有出席，独欠南宫括。南宫括只是作为旁观者在下一[观]卦出席典礼，有机会冷静地反思自己的一生与文王的一生，这应是《易经》基本结构的蕴酿过程。

【初九：咸临，贞吉】

“咸”是感应、认识；“临”是降临、到临、君临天下、从上观下四个意思在历史的一刻统一起来，感觉到大事已经迫临，坚持把一切工作做好，迎来胜利的一刻。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大有]卦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是实现了天的保佑，此爻和上一爻的分别是大事进一步将到临的感觉。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和“苦”相对，在[节]卦中很清楚，最美好的时刻终于来临，但来了之后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多加留意好事下隐藏的危机，还是没有大问题的。《尚书·召诰》中有“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帷恤……”说明召公、周公等人亦有近似的观点。武王克殷后，因天下未宁，至夜不能眠，这不是“甘临，无攸利”吗？

【六四：至临，无咎】

“至”是到，事情发展至尾声之意；“无咎”反映作者对全事既兴奋其来临，又担心有意外发生的心理，亦可看到他组织安排仪式要“贞吉”和礼成后有“无咎”松一口气的心情。类似的心情在[萃]卦也有所反映。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是头脑清醒，明白事理；“大君”是代替大商大君的新任大君。这是过渡时期，往后的卦只称武王为“王”和“国君”，“宜”在《诗经》中有相合称的意思。全书只这里和[丰]卦有“宜”字，一本单纯占筮用书在这个词的使用上是不会这样少的。全句的意思是：如果要合称地成为大君，要明白形势，明白事理，更重要的是知人善任，此处总结了纣王的不明悔和任用小人带来灭亡的教训。

### 【上六：敦临，吉无咎】

“敦临”是“知临”后的正确行为，连用“知”和“敦”字，有寄望于武王的意思。作者是两朝元老，开国大功臣，武王是他的后辈。《易经》应是在武王死前一刻完成，其时正是武王有大病又刚好转之时，不是总结武王一生的评语，所以有“吉无不利”、“贞咎”、“无咎”、“吉”和“吉无咎”。“至于八月有凶”是唯一的后加语，和全卦的吉利性相互矛盾。

## 观

###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与[临]相反，[临]是周开国大典，[观]是对典礼的旁观。《史记》述武王入纣宫仪式“百夫荷军旗紧先驱，武王弟叔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大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邓奉吸水，卫康叔奉布兹，召公大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筮祝曰：……”所有贵族和大夫都出现，独欠南宮括，这可能：(1)他没有带兵伐纣，只是作为文官之首，或负责运粮后勤之类工作，(2)在[革]卦改革失败后，还未完全恢复官职，所谓“不及其君，遇其臣”，(3)在[临]卦中负责组织统筹的幕后工作，于是他们有机会总结自己一生，观察新朝之光，评价文王一生，这应是写的《易经》的初始概念。“盥”，在祭祀前洗手；“荐”将祭品奉上；“颙”是严正，以一种恭敬、严正的态度，参与这次大典。

###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观”比喻幼稚无知的观察方式，这对于不负有国家领导职责的平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负有重责的“君子”来说，看不清形势，就不能担当日后巩固新朝的责任。这反映作者在此成功的一刻，冷静思考下一步应怎样做，认为此是关乎新国家存亡的问题，这是作者的哲学观点，是整本《易经》的中心思想。

### 【六二：窥观，利女贞】

“窥”，偷看，不光明正大地去观察，是“妇人之见”，大丈夫应光明正大地观察。这种态度，刚好说明他将观察的结论——“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大胆地写进《易经》的原因。在进封宫的游行过程中，当然有大量的小童和妇女观看，作者或许由此而引起联想，再以此演变成下经和上经。

### 【六三：观我生进退】

“进”为升职；“退”为离职，被贬。回视自己一生的仕途起伏。这是“易道”和自传的结合，是作者将自传写进下经的初始概念。

###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在周初总是和文武二王或国家有关，人们从观察这次大典中可观察到新朝之光，坚定为它努力工作的决心。

###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回顾我的一生，尤其是弃商投周的决定，并没有后悔，原因写在下经三十二卦和上经十一卦中。

###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在此刻，又有谁去观察作者的一生呢？况且三千年前，难以去观察他人的一生，除非他是最大人物如周文王。周文王的一生，虽然背叛君主，但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原因已清楚写在上经十四卦中，武王克殷在二月，一年半后，八月有重病，从[观]卦至上经最后一[离]卦共十一卦，所描写的西周初事迹也应有一年以上。例如[复]卦有“以其国君，于十年不克征”反映了武王克殷

后的一些征战资料，所以《易经》写作的上限，不应距离八月太远，最后的[离]卦亦完全没有“三监之乱”的迹象，所以完书的下限也应接近武王驾崩。

## 噬嗑

### 噬嗑，亨，利用狱

这是跟着[临][观]后第一卦，克殷后立即采取严刑峻法，针对谁呢？是为了镇压顽殷。往后的“三监之乱”说明反抗确实存在，大商子民不会一下子完全臣服，[临]卦的“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包括这种危机，作为内政重臣，制定和执行刑法是不可避免的。

####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履校”是穿在脚上的刑具，“灭”是夹伤。对反抗者采取此级刑罚，是较轻的，不会造成更大的反抗。

####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睽]卦有“噬肤”是夹伤肌肤，“灭鼻”是夹伤鼻子，这是对付反抗稍为大的人的必要刑罚。

####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是坚硬的风干肉；“毒”喻味道太浓，不好吃。指用更重的刑罚对付更大的反抗者，在执行过程中，心里难受，并会损害声望，但仍未造成危机。作者原是商族人，用刑对付自己同胞，太过份时有不安感觉。周公在《尚书·多士》中反映了殷民有三番两次的叛乱，不得不用极刑对付之。

####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乾肺”比“腊肉”还要坚硬。[解]卦有“田犹三品，得黄矢”，“金矢”同样是比喻得到朝廷支持和赏赐去执行更为强硬的镇压措施，回应卦辞“亨，利用狱”，“利艰贞，吉”表示镇压是要艰辛地进行下去，才会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

####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乾肉”终于比较软一点，描写反抗过程由强烈转向平伏；“得黄金”是朝廷有物质赏赐，肯定政策执行之成绩，武王表达了对商族的南宫括之信任：“贞厉，无咎”是此工作带有危险，仍能成功执行。

【上九：何校灭耳，凶】

“灭耳”，颈上带上刑具伤了耳朵，相对于以上的刑罚，是长期拘禁，大量地将反抗者带上枷锁，监禁起来。他反对一些人将刑罚作为报复，不是为了稳定局面而镇压，而是为了镇压而镇压，使反抗无日无之。刑罚要配合怀柔政策，刑罚要随殷人反抗的变化而变化。《尚书·康诰》有“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时乃不可杀”说明周公也有类似的对一时之念的犯罪者，既罚过了，不应杀的思想，南宫括是前辈，周公极可能沿用了南宫括的刑罚思想，还说到“师兹殷罚有伦”，要采用商朝合理的刑法制度。南宫括由商朝带来了成熟的刑法，周族短短的历史，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和土壤发展出成熟的刑法。

## 贲

###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卦和〔噬嗑〕卦相反，是丰富的物质收获，是喜悦的。史书有说：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光是佩玉就多至十几万件。作为财政管理大臣要负责分配战利品，批评一些人夺略太多，沉醉于胜利之中而败坏纪律。总的来说，此项工作还能顺利执行。“亨，小利有攸往”说形势可加以利用，针对“九三：永贞吉”。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是装饰；“徒”是步行；“车”是真实的车。描写有些人因夸耀脚的装饰，放弃乘车，徒步而行。

【六二：贲其须】

“须”，在下腭的须。

【九三：贲如，皤如，永贞吉】



“濡如”，像浸在恩泽中；“永贞”和其它“永贞”一样，是表示忠贞的意思。由文武二王带来的恩泽，应化作忠贞，对巩固周朝有良好的作用。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如老人头上斑白色；“翰如”，像飞鸟一样。装饰得全身光亮发白，骑着白亮的马到处飞奔，必然招引坏人到来要求分享。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丘园”是山丘林园；“戔戔”是轻盈；“束帛”是穿着华丽的布帛。连山丘林园也装饰起来，穿着华丽的衣服到处行走，会令亡国的殷民加深亡国的不安，失却对所谓解放者周人的信任。为什么又“终吉”呢？因为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殷民，解除了“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之“凶”。

【上九：白贲，无咎】

“白”代表朴素，和“皤如”般发亮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不会加深殷周矛盾。

这是周人享受胜利的历史现实，作者认为可提高周人的向心力，如果不明白此点，则很难明白作者为什么不如书中其它地方一样，大力批评浪费的行为。

## 剥

### 剥，不利有攸往

作者会在一对相反的卦后，写另一没有承接关系的卦；而[贲]卦与[剥]卦却是紧密承接的。“剥”是周人纪律作风因浸淫在战利品之中而败坏。这对治理国家当然“不利有攸往”，卦辞是如此简单直接地说明问题。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足”是床脚，比喻腐蚀的开始；“蔑”是轻视。腐蚀开始时，轻视它，会很危险。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是床板以下的地方，腐蚀进一步发展，如仍轻视它，危机加深。

【六三：剥之，无咎】

和前两爻不同的是没有“蔑”，全书亦只有以上两处“蔑”，表示不正视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剥之”是指腐蚀这种由胜利自然带来的事，如不轻视它，小心处理，原应是“无咎”的。

【六四：剥床以肤，凶】

“肤”就是人之皮肤。因没有在问题之初去正视它，侵蚀已发展到对人们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地步。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是鱼儿在水浸成塘时，连串地游来游去；“宫人”是后宫嫔妃。商朝已有宫人，文王期没有提到“宫人”。武王君临天下，“宫人”出现了。这时描写水浸发展的现象，说鱼儿连贯地像后宫妃嫔一样，走到王之身边，并得到宠爱，非常有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宫人”比喻小人，武王就是小人的保证者，不会这样写，而且不会以“无不利”评价之。水灾之时，王却在后宫作乐，这只能是对商纣的描写，作者在书中也避免具体地描写纣王的生活，所以“鱼”和“宫人”比喻君子得到武王的保证支持，以改变局势，所以“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大果；“不食”，得以保存；“舆”是用车比喻官员组织之运行，“舆”比喻被侵蚀了的旧事物躯壳，躯壳虽被侵蚀掉，骨干的官员组织得以保存。最后两爻为[复]卦写下伏线，[复]卦反过来支持了这两爻的解释，其它的解释会孤立了卦爻辞的关系。

## 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和[剥]从字面上到内容上都是相反相承的。“疾”是损

失，“朋”是国家之朋，指友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和“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等，是用周人首创的“四分月”以七天左右为一个周期。卦辞的意思是：恢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和外族交往不会受到损失，恢复就像自然周期一样，恢复了正常的治理后就可施行好的政策。“利有攸往”和[剥]卦的卦辞完全相反，又完全对称，在其它地方实在难见。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无咎】

“不远”是剥落不至发展到极端，是“硕果不食”，“祇”是大。不是所有坏事都可以恢复的，条件是不远复。[剥]只不过是周朝早期的败坏事件，所以“既忧之，无咎”，而且恢复后还可重新开创另一事业，坏事变成好事。

【六二：休复，吉】

[否]卦有“休否”，和否对立，“休”有休止的意思，这里的“休”却和“频”相对，有休息生养之意。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和“休”相反，反映恢复之工作很繁忙，其中必然会有麻烦的地方，结果还是顺利完成。

【六四：中行独复】

只有[泰]、[益]和[复]三卦有“中行”，可见没有“中庸”、“中道”的意思，针对“贲”和“剥”的浪费，应以“中行”——恰当支出和收入的理财方针，作为主要的恢复工作。

【六五：敦复，无悔】

“敦”和“迷”相反，不迷失方向地恢复局面，才不会引致后悔的结局。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眚”是眼疾，视野不清，克殷后武王还要“征九十九国”，天下还未宁。如果恢复工作迷失了方向，会直接影响平定天下的大业。为什么“迷复”写得比“剥”严重这么多呢？首先从哲理来看，

“剥”好像患感冒一样，不太可怕，只要小心处理，很快可以痊愈；而“复”就像医生治病，如用错药，小病也可做成生命危险。以历史事实来说，[复]卦关系到对大商的治理，关系到战争后全局的恢复。南宫括在协助武王得天下后，还做了对巩固周朝非常关键性的工作。在后面六卦中见到，最难解决的，是治理商朝臣民的问题，如处理得不好，整个伐纣成果付之东流。历史上，西周初的十多年，商朝臣民问题，确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下一[无妄]卦中有“元亨，利贞”，作者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作者一生中最后的奉献，对“迷复”的后果写得非常严重。此外还要针对反对者。以后的六卦可看到“中行独复”的具体内容。

## 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有利有攸往**

[无妄]虽是接着[复]卦，却是战后治理六卦的大纲。凡是有关系一件大事之前的一卦，常有“元亨，利贞”四字，“其匪”是政敌或政策的反对者。因他们没有远大的目光，看不到此事关系重大，阻碍政策的执行。虽然“元亨，利贞”，却“不利有攸往”，甚至将作者迫进“坎”的困境，南宫括是旧商仕人，在周族面前主张任用商朝旧臣，将胜利品、财库去养育救济战败者殷民，必然会受到非议。“其匪正有眚”呼应上一卦最后一爻的“迷复，凶，有灾眚”。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是没有妄动，计划周详，往前走应是成功的。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余，则利有攸往】

“菑”是对田一年一小整治；“畲”是三岁一大整治；“利有攸往”和卦辞相反，表示如不负责执行这次任务，就不会处于“坎”的困境。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有人偷走了系在村邑旁的牛，令邑人蒙受被怀疑之灾，此之

谓无妄之灾，反映了“习坎”之困境是意外地受别人所牵累。

#### 【六四：可贞，无咎】

虽然受人牵累，但此政策事关重大，应该不计得失地执行下去，所受的损失也算不了什么。事实上，从[坎]卦的困境，很快就过渡到有大成就的[离]卦。

####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疾”比喻损失，“喜”是恢复。这损失不是因妄为所致，不用服药也会痊愈的。一方面有波浪起伏的原理，另一方面，南宫括的辈份相当高，不会这么容易影响他的地位。

####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和卦辞不同的是没有“其匪”。“行有眚”说，假如自己受压力也迷失了方向，将会一事无成。

## 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卦和[无妄]卦并无内容上相反的地方，因[无妄]卦是以下几卦的大纲。[小畜]卦是处理周族内部的属下问题，[大畜]卦是周人得天下之后，任用商朝遗臣的问题，必要“利贞”。“家”是周宗族，是“开国承家”的“家”。作者主张“不家食吉”原因是：如果周人独自沉迷于胜利成果之中，商饥民极可能会“舍尔灵龟”攻击征服者周族，因此必须处理好商朝臣民问题。作者的意见获得朝廷支持，于是可“利涉大川”。历史上，周朝将问题处理得很好，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大量商朝遗臣“多士”的问题。

#### 【初九：有厉，利已】

“有厉”明白工作会有一定危险，收留任用商朝遗臣，虽然冒着一定的危险，但对巩固周人的天下有长远利益。《尚书·多士》篇中反映了周朝的确认认真地处理好任用商旧臣（多士）的问题。

#### 【九二：舆说辐】

[小畜]卦亦有“舆说”，表示两卦除字面上的关系外还有内

容上的关系,用车子快要脱离车子来比喻政府的组织运行将会产生问题,由下一爻的“良马逐”看到,这是流亡大量商朝人才所致。

### 【九三:良马逐 利艰贞 曰闲舆卫 利有攸往】

“良马”和“闲舆卫”的区别是前者以武将为主,前者以说客为主,都是借用手。这项工作需要在甚细致地去做,所以“利艰贞”。“逐”是追才肯失的商朝人才;“闲”是学习;“卫”是保卫。“曰闲舆卫”是学一保证好这新的政府机构——“舆”,收集人才后要重新学习组织运转这新型的机构,有利于周朝未来的发展,“利有攸往”也。

### 【九四:童 牛 元吉 有孚 侏 离 吉 无咎 有孚 攸 往 吉】

“牯”是装于牛角上的横木,以避免伤人。牛常用作比喻事务助手,“牯牛”是完全没有伤害性的商朝文官,小心翼翼的开始是政策成功一半。

### 【六五:豶豕之牙 吉】

“豶豕”是去势之猪,是已被驯服的野猪,比喻那已经臣服于周朝的旧商军队武将;“吉”是他们可助周人平服天下。出王铜器有记述“殷八师”受王命助周军队伐东夷,连商朝的军队也臣服,周朝的江山大可定也。

### 【上九:何天之衢 亨】

“衢”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天”是天命的天,“何”是荷。负荷像负着天意,站在被天安排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自然很亨通,他自己也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感觉,只是用了较为简洁的词句。

## 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卦紧接[大畜]卦,救济商饥民,令商朝遗臣更加安心地工作。“贞吉”和“利贞”的区别是短期内已见效果。“观”如观卦

的“观”，有观察分析之意。“自求口实”使其最终能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无止境地救济下去。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是占卜的用具，商人的习俗；“尔”是的殷民；“我”是周人；“朵颐”是吃得口涨的样子，当亡国的殷民用占卜来麻醉自己时，周人还可安睡。但当他们饿得发慌，又看见那吃得脑满肠肥的征服者，危机便会产生，《尚书·康诰》篇有“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同样认识到宽容地对待亡国的殷民，使其能自立的意义。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颐”是养，供养，通常是在下者供养在上者，被征服者供养征服者；“颠颐”就是倒转过来，是违反经常的做法，“拂经”也；“丘”，人群堆积得像山丘一样，[涣]卦有“涣有丘”，亦用“丘”比喻“人山人海”，这里非常形象地描写了等待救济的殷民如人山；“征凶”，此时对反对者反攻不是时候，应先把救济工作默默地做好。以南宫括的背景和地位，应是政策的主张者和执行者。有一些周贵族反对此事，暂时不能予以反击。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颠颐”也是一种特殊的“颐”，而“拂颐”和这个“颐”完全相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贞凶”是说假如坚持反对意见，会后患无穷；“十年勿用”，具体地回应“迷复，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因为此卦是具体地描写战后遗留下来“复”的工作。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这里的“颠颐吉”说明了那只是方式不同的“颐”，因形势需要，应该好好地实行，后三句进一步形象地描写了等待救济的饥民心急之情。因为他们文化程度较周人为高，还是较能守规矩，南宫括对场面控制亦出色，没有混乱，“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如[六二]爻的“拂经”，因违反了周人眼中的习惯，只可默默

地实干，暂不可有其它大动作。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这里是说：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救济命令，渡过了危机并且带来好的成果。此时可进一步施行下一阶段的政策——[大过]卦，进一步发挥商朝旧臣的功能。全卦的时序性清晰可见。

## 大过

大过，栋桡，利用攸往，亨

[大过]和[颐]卦不同，[颐]针对商民，[大过]针对商臣。“栋桡”是建房子时，树立的直柱因承受压力而弯曲。[大过]卦用建房子时所冒的危险比喻大量为商旧臣安排官职时所引起的危机。[小过]卦用飞鸟到地上猎食所冒的险比喻自己寻求升职所冒的险。两卦都是危险和机会，今天所谓危机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是不用桌子，将祭品放在铺了清洁白茅草的地上，用低调而恭敬的态度处理此事。一方面表示了恭敬，另一方面也许对周族表示忠诚，避免引来非议。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杨”是杨树，“稊”是老根长出新芽，“女妻”是少妻。老夫娶少妻是常见的事。但[九五]爻又重复老妻得壮男，这不是常见的事。从两句的重复中可见到，不是生活现象的写照，而是比喻原来无生气的商朝遗臣，因南宫括的主张而重获生机，所以“无不利”。《尚书·多士》篇说到：只要他们不造反，还是会安排他们工作的。

【九三：栋桡，凶】

回应卦辞，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亦是最危险时刻。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房子终于建立起来了。“它吝”与其它地方的“吝”不同之处是，声誉受损是由其它人引起，是由不明事理的反对者做成，所



谓“无妄之灾”，“其匪正有眚”。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士夫”是壮男，指另一类旧臣也获得生气，或许因为素质不同，所以工作中规中矩，“无咎无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涉”是涉大川的涉。在涉大川时，受没顶之灾，形势险恶，最后仍能化险为夷。带出下一[坎]卦的有惊无险情况。

## 习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卦接[大过]卦，是政策有人反对使他陷入困境。南宫括虽是两朝元老，始终不是周贵族。“三监之乱”说明王亲国戚仍有强大的能量。“有孚，维心亨”反映南宫括还是有威望的，所以能心里通畅，光明正大地实行政策。“行不尚”相对陷入困境，行为仍然是高尚的。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坎”是陷穴，“窞”是陷阱中的陷阱，“习坎”是重复地经历困境。[坤]卦中有“不习”，是初到的意思。这是作者一生中最后的两卦，他已多次经习人生起伏，这次全不觉特别。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身处险境，只求逐步的改善，不求立刻脱险，这是经验丰富所致。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陷入深之又深，险之又险的处境，不要随便作出反应。如“潜龙勿用”中的“勿用”，多做观察，捕捉时机脱险。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是酒器；“簋”是装谷物的竹盘；“贰”即二；“缶”是朴素的瓦器；“约”是俭约；“牖”是向上开之窗，犹如囚室之天窗。[损]卦亦有“二簋可用享”，可见前几句是指朴素的祭祀，和[大

过[卦]的“藉用白茅”类似“纳约自牖”是像囚犯一样，从天窗接受食物。“终无咎”是因为历险经验丰富，用了几下熟练手法，就脱险了。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水浸至顶；“祗”，大。危机还不至于没顶，大势亦已基本平伏，没有大损害。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从棘，三岁不得，凶】

“系”是缚，“徽”是三股扭成的绳，“纆”是两股扭成的绳。用几条大绳束缚起来，并放置在荆棘丛中，三年走不出来，也就完了。从爻的发展方向来看，[九五]爻已经实现脱险。此爻和不少其它的第六爻一样，是事后的假如语：说如不能及时脱险，危机可会不断恶化。下一[离]卦清楚表明，情况已是变化了，相对于下经的漫长困境，[坎]卦只是一时受非议而已。

## 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卦明显地是[坎]卦的相反。“利贞”是此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亨”是实行得很顺利，“畜牝牛”用家畜比喻部下，“牝牛”是温驯的母牛，任用商旧臣像收养温驯的母牛一样。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错然”形容步伐混乱的商朝遗臣来投者，只有那些失去家园，失去上司的商朝官员，见到周人救济殷民，任用商大臣，于是拖着狼狈的步伐来投靠。“敬之”和[需]卦的“敬之”一样，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和任用，使之安心下来，不会产生混乱。

【六二：黄离，元吉】

对称于[坤]卦的“黄裳，元吉”。一类来投者有如箕子那样的才能，是能开创事业的得力助手。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是日西歪；“耋”是七八十岁老人；“嗟”是怨恨。形容一

些暮气沉沉的商朝归附者，若不用打鼓般强烈的教育方式来激励他们，则会慢慢地像老人一样地令人嗟叹，败坏朝政。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如其来”是毫不知其背景的投机者，作者不能“敬之”，不能“鼓缶”，不能用相应的措施来教育他们，只能用“焚如”，“死如”和“弃如”去驱逐他们。作者的用人原则是不“比之匪人”，“不宁方来，后夫凶”，“系小子，失丈夫”，“女壮，勿用取女”，“包有鱼，无咎，不利宾”，“王用三驱，失前禽”等。和下经相比，南宫括已时至高位，大可用强硬手段驱逐投机者。是自传中权力越来越大的证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涕沱”即滂沱流泪；“戚嗟若”，满怀创伤怨恨。这类来者反映出：①容易露心声和温驯，②受了商纣的残害，③对商纣没有愚忠，④肯承认错误，⑤低姿态地臣服周朝，等等，是典型的“牝牛”之一。“吉”说明可任用而会受益。反观“敬之”当然是任用，而不是敬而远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有嘉”，胜利后的庆功；“折首”，斩获其首领；“获匪其丑”，捕获其同类和随从；“无咎”，战事没有大损失。周武王克殷后，天下未宁，仍要进行征战。南宫括在西周建立后仍然对周朝做出重大的贡献，他便是以此最后功绩来结束《易经》，结束其一生。这一句亦有用真实的成果来回答那些反对者“迷复…十年不克征”，“拂颐，十年勿用”。救济殷民，任用商臣，是他临去世前，回答叛商投周决定的质问。《尚书·召诰》有“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等人亦沿用南宫括任用[殷御事]的政策，并提醒周成王要注意殷周官员间的融洽关系。中国能达到长期的和平统一，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 咸

###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是下经的第一卦，和[离]卦完全没有直接的相反相承关系。他出道以来第一件事便是交友。他的故乡应是商边区的一个附属国，不会是殷都，否则在投奔周区时“遇主于巷”不会“无咎”的；其地可能较接近周区，因为带着全家坐牛车不能走得太远，[睽]卦的“见舆曳，其牛掣”。在[睽]卦之前的[家人]卦有“妇子”，可见他已有妻子，在投周后的[困]卦，亦有“入其宫，不见其妻，凶”，在[旅]卦中“丧童仆”时表示“我心有快”，之前完全没有丧妻的描写，所以他是带有家人前往周。这次投奔完全因[明夷]卦的主人“不明晦”，在[睽]卦中暗示曾受了刑；“其人天且劓”，“厥宗噬肤，往何咎”。到周的第一卦[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对应[坤]卦的朋友。“亨”是交友前期很顺利，得到不少朋友，“利贞”指要坚持交友之道，“取女吉”的方针是交单纯的朋友。爻辞中的“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反映此卦不是夫妻之道。卦中还有不少关于身体各部位，如果不是比喻，就写得大过份了。试看《诗经》描写男女之情是多么含蓄和优美。

#### 【初六：咸其拇】

“咸”是感觉，认识，和“咸临”的“咸”近意；“拇”是大脚趾，比喻认识的开始。

####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是腿肚，行动最大的地方；“凶”，被朋友妄动行为所伤害；“居吉”，回避一下自会安全。这些人的品格，和那[明夷]卦的主人相类似，那主人又是个小商纣的写照。

####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比喻跟着别人后面转。[艮]卦有“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这里是说跟着别人不合理的意见去做，丧失了声誉。

####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从下经的第一卦可看到，在上经不出现的[悔亡]出现在作为自传的下经。因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形势马上改变，以前“执其随，往吝”的不安，很快就平伏了，声誉提高了，交际频繁。“朋从尔思”，得到其它朋友的认同，这是较好的朋友，是“取女吉”的“女”。

###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是背面。[艮]卦的“艮其背，不获其身”是从背部去阻止人，不成。这里比喻从其人的后方观察他的德行，不会受其行动所伤害。

### 【上六：咸其辅，颊，舌】

从对方的说话器官，即说话去认识他人思想性格。

## 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和[咸]内容上相反，正所谓由认识到了解，从了解到分开。“亨”形容断交之事得以顺利进行，与这权势大的“朋友”决断而“无咎”，不为其人所束缚，可自由干自己的事。

###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是深入。与这样的人关系发展得太深，只会带来麻烦，一点好处也没有，暗示应作出断交的决定。

### 【九二：悔亡】

下经的第二卦又出现“悔亡”，是说已作了断交的决定，平伏了“浚恒”中的不安。

###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孔子引用过这句话，那是在另一个场合中的应用，是说不能维持德行，会蒙羞之类。在原著中的“德”字有中性的意思，是某人行为所种下的结果。[讼]卦的“食旧德”指周文王在周邑早期的工作成果，[益]卦的“有孚惠我德”是我的工作成果为我带来好的声望。全书只有四个“德”字，还不是道德的范畴。“恒其德，

贞，妇人吉，夫子凶”说明对这种德行没有附和的必要，于是要从“不恒其德”和“或承之羞”中作出选择。如选后者，便要承担同流合污所带来的声誉受损。

#### 【九四：田无禽】

事实上，他是作了“不恒其德”的选择，与其疏离，暂时不期望有什么政治收获。

####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继续保持恒久关系，对于无远大志向的人或有好处，对于胸怀大志的大丈夫，是自毁前途。

#### 【上九：振恒，凶】

破坏交情、断交，对那位达官贵人是一种侮辱，可能对自己不利。暂时的不利也不取“包承”和“包羞”，同流合污。全书只有两处“承”和“羞”，是极低的贬词。

[咸]，[恒]两卦的八个“其”字，可能有其人，似是商区中的达官贵人或小贵族。[艮]卦中连用了十二个“其”字，其人就是周文王。

## 遁

### 遁·亨·小利贞

[遁]是继[恒]而来。“振恒”后是退避，退隐，没有出现“振恒，凶”的忧虑。决定是正确的，又不是什么大事业，所以“小利贞”。

####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尾”是接近完成又未完成的时候，仍有一点危险。与之断交的人很有势力，因结交亦是一种政治交际。不要随便行动，之后自能回复结交前的自由。

####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如[革]卦的“巩用黄牛之革”，关于退隐之事要十分谨慎地进行；“说”是脱，“莫之胜说”承接前句。说保证不会有“舆说辐”

那样的意外。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维系或依附着断交而来的事；“疾厉”，较严重的损失；“畜臣妾，吉”，正要重新招收助手，补充“疾厉”中流失的手下。作者是畜牧业商人家庭出身，对畜牲特性非常熟识，可自然以此作出各种比喻。如在[艮]卦用从各部位制止牲畜走动来比喻几种劝止文王的方法。此外，家庭也应富有才有学文化的机会，亦可以随时收养助手。“吉”，肯定对付出资财收养助手的投资。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除[既济]卦外，往后的四个小人，全和君子直接对立，是作者的反对者。完美成功的退隐，对那小人来说，是坏事。“小人”可能指那“达官贵人”及其朋友。

【九五：嘉遁，贞吉】

值得庆祝的断交，对日后的前途，立刻见到好处，为下一卦[大壮]。

【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呼应“畜臣妾”和[大壮]卦。断交后自由建立自己的势力，从中看不到任何不利的地方。“无不利”是强调所做的决定完全正确。

## 大壮

大壮，利贞

[大壮]和[遁]卦不但相反，而且明显有承接关系，后者是退隐，前者是大展鸿图。[大壮]卦亦是后面四卦的小提纲。爻辞重重覆覆，似在说明一个突而其来的权力，没有什么好处的道理。[大壮]表面上如[晋]卦那样取得权力，实质上暗藏着[明夷]卦的创伤。自传区域中的三个小纲卦：[无妄]、[大壮]和[井]卦，分别是三次政治大风浪的综述。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比喻事情的开始；“征凶”，初有权力时，不宜对政敌进行征伐，应利用来巩固已取得的一点声誉。“壮于趾”对应着[晋]卦的“晋如”；“征凶”对应“愁如”；“有孚”对应着“众允”。

【九二：贞吉】

干下去，往前有收获。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在《诗经》中常解作无，在《易传·系辞下》中解作纲。小人如[上九]爻所说，依仗权势横行，君子则相反，依靠如纲那样自然的声望来推行工作，尤如[比]卦的“王用三驱”纲开一面的方法。“羝羊”是公羊；“藩”是篱；“羸”是羊角被挂着。后三句是小人用壮或指在作者出道之初，未有足够经验时的结果，亦有可能陷进这如[明夷]卦般的困境。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经历了“羸其角”的困境后，经反醒，在新的工作中得到成绩，悔懊随之消失。后两句明显地有总结了经验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的味道。[大壮]卦除用词重复外，事情变化呈跳跃状，倾向综述性而不是具体过程的描写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羊”比喻突如其来的权力，也许包括一些鲁莽的手下，于仕途变化中失去，不值得可惜。[旅]卦有“丧牛于易，凶”。“牛”代表勤奋的事务助手，是赖以实行一切工作的基石，在政治变易中丧失了，非常可惜。此“易”字，是《易经》名称的由来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此句有“艰则吉”，并且是小型大纲卦，不似是假如说，而是在[明夷]卦中的困境。“艰则吉”表示经过艰苦努力，迎来新局面。“艰”可能是关于投奔周岐的艰苦决定和艰苦路程。



## 晋

###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由[咸]至[睽]八卦，是作者在家乡的经历。“康侯”是卫康叔，周文王幼子，周公之弟，已有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卦辞是康叔在文王期被封于周岐山附近康地的故事，用以形容作者自己晋升时的丰富收获。“锡”是赐，“马”比喻“人马”，“昼日三接”形容受赏赐之多。周公在三监之乱后封康叔于卫，自此人们便称为卫侯或卫康侯。旧称呼的康侯不再用，因卫地比康地更大，是商朝旧地。南宫括对封卫一事当然未能预知，所以仍用康侯旧称；说明《易经》写在康叔被封于卫之前。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升官；“摧”，挫败摧残；“罔”，用纲一样自然地捕捉政治收获。升官实际上是一种摧残挫败，在[明夷]卦中有详细叙述，这次升官最终是一次灾难。前期工作会带来一定的收获，用顺其自然的方法争取声望，因晋升得到丰富的赏赐并没有造成麻烦。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晋升反而带来忧愁，因为有人在猜忌，仍坚持把工作做好改变了局面。“介”是宗族内人为界定的福分，和天赐的福祉相对。后面两句似是用康侯受其王母的福荫比喻自己受晋升不是自己努力一步一步争取得来。南宫括辈份比康叔高两辈，用此作比喻毫不奇怪。

【六三：众允，悔亡】

“允”，得到认同。“众允”说明之前的确有人在非议，经“罔孚”“贞吉”后“愁如”的心情平伏了下来。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是专偷吃粮食的老鼠。“众允”之外，仍然有人认为他的晋升是像偷吃奉禄的老鼠一样，形势又有点严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只要不理睬闲言中的得失，自会心安理得，往前远会有一些收获，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由晋升带来的不安经努力后解决了，有一段较顺利的光阴。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因[大壮]卦的“角”已代表了有杀伤力的权势，所以“角”不直接解为事情的顶点，只不过有点相关罢了。晋升一事终于到达由权势招致的困局：主人升他官职原来是为了要他进行征伐。“南狩”，一次纯掠夺性的军事行动，在[明夷]卦的“南狩”中，有危险，幸好化险为夷。可是在这主人下面干下去，声誉将尽毁。最后一爻辞，是下一[明夷]卦的预告，如果不是这样，[明夷]的“南狩”就不能和“伐邑”连系得上，“得其大首”自不可解为得该“邑”的首领了。

## 明夷

### 明夷，利艰贞

“明夷”，光明正大的受伤，吃力不讨好的伐邑行动。“利艰贞”回应[大壮]卦最后一句“艰则吉”。“利艰贞”，因为不能回避行动，要艰苦地执行，从中才看清主人的面目。[明夷]卦和[晋]卦是受伤与升职的相反变化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是光明正大，而不是以伤作为不彻底进攻的藉口，“明夷于飞”比喻开始出征；“垂其翼”表现“君子于行”的心情，因作者不同意“明夷于南狩”的纯掠夺行动，将被征服者当作猎物；“三日不食，有攸往”，描写了出征的粮草不继，非常艰难，仍努力完成行动；“主人有言”是不满作者进攻不够狠快，夺略不够彻底之类。从[六四]爻的“于出门庭”而不是“王庭”，从作战规模之小，从“狩”的性质，及不需要“王锡命”，可知这主人可能是商边

区的奴隶主，大商的属国中的一个小商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明夷”，光明的受伤行动；“夷于左股”，左股受了伤；“用拯马壮”，由得力的武将救回；“吉”不幸中之大幸。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和[升]卦的“南征”相反，“南狩”对被征伐者当作狩猎对象，是作者所反对的。[蒙]卦曾表露出“不利为寇，利御寇”的思想。把“狩猎”行动削弱为“得其大首”，捕捉了大首领便结束了战事，并因为受了伤而不可带伤再进攻，亦运用了[师]卦的“田有禽，利执言”的适可而止的战略方针。[离]卦的“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是周建国初期，实力强大，足可以在“折获其首”外，还捕获其随从，镇压不愿意统一于周朝的人。[明夷]卦中的主人，不满意的是作者没有“获其丑”，收获太少。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这三句是非常对称的：“入于”相对“于出”，“左腹”相对于“门庭”是回到主人的议政地方，并且暂时得到主人的称赞，“获明夷之心”也。这是“初登于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的故事是著名的，他因不愿执行商纣的命令而装疯。作者面对这主人，要再回避命令，只有学箕子那样，“利贞”指回避命令虽暂时蒙受压力，于长远来说是有意义、值得坚持的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晦”和“明”是相反，昏庸不明理。主人不明事理，只知夺掠，并且不满意作者作战不彻底，掠夺土地不多，掠夺奴隶不多，遂令作者“后入于地”。从后面的[睽]卦“其人天且劓”，“厥宗噬肤”中看到，他可能还受了刑。这是他弃商投奔周文王的原因之

# 家人

## 家人，利女贞

在[明夷]卦之后，似是回家养伤，主要是像箕子那样回避任务，甚至可能在“后入于地”的争论中被罚，受了刑，回家中休养。“利女贞”如同[屯]卦的“女子贞不字”那样坚贞不顺从。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可解为空闲，亦可解为阻拦，防御。从前文看应是后者，从下文看却似是前者，在没有大区别下，两者可有点相关。“悔亡”，在家中，“后入于地”的悔懊消失了。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是前进，追逐；“中馈”是家中负责饮食的妻子。不在外追逐政治利益，在家中享受妻子的服侍，得短暂欢乐。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是冷淡淡；“嘻嘻”是大笑嘈吵。失势回家受到家人现实的冷淡对待。由厉至吉，是一家之主处理后的结果。妻子的嘲笑，最终令其声誉受损。

【六四：富家，大吉】

只有在家庭富贵时，家人才会守规矩。以当时的形势，决不会突然地“富家大吉”的，那应是对日后富家的补述。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后三爻都是作者对日后成功的“齐家”的补述，同时放进[家人]卦中，不作另述而已。如此不依时间顺序，六十四卦只此一卦。将书中四处“王假”统一为王亲自来到，亲自处事，“王假有家”就是周文王亲自到访。南宫括是所谓四友之一，从这里看到，他们在君臣关系外的确还有朋友关系。开国前的君臣关系这么亲切，也很自然。只是人们不承认《易经》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于是不能接受王亲自到访的情况，硬是将此一“王假”和其它三处分开，另作特别解释。

###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在家中仍要保持声誉和威严，才会吉祥。看来《易经》是最早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始概念。这也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古代士人的认识。

## 睽

### 睽，小事吉

[睽]和[家人]卦相反，是离开故乡。[小过]卦有“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指不要铺张地进行，从爻辞可见，这是离故乡投奔周邦路途中的遭遇和感想。

###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下经的头八卦，已有七个上经完全没有的“悔亡”，反映在家乡多次的心情波动，非常不愉快的经历。[震]卦和[既济]卦都有“勿逐，七日得”，意谓暂时的损失不要强行追讨，随着“易理”，自可重新得回，在故乡失去的到周可完全得回。“马”如作者自称“牝马”一样，是属下的统称；“恶人”是[上九]爻的“见载鬼一车”。

###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主”是[明夷]卦的主人；“于巷”反映起程迁徙之始，在城邑的巷中。此时遇见主人而“无咎”，因主人不反对他出走。如果是在商都，被发觉出走，可被全家斩首。在商边区，主人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很自然的。《尚书·召诰》中提到殷民带妻子出逃国境，被纣王禁止。显然，作者的投奔和史书记载的商朝大夫的狼狈投奔有所不同，在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他大可乘牛车带全家出走，这亦不会走得太远，所以他故乡应是邻近周区的地方。

### 【九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两个“其”字如果是指其它人，就显得毫无意思，应是作者自己，况且有“无初有终”一句；“舆”代表属下组织的运作；“曳”是有人从后面牵制着自己的车子；“牛”比喻事务助手；“天”是头上；额上被刺字“劓”，削去鼻子。在出走的路上，见到车子被人从后

面拖累着，牛也被牵制，本人亦受到刺额削鼻般的刑罚，一切都是“无初”的结果。以上所述，似是路上因触境而生情，联想到在故乡的不快事，也就是[坤]卦的“先迷”。“有终”相应“后得主”。“见舆曳，其牛掣”都不太似现实描写，“其人天且劓”亦不会全是真实。因刺了额就是沦为奴隶，不太可能以奴隶身份投奔周文王，并且受到重用。看来是近似的遭遇，被夸张了。用意是比喻在那主人下，自己的助手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并且在与主人争论中受了刑罚。在后面的[困]卦中，又有“劓刖”，如果他已经没有了鼻子，根本不会再有此忧虑了。

####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离家乡所带来的孤独感；“元夫”，大夫；“交孚”，拿出心里话来交谈。作者惜字如金的风格决定了此不是偶然无关的小事记述。见到一身份地位相称的大夫，而诚心交谈的必是有关周文王征集人才之事，所以有“厉”，安然到达周邦就是“无咎”。

####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是其，“宗”是宗族，“噬肤”是夹伤其肌肤。受到自己宗族的人所伤害，于是决定前去，那有什么不妥呢？明显是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睽孤”的心情在作了决定后，反而安静下来。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媾婚，往遇雨则吉】

“豕”是野猪，常用以比喻凶悍的流氓之类；“负涂”是背上涂上污泥；“载鬼一车”是指这些人乘着一车；“张之弧”拉弓欲射之；“说之弧”，放松了弓，原来是一些要求加入其组织的流寇。作者当然志不在此，借大雨回避了他们的要求。

## 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接[睽]而来卦，记述初到周邦早期的艰苦工作情况。全

书没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和北，“西南”和“东北”是有所指的专用词。“西南”是在西南面的周，“东北”是在东北面的大商。对应于[坤]卦的“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既济]卦“东邻杀牛，不如西之禴祭”亦是殷周关系比较。“东邻”“西邻”是东北邻西南邻的简称。自下经以来，除[家人]卦追述性的“王假有家”外，在[解]卦和[益]卦共有三个“公”出现。直至[萃]卦才正式有“王”出现，所以作者到周后应先见“公”而后见“王”，卦辞的“利见大人”的“大人”就是“公”，号叔是也。“大人”在上经是商王，卦中主角“君子”的上级。下经的“大人”，先是“公”，后是“王”，也是主角“君子”的上级。“贞吉”，初到周的工作是艰苦的，但很快会有成果。

#### 【初六：往蹇来誉】

“蹇”是跛脚，本卦有四处“往蹇来”，和[泰][否]二卦的“往来”一样，是付出和回报；“誉”和“有孚”有不同之处，“誉”是除得到下级众人的信任外，还得到上级和同事的称赞。艰苦地工作带来好的赞誉。

####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表明已成为周文王的臣子，在商区的八卦没有出现，显示出周文王广招贤士的政策，主要招揽商朝的来者，以补周族人才之不足。“匪躬之故”，非由于自己才能有问题引来的艰难，暗示有小人不正确执行招纳贤士的工作。南宫括或因不是大商朝廷的来者，初到周时被安排到某个贵族大臣下工作。

#### 【九三：往蹇来反】

“反”是和商区的遭遇相反，渐渐和初来时的困境相反。

#### 【六四：往蹇来连】

“连”是志同道合之士。

#### 【九五：大蹇朋来】

工作越艰苦，越能换来朋友的认同。是“西南得朋”的初步实现，可指号叔、散宜生、闳夭、大颠和周文王等更多的朋友，所谓

文王四友，不单是和文王单向的朋友关系，而应包括五人之间的多向关系。

【上六：往蹇来硕，利见大人】

“硕”是硕果，艰苦卓越地工作换来的丰硕成果。有了工作成绩自可见“大人”了。回应卦辞的“利见大人”。亦是下一卦得到[解]。至此，我们不会再怀疑卦辞和爻辞是出于一人之手。

##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和“蹇”在字面和内容上都是相反的。“解”也是“蹇”的努力成果，此卦的主要事件是“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对应[坤]卦的“不习无不利”。“不习”带来一点“蹇”，“无不利”除“来誉”、“来反”、“来连”等收获外，主要还是很快就得到“公”的解救。所以他“无所往”。“其来复吉”，此来恢复了在故乡的一切损失。“有攸往，夙吉”，在这里可自由施行政治主张，得到如早晨般的好开始。整个卦辞都是用事肯定了[睽]卦的抉择。“无所往”，“复吉”，“夙吉”都是全书唯一的用词，反映了作者的高涨心情，对来周邦是极为肯定的。如果是占筮用书，这么好的占辞为什么不在其它地方出现呢？

【初六：无咎】

在到“解”之前，还是安然的。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在工作中立了功，得到赏赐，往前走有利。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是背负；“乘”是用车载；“寇”代表一些想分享成果的人。得到太多赏赐会招致别人的猜忌。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比喻解的开始。朋友到来，声誉也到来。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进一步解除困境，形势好转。“有孚于小人”是连不同政见者也尊重他，亦是先前对他不服的周族人都服了，如[晋]卦的“众允”。周族人早期文化低，作者用曾用“蒙”形容他们，这里的“小人”是“蒙”的一部分。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是恶鸟，“墉”是墙。单是将“解”和“射隼”连系起来，已看出这不是贵族打猎的真实记录，而是比喻号叔为他清除压制他的小人。用恶鸟比喻此人，又“获之，无不利”，可见他对那些利用招览贤士政策压迫人的贵族是毫不姑息的。[小过]卦有“公弋取彼在穴”，[益]卦中有“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号叔是他两次的解救者和财务政策的支持者。[鼎]卦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说明了改革失败，牵累了号叔，他的直接上司。

## 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承[解]卦而来，困“解”后，可大施政治主张，“利有攸往”。自下经十一卦以来，首次出现“元吉”。其余一个“元吉”的卦辞在[鼎]卦。两者皆是在重大施政措施之卦上。“元吉”几可代替“元亨，利贞”。“可贞”的卦辞只出现在[坤]和此卦。[损]卦的阶段于是相应[坤]卦的“含章可贞”。“曷”，何以，何不；“簋”，方形的竹盘。卦辞的意思是：带有威信地进行一次开创性的工作，没有重大的困难，有很好的条件坚持主张，去实行裕民政策。减损了国库如何进行祭祀呢？用简单的祭品加上诚心就可（对应[既济]卦的“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史书记载周文王曾实行裕民政策，使周族大大富有起来，是周人能得天下的主要原因。这里发现，是南宫括首创的，并勇敢地实行了。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可解为停止或祭祀，“遄”是立刻。周人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举行祭祀，以此说服族人统一行动。如[革]卦有“已日乃革

之”。从[六三]爻看到“损”是从富裕一方施予贫困一方，损上益下也，拿出国库先裕民，后再征收的“中行”理财政策。爻辞说：当进行祭祀后，立即酌量拿出国库先裕民，不会有问题的。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不需理会短期得失。有些人主张不要损国库而应征税，暂不能进行反击，先将目前工作搞好。作者的“征凶”和周文王的“征凶”不同，不是征伐征战，只是对政敌的讨伐。如“于丘颐，征凶”、“壮于趾，征凶”、“小人革面，征凶”和“视矍矍，征凶”等。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有余的要给予贫乏的，贫困的应得到施予。这种理财观念有强烈的平等观念，有反贵族过分丰裕的士人理想。能在周族中成功实行的原因是：在一个初兴的民族中共同奋斗、同甘共苦的观念较易得到认同，这有助于整体地向外扩张。贵族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得到暂时的统一。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和“喜”分别是损失和恢复。将民间的疾苦减损，使其能迅速恢复生机，不致产生社会不安。《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五年，周人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结合下一[益]卦“利用为依迁国”，南宫括实行裕民政策可不是无风起浪的理想主义，而是针对一次紧急的情况。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益之”，尝试征收税务；“十朋之龟”，价值极高的占卜用龟，我猜想应是由先王养下而生存至今的龟。人们相信这长寿的龟带有先王留下的讯息，所以占卜会很灵验。在《尚书·大诰》是周公说：“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爻辞说：当民间恢复生产后，尝试征收税项，就是用大宝龟占卜也不会得出能制止此决定的结果，一个很好的开创。周族当时并没有成熟的税收制度，经过此事后，南宫括可能为周族建立了成熟的财务制度。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从“无咎”可知，这是恰当的“弗损益之”的取之于民时候。“得臣无家”指有了资财，可扩大政府人手，收容了一班丧失家族的助手，这可能是商区的来投者。

## 益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与[损]卦相反，[益]的政策已经在[损]卦后半中实行，“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利用征收到的财富用于公共事务，其中还包括“迁国”。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利用收益来作大型建设，开创新局面，其中没有什么曲折。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

前两句重复上一卦爻辞。“永贞”是表忠贞，这是下经十二卦以来第一次出现“永贞”。因为施政获得支持，认识到周人是充满希望的民族，他更无往他方的打算。“帝”是大商的先王。此卦和[大有]卦的“公用亨于天子”是同期的卦，可能反应了同一事件。“永贞吉”和“王用亨于帝”连在一起，看到南宫括忠于周文王的原因之一是周文王忠于商先祖。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应是天灾之类。将收益用于救灾，没有人会反对。威望提高了。将此“中行”的理财政策郑重地报告号叔。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而号叔是直接上司。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将理财工作报告号叔，说可将收益用作迁都之用；这极可能是周文王自程迁丰。周克殷之后。只曾自镐迁洛邑，这里明显不是指迁洛邑之事。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恩惠，充实。有威望使心里充实，不用计较得失，成功

的理财策略使作者在周人中的声望大增，树立了良好的政绩。自[解]卦至[夬]卦连续四卦中有五个“有孚”，二个“君子”。是南宮括的得意时期。作为一个外来者可自信地自称合格的臣子，是靠工作成果争取到“有孚”。[鼎]卦之后连续十三卦都没有以“君子”自称，这是处于仕途的大低潮。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是有人反对征税，这些人包括一些凶悍的族人；“或击之”，尝试严厉警告他们；“立心勿恒，凶”，不要长期如此，否则会有反效果。

## 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跟在[益]卦后，为实行“中行”的政策而清除政敌，亦是作者做了大官之后，面对大量用人的问题。[夬]，果决地清除小人和政敌：“王庭”是朝廷；“扬”，宣扬“孚号有厉”，斗争引致声誉受损；“告自邑”，在朝廷不远的地方有麻烦；“不利即戎”，不利于接近和攻击政敌；“利有攸往”，清除小人之事进行得顺利痛快。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初步获得权力，这次清除小人，不成功便成仁。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莫夜”，暮夜。清除不称职官员时要提高警惕，晚间也要战斗，雷同[乾]卦的“夕惕若”；“勿恤”暗示了成功，不用担忧，近似“厉无咎”。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是颧骨，决裂工作表现在面上；“夬夬”是毫不姑息；“独行遇雨”比喻受到反击；“濡”，被淋湿，受小人反击而受损；“愠”，发怒。工作到达高潮，不姑息，受到对方反击，以怒目相向，利用权威压服之，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反映他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如不作比喻理解，则被雨淋湿而发怒和自称君子有什么关系？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肤”造成坐立不安；“次且”，徘徊不前；“羊”如[大壮]卦中的“羊”，比喻“用壮”的小人，此爻描写败下阵来的人坐立不安，在附近徘徊。只要小心牵引着他们，避免了反抗，就可放下忧虑之心，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诸多藉口。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是一种软脆的草。决裂工作要做得像折断脆草一样利落。以上的态度，和“中庸之道”背道而驰。所以“中行”只是和[损][益]二卦有关的理财政策，“无咎”是政策得以巩固，“夬”还是和[损][益]政策的反对者有关。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夬”卦有三个“号”，和“萃”的“若号”一样，是大声呼叫，和卦辞的“扬于王庭”，[九三]的“有愠”一样，用严厉的声明打击小人。这里是说，假如不这样，后果严重。“夬”卦描写的，可能是一次真实的朝廷斗争场面，作者当时曾大声斥责政敌。

## 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是关于征用人才之卦。“女”代表被收留者，“女壮，勿用取女”表示不任用那些野蛮不讲理的人。用人原则如[比]、[离]和[大畜]卦一样，贵精不贵多。[离]的“畜牝牛”，[坤]的“牝马”，[大畜]的“童牛”和“豷豕”都是任用对象，“女壮”和“豷”等是不可征用的人。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是坚硬的刹车器，与车有关的比喻常指属下组织。“系于金柅”说要保持官员系统运作良好，就要巩固其控制系统——“金柅”。“贞吉，有攸往”，如此坚持，会有好的结果，施政更

为畅顺。“见凶”因有“羸豕孚蹢躅”，有流氓式人物徘徊不前，一些未开化的贵族来求官职。普通族人当然不会来求官职，文化高的贵族早已居要职，亦不会用“豕”来比喻他们。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鱼”常比作礼物。送点礼物打发他们，免却麻烦，无论如何，不能往元。

【九二：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前两句和“夬”卦的一样，不同的是形容另一批求官职的人，不获官职不离去，造成不安，但无大的惊险。

【九四：包九鱼，起凶】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财打发他们，可能会引来麻烦。相信这都是一些兵头事件的叙述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是杞柳：“含章”如[坤]卦的“含章可贞”，有美丽文章学问的有识之士：“陨”是陨石。古人认为凡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好东西，没有如今天巨星陨落的意思。结合全卦的概念，此爻是形容一些以朴素外表包藏美好品德的人才，来投靠像天赐宝物一样，是称赞一些经历近似自己的人才。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其”指[九五]之士。[晋]卦有“晋其角”，“角”指对方内心尖锐深刻的见解。“姤其角，吝”可能记述某次接见来投者时，对答尖锐所引起的尴尬场面。武王克殷二年，箕子来朝，武王问殷之所以亡国，箕子不忍说商纣的不是，武王也感尴尬，箕子于是转而谈了五行的治国哲理。据周原甲骨有一片(H31.2)记有此事，还有一官员叫“南宫台”的在场。如果他就是南宫括，《易经》更可信是写在此事之后。“姤其角，吝”只不过记述作者接见求职者之时，有近似的遭遇。

## 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是族人聚集在宗庙前；“王假有庙”是周文王亲自到宗庙；“利见大人”，首次见周文王。“亨”和“利贞”分析此事应该办好，并且进行得较顺利。南宫括可能是聚集的组织者，甚至是祭祀的主持者，因工作出色而受文王赏识。《诗·大雅·文王》载：“殷土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黻。”有穿殷人冠服的祭司为周王举行祭祀，在周原甲骨文中亦载有周人祭祀祖先时，往往用殷人助祭。作者也是殷人，周人接受外人主持祭祀是事实。[萃]、[升]和[困]连续三卦中有两次“利用禴”，一次“利用亨祀”，一次“利用祭祀”，祭祀如此频繁，因为即将进行伐蜀战争。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不终”，仍不足以成事；“乃乱乃萃”，族人聚集时不守秩序，导致混乱。这一句详细记述了他主持祭祀时，单靠威严不足以维持秩序，于是大声呼喝，人们终于静下来。握手一笑以谢意，不要担忧，聚会将顺利地进行下去。此卦每一爻都有“无咎”。在其它地方从没有看到他对小事也这么紧张，所以他应是祭祀的组织者。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孚”和“有孚”有所区别，是指达至众人齐心。利用祭祀时众人齐心来引导人们守秩序，进一步控制场面，于是“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嗟如”是怨叹声，因族人聚集时间一长，就显得不耐烦；“无攸利，往无咎，小吝”，祭祀出现嘈吵混乱，对组织者而言不利，幸好往后还算顺利，但还有点蒙羞的感觉。

【九四：大吉，无咎】

祭祀顺利地完成了，为什么作者说“大吉”呢？原来这对他一生有极大的影响，值此得到周文王的提拔。对应[坤]卦的“或从

王事”，是直接跟随周文王之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根据下一[升]卦，“萃有位”因为南宫括控制场面出色得到周文王提拔。当然亦可能有进一步的会面，及号叔介绍。“无咎”相对“匪孚”，因升级带来其他人的不服，但没有造成问题。“元永贞，悔亡”，内心是忠于周族的，由于人们不信任造成的不安不会造成影响。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是悲伤的怨声；“涕洟”是流泪流涕，和号啕大哭有别。当然不会是获得升职的人，而是不服气者的反应。[萃]卦有六个“无咎”，是作者在整件事的过程中，处于高度担忧的心理之真实回忆。

## 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萃”有聚集，控制群众守秩序之意，“升”则有上升之意。两卦的承接关系远大过字面上的相反关系。在下经，除[革]和[鼎]卦外，这里唯一有“元亨”的卦，因这对作者来说是一生的关键；同时也可说明之前的[损][益]二卦只是在“公”号叔下工作，“用见大人”是升至朝廷工作，直接和周文王商议政事。“勿恤，南征吉”对升级的反面“晋如愁如”之类而言，跟着便是伐蜀战争，以胜利告终。

【初六：允升，大吉】

这里主要是得到周文王等高层的同意，所以“大吉”。回应[否]卦的“有命，无咎”不是王任命臣子，而是上天任命周文王，使大事业不会终止，所以用“无咎”而不用“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这和[萃]卦的“孚乃利用禴”有相同的机理，但指不同的事。在“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的另一次祭祀时，从大家万众一心的情



绪中，升级带来的麻烦随之消减，所以“无咎”。他在一些卦中起用的新词句，在往后的几卦中常会连续使用，我们可以以此追踪到作者的用词习惯，这更加令人相信，卦爻辞的写作是出自一人之手。

### 【九三：升虚邑】

升级而没有封邑，这正好表示了作者不是周贵族出身。克殷后，武王分封大量诸侯，独欠文王四友。姜尚也获封于齐，不再留在京工作。周公虽受封，但史书强调了他留在朝廷，不往封地。南宫括这次升级明显是留在朝廷工作。

###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在岐山祭祀，是南征前的大典。“吉无咎”对应于下一卦的“大人吉无咎”，伐蜀顺利，没有大损失。亦是卦辞的“南征吉”。

### 【六五：贞吉，升阶】

努力工作得到回报，步步高升。

### 【上六：冥升，利不息之贞】

“冥”有尽头之意，步步高升至尽头，利于永远忠贞地工作。“不息之贞”如“永贞”。自此之后，再没有进一步升级。在[革]卦失败后，反而失了职位，在[小过]卦中只是恢复到近似的原来职位。这次官职和克殷之后的官职差不多。克殷后，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巨桥之粟，救济殷民；并命他巡视九鼎宝玉。从那里可见他官职之高。

## 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卦是继[升]卦而来的南征伐蜀军旅中之事。证据有六：(1)[升]卦卦辞有“南征吉”而爻辞还未有军旅生活之反映，而“王用亨于岐山”是战前的祭祀，“南征”就是在这一卦中。(2)[困]卦有“征凶”，“征吉”，如不是对小人政敌讨伐就是战争征伐。(3)爻辞有两次利用祭祀，并有大量野外的情景，那就是野外

的祭祀。(4)全书有九十多个“无咎”，只有五个在卦辞，其中两个是[师]和[随]的战争卦。(5)[师]卦有“丈人吉无咎”卦辞，和此卦极相近。(6)爻辞有“金车”，似是铜战车之类。[困]卦没有直接写战事，也许是和[随]卦一样，他没有直接带兵，又或许他不大愿意如[同人]卦那样写被征伐者。蜀后来跟随武王伐纣，是同盟者。“大人”是周文王，“吉无咎”是亲征安然回来。“有言不信”反映被困时刻不要误信人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株木”，树桩；“覿”，见不到光亮；行军中被困，会在树丛中，进入黑暗的山谷，三年见不到光。三年虽不是真实时间，但被困之长而没有缺粮，可能他就是负责运粮补给的。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朱紱”代表高官的服饰；“方来”是刚升级；回应[升]卦；“困于酒食”应是运送粮草受阻。负责运送的作者怕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新职。如将“困于酒食”解为缺粮，就和“朱紱方来”连不上了。“利用亨祀”是用以提高士气；“征凶”描写前线战事失利；“无咎”指形势有好转，将前线失利连系到自己运粮受阻，所以很不安。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车辆行动困难的石堆；“蒺藜”，多刺的草丛。以上是运粮受阻的原因。下两句恐怕是当时真实的幻想，担心回家再见不到妻子。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徐徐”，缓慢；“金车”应是战车，运粮的战车。因路途不宜于战车行走，运粮受阻，负责的人声誉受损；“有终”指还是能完成任务，并且前线获得胜利，对应下面的“乃徐有说”。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劓刖”，割鼻砍脚之刑罚，似是军法；“赤紱”和“朱紱”同。如果受军法处罚，皆因自己是新升级的高级负责人。完成任务后担

忧就解除了，利用祭祀提高士气。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是蔓生植物；“臲臲”是动摇的危险场所；“有悔”是重大错误。在那些危险重重的地区，如果闻言信之而动，则会犯重大错误，征伐是成功的。“有言不信”或许在战场，运粮队易受敌人的攻击，作者认为不要求快，宁愿走安全之路。

##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不是井田，因卦爻辞中一点也没有关于井田制的。其中“井收勿幕”，“井谷射鲋”等都不是正常用水井之见闻。“井”是任用贤人的比喻。[井]卦是下面几卦关于用人制度改革哲理，并清楚表明自己的主张。“改邑不改井”是领土扩大了而不改革用人制度；“无丧无得”意指不放弃旧制就不能建立新制；“往来井井”指为王奔走效力的大臣们；“亦未繙井，羸其瓶”，瓶被汲水的绳所阻累翻覆破裂，比喻旧制度运行已出现问题。普通水井的汲水瓶破裂不会做成“凶”，国家用人制度出现问题才是“凶”。“舆”着重上下协调，“井”侧重整套用人制度。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禽”常代表政治收获。旧制已像旧井一样不能用，当然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旧的水井反而多禽，“井”和“禽”不能解为水井和禽畜。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鲋”是小鱼，“瓮”是载水具。这显然比喻用人之短见，只想射小鱼，却把载水的用具破坏，批评一些人不重视人事制度革新，只想从中得利益。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是将旧井泥清涂；“恻”，心里不安，井已清理好，新制已

建立起来，如果不用，令我心里不安，最好能令王明白他将会在新制中得益；“井渫”对应[鼎]卦的新制建立；“不食”反映[震]卦后将新制搁置，后面几句是作者在[艮]卦中极力劝止文王不要搁置新制的理由。

#### 【六四：井甃，无咎】

[甃]是井壁已修理好，“无咎”指新制已成功，并运作良好。这就是[鼎]卦新制的鼎立。

####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井已清洁好，人人会受益，可食用。是[鼎]卦的“得妾以其子”，任用了一班能干的新官员。

####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是汲水，“幕”却是将井用布盖起来不用。重复讲不要将好的用人制度搁置，如此才可树立国家之声誉。以开创新的事业。文王在“婚媾”的反对下暂时搁置新制，这是作者暂时离开朝廷的原因。从《尚书·立政》篇中看到，周公是沿用了文王时建立的有规模的官制和用人哲学。文王后期应该是采用了南宫括提议的新制。其实这也不是全新的，是作者从大商带来的，再经理想化地改造了的、不能在商区实践的制度。周公说：“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称赞文武二王能了解并多方面量用人才、多方面任用人才的道理。

## 革

###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易经》没有具体的日子，“巳日”是祭祀之日，是周人进行大事之前所作的祭祀，用以统一族人的意志和行动。《尚书·君奭》中提到：“故一人（天子）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天子的命令像卜筮一样，没有人不信赖的。卦辞是说：利用祭祀取得人们对改革的信任，是改革事业的良好开始，此事应该坚持下去，旧官制的令人懊悔感会消除。下经只此一卦有“元亨，利贞”，

是民族的重大事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巩”是用皮革捆扎；“革”是皮革，可用来加固车辆，从而比喻巩固官制。从这里可看到“革”字是由巩固官员组织而进行的改革得来的，改革就和巩固有关。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祭礼之日后，马上进行改革。“征吉，无咎”，对被改革者的旧官员开刀，没有受到反抗。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三就”，三次；“征凶，贞厉”，开始时的顺利，发展至中期遇到反抗，于是反复声明改革的命令，恢复行事的威信。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由“征凶，贞厉”带来的不安，于“革言三就”后解决了，维持行政的威信，人事的改革自会成功。“命”是上天对地面君王的任命或君王有上天的授权去任用臣子，“改命”就是王改变对臣子的任命。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是周文王，只有他才有权任命臣子，并改变对臣子的任命；“虎变”是周文王也表现出改革的决心，并显示出改革的威严，不用占卜已经取得众人的信任。回应上一句的“有孚改命”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面”和革心相反，小人只表面上支持改革。君子之改革威严是随“大人虎变”而来。如大人不再“虎变”，则君子怎能将改革进行下去呢？暗示往后改革失败。“征凶，居贞吉”，一些有实力的反对者可能会组织反抗，要缩小领域埋头苦干。

## 鼎

### 鼎，元吉，亨

“鼎”和“革”不同之处是“鼎”有巩固下来、不再进一步变动

的意思，因此没有“利贞”。“元吉，亨”是对新制运行的称赞。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是上下方向反转；“否”是如[否]卦中的闭塞因素；“妾”是新人才；“子”是新人带来的随从，“无咎”指清理过程中的顺利，副作用还未产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是新制的充实；“我仇”是政敌，被清理的集团；“有疾”是损失；“即”是立刻和接近。新制充实了，被清理的集团受到重大的损失，我不宜去接近他们，改革还是成功的。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代表控制新制的机制；“塞”，虽有改革，其控制系统仍有阻；“雉”是山鸡；“膏”是美味的脂肪；“雨”比喻冲掉污秽、危险和麻烦。冲掉妨碍新制的污秽，减去懊悔，最后才大功告成。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颠趾”和“鼎折足”的区别是前者针对旧制，后者是指新制，前者颠倒了可重新立起来，后者是破坏了新制，是失败。“公”是南宫括的直接上司虢叔；“餗”是珍美米羹；“渥”是弄混。新制突然翻倒，累及虢叔，形势凶险之谓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耳”喻坚实的控制机制，“金铉”是有力的金属环，吊着鼎耳，使控制更加有效安全。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铉”比“金铉”更为高级的支持。暗示如果得到文王的坚决支持，新制会完全成功。事情却相反，表现后面[艮]卦上。

## 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卦跟着[鼎]卦，是由新制带来的社会震动。震来时有人“跻于九陵”，如果那是真实的地震，人们怎会走上山呢？那不是

更危险吗？又那有足够时间登山呢？“兢兢”是恐惧，“哑哑”是笑声，“匕鬯”是祭祀者手中的酒匙。改革带来的震动是预料到的，早期会带来一点惊怕，后来人们却以笑言相对，震动传至百里，改革者却像祭师拿着酒匙不掉落那样镇定。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这重复了卦辞，只多了“后”字，表示早期的恐惧被后期的安定所取代，而不是两种人同一时的两种态度。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动来得很利害，损失似是重大，于是有人逃往山上，不要追，七日后自会回来。是说新制不是大量排挤打击旧官员，当他们了解情况后自会安定下来。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恐惧不安，“眚”，视线不清。震动虽带来不安，但没有妨碍改革者的视线。

【九四：震遂泥】

“遂”是堕，“泥”是行动不便的地方。震动使作者陷进被动局面。《易经》常表达波浪起伏，前面的顺利转为此处的被动局面。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如[蹇]卦的“往蹇来誉”，震动过去带来形势险恶。虽然当时没有做成社会上重大的损失，但有不好的大事将要发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沮丧；“矍矍”，视线不定。这当然不是作者的表现，而是“婚媾”的表现，“婚媾”常比喻政治上的结盟者，也是王亲国戚的指称，“其”字就是指这些人。新制的震动原来没有损及这些“婚媾”，但损及朋友，属下等等。于是向“婚媾”告状，“婚媾”又向文王进言，这也许是“有事”的来源。这些“有言”竟可使文王搁置新制，可见“婚媾”势力之大。

## 艮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震”是动，“艮”是制止。[震]卦已说明“震往来厉”，是不能制止的。要制止的，是搁置新制的决定，是“井渫不食”，“井收”的决定。[艮]卦有十一个“其”字，当有其人，他是周文王。所谓“行其庭”，是周文王的王廷，大事的议政地方。从“背”去制止对方，自然不能“获其身”。“行其庭”，找不到想要劝止的人，因他已不想听进谏。“无咎”，没有因极力进谏而降罪。南宫括是自愿来投者，文王不接受其意见，并且备受婚媾攻击，威信大损，只有离他而去，那是[渐]至[丰]三卦的暂时引退。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劝谏工作如从制止对方的脚趾入手一样，虽不能立即停止其行动，但不伤害对方，不会引来危险。“利永贞”是表达虽是制止文王的行动，但用的是忠诚的动机。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咸]卦有“执其随”，服从别人的决定，这里是不服从文王的心意，还要制止他，使文王的心里不愉快。

**【六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是腰部，“夤”是背脊肉。劝谏工功进一步强烈，像一下子拦腰阻挡对方似的，令他的背脊肉受创伤，烈火薰心，争论发展到过火阶段。

**【六四：艮其身，无咎】**

“身”是上身，行动的中心。假如能像牵止家畜一样，一下子控制其行动中心，就不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作者对牵制动物的方法似很熟习，并且喜欢用动物家畜作比喻。他很少谈论农业事宜，所以我猜想应是畜牧业的家庭出身，有这样广博的学识，也就是牧畜业商人。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是颞关节，说话的器官。争论由激烈回复理性，心平气和，先前由“厉薰心”引至的尴尬情况过去了

【上九：敦艮，吉】

与[临]卦和[复]卦的“敦”一样，是“迷”的相反。清醒、明确、诚心的劝谏，是最理想的，气氛虽然缓和下来，文王的决定却改变不了，只有暂时引退。

## 渐

渐，女归吉，利贞

从爻辞看，“渐”是鸿雁选择降落地点，作者以此比喻进谏失败后，重新寻找立足点。选择带有主动性，文王并没有降罪或贬他。只是“行其庭，不见其人”回避了和他见面。此卦再一次用鸟作比喻自己，是他的第二次引退。在[家人]卦中的引退，卦辞是“利女贞”，本卦是“女归吉，利贞”，像女子那样归家不理政事为上策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干”是水边，“小子”如[随]卦一样比喻胆小的人，鸿鸟降落在水边，附近会有其它喝水的野兽，胆小者有恐惧和怨言，其实这环境还不是太危险的。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是大石，“衎衎”是和乐状，降落在大石上，饮食无忧，并且可免受敌人攻击。整个[渐]卦都是分析立足点之安全和进取的矛盾关系。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是四通八达却四面受敌的地方，在这里立足，随时有丈夫出征不归、妇人怀孕不能养育之危机。从“小子”和“妇”的比喻中，暗示他投奔周文王时是带有家室的。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木”是人们从树那里取得的建筑材料，“桷”是房屋的椽木，

降落在人家屋子之边，得到安全的立足点。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比陆地稍高的山丘，比“磐”为低。[遁]卦有“莫之胜说”，“莫之胜”有能摆脱之意。在“陵”之地方立足，妇人要等三年后才能安定下来怀孕，最终还是能摆脱险境的。“陵”是有点危险又能进取的地方，只要提高警惕，最后会得偿所愿。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重覆[九三]爻之“陆”，那是无法设防，只能进取向前的地方。“其羽可用为仪”，不成功，便成仁。鸿鸟受伤后掉落的羽毛，可以作为祭祀仪式之用。

前五爻分析了各种立足点之利弊。他带着家人引退，要考虑到家人的安危。最后一句重覆第三爻的先择，应是他的心意。虽然在现实上，他是选择了“木”，依附了[丰]卦的主人，但在他离去之前，已有重新回来的打算。

## 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和[渐]卦形相反，不过这只有考虑与落实选择层面的区别。“跛能履，征吉”“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反归以娣”，“归妹愆期”，“帝乙归妹”，“女承筐无实”和“士刲羊无血”等等，这是比喻作者自己像嫁女一样，由朝廷嫁进一个新主人家里的情况。卦辞是说，在新地方要对时弊进行批评是危险的，在那里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是陪姐姐嫁出的妹妹，“跛”是脚伤的人，一步一步小心地步行的样子。带着随从离开朝廷，来到新主人家里，只要小心行事，还有能力对当地小人和弊病进行批评。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是单眼，“幽人”是隐士，小心翼翼地像盲人那样摸清环

境，像隐士那样默默地工作，这是对此行可能出现的一些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像老人威严的样子，“反归”，归回朝廷。来的时候很威严的样子，回朝廷时却以随嫁般低下的身份回去，失去不少面子。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若不早点嫁出去，就会妨碍早点回来之期。果然在下一[丰]卦便接到回朝廷的通知。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泰]卦有“帝乙归妹”，是著名的商王嫁女给周文王的故事。“其君”指那公主，“袂”是嫁衣。当时是否公主的嫁衣不如陪嫁妹妹的嫁衣美，不得而知；但作者感到姐姐的心情正如他的心情，远没有如其陪嫁妹妹的心情，即作者部下的心情那样好。“月几望，吉”，不快之事很快会完结，很快可回朝廷。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是新娘，“筐”是装嫁装的篮子，“士”是男方，“刲羊无血”，迎亲时杀羊庆祝时，羊没有流血。表示作者与新主人对此暂居之事毫无诚意，不寄以厚望。

## 丰

###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卦承接[归妹]卦，来到新主人家中，这一承接反证了[归妹]卦是述说依附新主人的性质。在新主人那里还算顺利，没有如最坏打算那样。周文王会亲自处理复职一事，不要担忧。“宜日中”呼应爻辞的三个“日中”，指适宜于日下当中，光明正大工作，而不是被“丰其部”。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其”字有九个，应统一地指作者，“配主”是暂时的新主人，“旬”是老。见到新主人虽然年老无朝气，但没有压迫他的倾向，

不要顾虑当前的处境，往前走会得到好的收获。指“六五：来章，有庆誉”而言。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是丰裕盛大；“蔀”是遮日的布；“斗”是北斗星；“发若”，振作起来。主人的丰裕像大幕一样把太阳也遮黑，白天也见到北斗星，令人产生疑神疑鬼的心理病，用以前的威信振作起来，还可有作为。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是幔幕，“沫”是小星，“肱”是手臂。重复以上的情况，金钱关系太多了，像伤了右臂那样丧失力量，但没有大碍，他不宜于在遮黑了的环境中工作。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主”，与作者地位相等的大夫之类，可能是文王四友之一，重复新主人那里丰裕但昏暗的环境，朝廷有旧同事来到，带来曙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遇其夷主”，他带来朝廷的复职通知文件，是吉利庆誉之事，我们看到作者惜字如金的风格，决不会写一个无关的“夷主”突然来到，又没有相关联的事发生。后面几卦是回到朝廷工作，此“来章”必和复职之事有关。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窥”，窥视；“阒”，寂静；“覿”，见。这是后话，事原已完结，这里追述如果继续如此下去，进一步被丰裕的金线关系封闭在家中，人们在外面观看，里面寂静无人，三年也不见其出来，这就是政治生命之完结。

## 旅

旅，小亨，旅贞吉

“丰”被金钱封闭，“旅”从金钱关系中解放出来，[旅]卦比

[家人]卦还要生活化,而且带出一个精辟的道理——“丧羊于易无悔”,“丧牛于易,凶”。“易”是任命之改变,是天命之改变,在历史和人生变易过程中,损失了突如其来的“羊”,并不觉得可惜。如果在人生仕途变易过程中,损失了工作的必需助手“牛”,却是非常不利的了。[旅]卦将劝谏失败离开朝廷和复职连系起来。要“旅”当然离开朝廷一段距离。“小亨”表示旅途虽有事发生,还能顺利完成。经过艰苦的路管,回去复职,谓之“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琐碎事太多;[解]卦有“朋至斯孚”,“斯”有“此才引至”的意思;“灾”是[九三]爻的旅店失火。旅途中琐事太多,是引至这次灾祸的原因。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只有[旅][巽]二卦有“资”和“资斧”两词,是货财。如作为占筮用书,尤其是可供商旅占卜之书,这两词决不会如此少的。同样,书中甚少有关农业资料,却有大量关于牧畜业的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又和买卖繁殖无关,和周平民生活完全脱节。“资”和“资斧”是同一词,“斧”是古代货币的一种。如果解为斧头,那么在旅途中得到斧头有甚么重要意义呢?“次”和“处”相对,是暂居地。[师]卦“师左次”是占领战略要地,“旅即次”是住进旅店。突出“怀其资”因为旅程需大量花费,并从中带出旅店失火中失去的不是资财,而是童仆(比喻一些忠心的得力助手)。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旅店失火,丧失了先前的童仆。“厉”是丧失了忠心的助手带来的沉重心情及不愉快的联想。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和“次”相对,如[小畜]卦“既雨既处”,是长久之居留地。回到朝廷,重新配有的新权力和资财,心里仍然不愉快。一方面反映重人不重财的品格,另一方面,从“丧其童仆”联想到失去了以前的属下。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雉”和下一卦的“田获三品”虽不一定是同一事件，但应是比喻同一类的政绩。“命”是王的得新任命。回到朝廷，很快又有功绩，不辱君王的任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比喻作者自己，“巢”是从旅店失火联想到自己以前的机构尽毁，“丧牛”是由“丧童仆”联想到以前的属下尽失。这可从卦辞“旅贞吉”看到。既然吉，“焚其巢”，“丧牛于易，凶”就不是旅途中的事了。“丧其童仆”造成“我心不快”，但不造成“先笑后号咷”。“先笑”因为已回到朝廷，“得其资斧”，“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至于“后号咷”是由联想所引起而已。

##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卦跟着[旅]卦，回到朝廷的早期经历，是“丧牛于易”的具体描写。可以发觉，他虽然复职，但权力不可和以前相比，只有以低姿态地“巽在床下”。“小亨”和[旅]卦的卦辞一样，还算顺利，有一点麻烦。“利有攸往”，因能“田获三品”和“利见大人”，复职后唯一有意义的是见周文王。所有的“利见大人”都是指原先未有条件、如今时机成熟可以面对大人的意思，是从不可到可的关键性时机变化，不是一般的机会来临。[巽]卦亦包括一些见其它官员的事件。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进退”表示仕途起伏，也是自传中的“易道”。“武人”和“幽人”相对，这里取“武人”大胆爽快的性格，面对仕途起起落落，应勇敢地排除离职又复职的尴尬情绪，在实际进见时却取恭敬的低姿态。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巽在床下”，伏在地下低姿态进见；“用史巫纷若”，像祭师

作祭祀时的恭敬态度。低姿态可免除节外生枝，使回归事件较为顺利，亦是学习文王在不利的环境下采用“谦”的策略。

### 【九三：频巽，吝】

这次回来，还要向不少高官大贵族进见，次数多了，面子也掉了。从[小过]卦的“从或戕之”看，此次回朝廷有点和初到周邦时的[蹇]卦一样，跟在另一贵族下面工作。

###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工作上有较大的成果，由不停地进见带来的不安随着消退。

###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在这里比较明显表现了哲理上的七日的周期，意指“巽”之事很快会自然完结。周期前是“无初”，周期后是“有终”，皆因当中的“贞吉”所达至。“田获三品”后，继续坚持工作下去，离职又复职带来的不快会慢慢忘记。

###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无初有终”表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巽在床下”又重复[九二]的爻辞，此爻应是完结描述后的联想。如果在“丧牛于易”后又没有重新“得其资斧”，没有新的工作成绩，以无权的地位，低姿态地去进见那些贵族，将不会有好结果的。

由[旅]卦中的“得童仆”到“丧童仆”，从“丧牛”到“得资斧”的得——丧——丧——得循环，表达了“易道”。

## 兑

### 兑，亨，利贞

“巽”用沉重、谦卑的心情去取悦人，“兑”是旧同事来祝他的复职。自[渐]卦后四卦的卦辞都没有“利贞”出现。本卦之后，除[节]卦外，全都有“利贞”的卦辞，表示他正在努力工作，为完全复职铺路。

### 【初九：和兑，吉】

“兑”，悦也，和“豫”近似；“和”，如[中孚]卦的“其子和之”的

唱和。一些旧同事来庆贺他复职，表示仍然有支持他的人，所以“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孚兑”是诚意、同心带来的喜悦。从“孚兑”看到，[兑]卦不是取悦上级，而是同事之间的喜悦事情。初回朝廷复职，这喜悦事应是为他庆贺，这样就“吉，悔亡”

【六三：来兑，凶】

和“鸣豫，凶”相对应，两者的机理亦有点连系。欢乐气氛亦可能为政敌带来可乘之机。[兑]和[豫]两卦同时有“介”字和“疾”字。[蹇]卦有“往蹇来誉”，从文理上，“来兑”或会“去吉”，所以是“凶”。此卦可能是真实庆贺事迹引来非议的回忆。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是量度，衡量；“介”是由社会习惯之类去界定和固定的。和上天降临的有所不同。《易经》中的几个“介”字都有近似的意思。如解为大，会有问题。[豫]卦的“介于石，不终日”是要人为地去巩固所取得的形势。[晋]卦的“受兹介福”是承受家族所定下的福祉。“介疾”是由于同事们的庆祝事件不为人们习惯所接受所以做成的损失，就是上面的“来兑”之“凶”。全句的意思是：重新衡量这些仍未完结的庆祝事件，考虑应否收敛一下，使那人从造成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九五：孚于剥，有厉】

“孚于剥”，由于压制朋友间的庆祝活动而对友情有所削弱。“孚于剥”不是“有孚”的相反，和“匪孚”有所不同。如果因为政敌对他们的庆祝事件加以攻击，使他的声誉受损之类，这一爻就应排在“介疾有喜”之前

【上六：引兑】

将朋友间的喜悦心情、诚意的友情引导至有建设性的方向。当然要将过分的庆祝事件加以收敛。



## 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卦跟着[兑]卦，但没有直接的连系，只是后一突然事件。“涣卦”是周族的一次涣散事件。为什么又“亨”呢？因为涣散只是开始，其间经过拯救，终于顺利地得到解决。作者在这里还立了功，所以是“亨”，是“利涉大川”和“利贞”。周文王亲自到宗庙主持拯救行动，谓“王假有庙”。下经最后一[小过]卦还有“公弋取彼在穴”，号叔还未去世，所以下经的背景全都是周文王在岐山和丰邑的时期。

【初六：用拯马壮，吉】

[明夷]卦有“用拯马壮”，作者在战斗中受了伤，被有力的武将救回。此次是先用将士将族人追回来，再加以说服。《竹书纪年》载文王都于丰之前，周族曾发生大的饥荒。[涣]卦可能是同类事件，这是周人非常清楚的，所以作者就不描写涣散的开始经过和原因。第一爻就直接写“用拯马壮”，“吉”是武将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机”是矮脚的桌子，比喻追回来的人群坐下来如一张张矮脚的桌子一样。最危急的情况过去了，所以“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躬”是自身，和“群”相对，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带头者之意。涣散事件在带头者中解决了，人们也不再有悔恨。这说服工作极可能是由作者去做。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涣散为首者安定下来，群众也就安定下来，事件得到圆满解决。涣散的人群又再像山一样堆积起来，拯救的成绩令人惊奇不已。南宫括能成功说服族人留下来，和他在[损][益][革][鼎]卦中的政绩有关。人们相信他能把经济恢复过来，亦相信他会照顾

低下层贫苦族人的利益。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散了又再聚集起来的族人像出了一身大汗地大哭，有悔过之意，聚集在王的居所前，保证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这次损失严重，亦带来教训，避免事件重演。

## 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卦是〔兑〕卦的延续，都是个人的言行问题。“节”是谨言慎行，是〔坤〕卦的“括囊，无咎，无誉”。一方面总结改革及劝谏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总结了“来兑，凶”，一错不能再错，否则仕途就会完结。事实上，不是如荀子所说是腐儒行为，而是形势使然。节制言行，少出席社交场合的措施进行得较为顺利谓之“亨”。“六四：安节，亨”，“上六：苦节，贞凶”是“苦节不可贞”的原因。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同人〕卦的“门”，〔明夷〕卦的“门庭”，包括〔夬〕卦的“王庭”都是议政地方。“户庭”和“门庭”相对，只限于朋友或其它官员同事的家里议政地方。节制言行，主要少到这些地方，并无不妥。这或许亦总结了〔兑〕卦的经验，减少不必要的庆祝活动。

【九二：不出门庭，凶】

“出”有出席之意。不出席国家的议政工作，对大事不发表意见，则会有不良后果。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书中其它的假如句法都不取用“不……则……”模式，所以不应解为：如不节制言行，将会带来令人叹息的后果。况且这样解还会和“无咎”相矛盾。紧接着“不出户庭，凶”表示要出席重要的议事会时，不能不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可用叹息的语气说

出来。“来兑”带来“凶”，叹息反而带来同情，避免无妄之灾。《尚书》中周公等人发表意见时常先来“呜呼”一番，非常近似“不节若，则嗟若”的做法。六十四卦只有[离]卦和[萃]卦共三处有“嗟若”，是对形势或环境的不满之言。而大量的“悔”、“咎”和“吝”则是自己的错误所致。

### 【六四：安节，亨】

如果将慎言慎行的尺度掌握得当，并且安于这样的节制，事情将会很顺利。

###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甘”和“苦”相对，恰到好处的节制带来美好收获。依此实行下去，会有上好的前程，就是下面[中孚]和[小过]两卦。

###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回应卦辞，“不出门庭”是不行的。“悔亡”是全卦的总结，是现实上节制言行，改变回朝廷后的一切不安情况。不是对“苦节”而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苦节”，这次回朝廷因朋友间的庆祝活动而受非议。虽然在[涣]卦中立了功，也不放松言行，于是地位一天一天巩固。在[中孚]卦又得到不少朋友支持。最后找紧机会，在[小过]卦中提出恢复以前职位的要求。

## 中孚

###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是恰如其分。“中孚”就是朋友间适可而止的恰当交往，针对“来兑，凶”和“苦节不可贞”。“鱼”在[姤]卦中有礼品的意思，“豚鱼”是平民祭祀的用品，也可比喻薄礼，朋友间的友情巩固了，方可提出升职要求，谓之“利涉大川”，因此“中孚”工作是“利贞”的。

###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忖度对方谓之“虞”，不安感谓之“不燕”。和朋友交往之前，要先探测会否令对方不安，这是上策。因初复职后，不是所有旧

朋友敢于和他交往。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在得意时自称君子，在失意时常以鸟自比之。自[革]卦之后，连续十三卦没有君子出现，因还没有完全恢复权力，像鹤那样在日荫下鸣叫，有儿子唱和之，我有好酒，愿与你分享。这是小心地发出求友的呼声。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如果在交友中遇上了政敌，可用比[离]卦的“焚如，死如，弃如”温和一点的方法，以打鼓、静止、哭泣、唱歌等奇怪态度来拒绝他们，不能得罪他们，有如箕子装疯的方法。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马”常比喻助手。新局面将至，以前丧失的属下将会回来。这里看到，“中孚”包括招回旧部下。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小畜]卦亦有此句，是声望信誉已慢慢建立起来，人们在周围团结得像手握紧一样，不会再有地位的问题了。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是鸡叫，如果鸣声过大，会招来麻烦，点出下一卦的“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

## 小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是为自己寻求升职时的危险和机会，“大过”是为大商旧臣寻求任职时的危险和机会。这是全书除一对总结卦外的最后一卦。下经在时间上较上经为前，只写到伐纣前周文王时期作者的仕途起伏。南宮括在[小过]卦接近全面恢复权力后，文王才逝世，武王即位。不久就要跟随武王伐纣，不能再以自传出现。时间上就进入上经的[随]卦，直至克殷后的[观]卦，再恢复作者

自传的影子，那是西周初史迹和南宫括事迹紧紧结合。上经自[屯]卦开始至[临]卦，是纯周克殷的历史，时间上和下经相平行。因此[观]卦是交合点。[蛊]卦有“高尚其事”，[睽]卦有“小事吉”，“可小事，不可大事”表示求升职只可低调处理，不可张扬。也就是“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卦辞有“亨，利贞，大吉”，却没有“元”。可见作者不会胡乱运用判断词的。

### 【初六：飞鸟以凶】

飞鸟从空中降落到地下猎食时有被捕捉的危险，象征寻求恢复权力的行动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飞鸟从天上到地下猎食后立即飞走，整个过程有如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是“君”，是周文王，“妣”是“臣”，是虢叔。错过王，遇到臣，“无咎”。“过”和“遇”是取象于“飞鸟”猎食过程。

###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过”指事情还未完结，未有错过机会，可能是要求已提交上去，由虢叔代传达，仍未有答复。“防之”因为如要求不被接受，会受到人们的攻击。“从或戕之”，反映现时所跟随的上司会因此而陷害他。他初回朝廷时可能在一贵族官员下面工作，形势有如初来周区时的[蹇]卦一样。

###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心戒，勿用永贞】

“弗过遇之”指没有错过机会，并且遇到了“臣”。“往厉必戒”，重复以上的处境，形势仍然有险，必须作出防备。“勿用永贞”，不要盲目服从这位不仁的上司。

###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借用了[小畜]卦的两句，比喻时机快到仍然未到，仍要等待。“公弋取彼在穴”，号叔威武地将我从困境中救出来。重覆了[解]卦的“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处境，虢叔又一次解救了他。史书记载虢叔在武王登基前去世，下经的自传写在伐纣之前。最末一卦再提到虢叔，也许是一种怀念。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弗遇过之”和“弗过遇之”相反，是如果错失了机会，“飞鸟离之”，机会一去不复返。“凶”是失了机会带来危险，有危无机。如果是这样，皆因视线不清不懂掌握机会所带来的灾难。

## 既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这是全书总结性的两卦之一，比[乾]卦更为具体地描写周兴商亡的历史机理。单在字面上已有数处直接写殷周关系：(1)高宗伐鬼方，(2)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3)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4)初吉终乱。“乱”字只有此处和[萃]卦有，都是描述群众之乱。“初吉终乱”是大商由兴起到衰落，准确地反映之。商末朝廷官员之逃跑，民众之乱，各方国之反叛，(5)君子之光，“光”字在周初常是称赞文武二王用字，“君子之光”就是文王之光。此外，两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1)两卦的卦书不但互相倒转，而且所有爻阴阳相反，阴阳相隔，是最考妙的一对卦书，(2)卦名都用“济”，(3)曳其轮，(4)濡其尾，(5)伐鬼方，(6)濡其首。单从两卦以上各点已可看到全书的主题。

商朝早中期还是“亨”的，中后期由兴慢慢走向衰，为了减慢衰落的走势，必要作一点无可奈何的努力，是谓“小利贞”。“初吉”是前三爻，以“高宗伐鬼方”为高峰，“终乱”是后三爻的综述，以“濡其首，厉”为重点，“厉”也是“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如果不和[未济]卦连在一起看，就不知“濡其尾”是由“小狐”过河弄湿尾巴作比喻，是开国过程中有点损失。[夬]卦有“君子夫夫，独行遇雨，若濡有愠”，这君子单是被雨弄湿就发怨，配称君子吗？“濡”是比喻受政敌反击受损。“曳其轮”，人们过河时小心牵引着车轮，免被河水冲走。两卦皆用“济”，用“涉大川”来比喻建立国家的事业。商朝已完成此事业，并享受了一段时间的

福祉，周人只是刚刚开始建成国家，还未完全巩固，所以是“未济”，此句既用了小狐过河，同时用车队过河双重比喻大商建国时的小心艰苦历程。虽然有点损失，但国已建成。无妨日后的兴盛，相对“未济”的周人来说。国还未完全建成，已有损失，并且早期不懂“曳其轮”，所以“濡其尾，吝”。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是妇女的首饰。在商朝的上升丰裕期，妇女普遍带有首饰。单是妇好墓，就出土了近六百件玉器，妇女丧失首饰，又可复得。在顺境时，小往大来，失去了会很快得到补偿。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是商朝著名的中兴君王，“高宗伐鬼方”一事亦有出土实物证之。“小人勿用”表示在中兴期还可清除一些小入。[否]卦的“拔茅茹，以其汇”，是最后清除小人的机会。[师]卦关于周人的“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模仿了高宗的功绩，是周人要继承的商朝盛国运的暗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是棉衣；“袽”是破布；“戒”是戒备外族入侵，相反于[泰]卦的“不戒以孚”。中兴期过后，征战仍然频繁，失利也多。民穷财竭，无力再征战，只有终日消极地防备外族。大商后期国势日衰，所以才将征伐大权授给周文王。当中有深远内因，是迫不得意的措施，而不是什么欣赏周文王的美女和贡品。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是商，“西邻”是周，是东北和西南的简称，“禴祭”是简朴的祭祀，“杀牛”是隆重的祭祀。“东邻”虽然民穷财竭，却花大量物资于祭祀之上，将扭转形势的希望全放在鬼神之上。周人正在上升期，又处处节俭。祭祀只作为锦上添花和团结族人，不用太浪费。

【上六：濡其首，厉】

[未济]最后一爻有“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两卦一起

看，便知“濡其首”是饮酒过度所致，《尚书·酒诰》载：“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史书记载商末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

## 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卦反映周人的兴起代商。作者写得很低调，恐怕周人因胜利而冲昏了头脑，重蹈商朝的复辙。事实上，周人翦商确是经过两代人曲折的过程。周人以小国克服大国，当时形势还很险恶，成就远远未比得上大商辉煌时期，商朝成汤是以一代人而得天下。作者这种成功后仍带有的低调语气，和周公召公等人基本相同。

“亨”，周人的兴起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汔济”，还未完成过河，“小狐”，比喻周人。只有以南宫括的身份才能以此作比喻。“无攸利”对应“甘临，无攸利”。卦辞的意思是：周人在还未完全成功之时，已招致了不小损失，没有什么可以庆贺。

【初六：濡其尾，吝】

回应卦辞，周人早期的奋斗是曲折和损失惨重的，尤其是在文王四友未来到之时。“吝”是周人早期的政策失误及声望的削弱。有[屯]、[需]和[讼]卦描写周文王早期错误引至损失的影子。

【九二：曳其轮，贞吉】

重复[既济]初爻，此处是周人自己的艰苦建国过程。因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带来“曳其轮”的经验，策略转趋谨慎有效，所以“贞吉”。是处于[师]、[比]、[小畜]和[履]卦时期。注意[既济]卦是先有“曳其轮”才有“濡其尾”。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这里的“未济”乃指周文王期。伐纣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征伐商是危险的，但可做所有关于“建侯”的事业。



####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卦中的“震”是由于改革官制而引起的周族官员地位的突然改变，“震”就有地位突然改变的意思。“用”是利用，运用。“鬼方”和犬戎、昆夷等同类。“大国”就是大商。周人之“伐鬼方”历史上的确是和殷“高宗伐鬼方”有着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意义。高宗伐鬼方是为了商朝本身的存在和壮大，是对几乎是唯一的敌人之征伐。至于周文王的主要敌人是大商的纣王，征伐四方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清除商纣的势力，为了包围商纣而征伐，在以战养战，小心翼翼的用兵中要保存实力和争取支持者和跟随者。所以周文王这“谦谦君子”的征战规模都较小，相对于高宗伐鬼方的大规模的生死存亡式的战役明显不同。周人“伐鬼方”的战争就比“高宗伐鬼方”的规模小得多了，文王只是借用此战争来改变周人的地位而已。无论是成为周方伯——诸侯长，取得征伐大权，还是有资格祭祀商人的先王，并且“有赏于大国”等都是地位的突然改变——“震”之谓也。全句的意思是：找到正确的策略后，形势由劣转好，之前的失利成为过去。通过“伐鬼方”，而突然提升了地位，并且得到大商的认同和赏赐。此爻有将战略方针从早期直接指向商纣而改向商纣的敌人的意思。

####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在新的策略下继续努力“建侯行师”，对分两步来翦商并无后悔，对应[观]卦的“观其生，君子无咎”，“君子之光”是天下三分有其二，文王得到诸侯的信任谓“有孚”。[未济]卦有三个[贞吉]，而[既济]卦一个也没有，可见“既济”的“既”字是描写已经过去的阶段，再没有“贞”的意义了。

####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跳过伐纣，直接写克殷的胜利气氛，胜利后庆祝一下是可以的，但因沉醉于胜利中而不警惕暗藏的危机，并且败坏了风气，将会失去威信。对应于[贲]卦和[临]卦的既忧之，无咎。

只有将此两卦和周克殷历史结合起来，才可以清楚地解释什么叫“初吉终乱”，为什么有“曳其轮”和“濡其尾”的先后两种排列，为什么有“妇丧其茀，七日得”，为什么出现“高宗伐鬼方”，为什么“伐鬼方”之后有“繻有衣袽”和“终日戒”，为什么有“濡其首，厉”和“濡其首，有孚失是”的区别，作者为什么以“小狐”作比喻，为什么“征凶”时却能“利涉大川”？为什么用“震用”一词，为什么会“有赏于大国”，还有为什么[既济]卦没有“君子”而[未济]卦却有“君子之光”，这一切都不是抽象地解《易经》所能作出的满意解释。

## 附录一：

### 马王堆帛书《要》原文

清华大学廖名春整理

（前八行残缺过多，节去）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夫子曰：德薄而位尊，鲜不及。《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言不胜任也。夫子曰：颜氏之子其庶几乎？见几有不善，未尝弗知；知之，未尝复行之。《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天地缊，万物润，男女构精而万物成。《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辞，定其位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存也。危以动，则人弗与也；无位而后求，君子修于此三者，故存也。危以动，则人弗与也；无位而求，则人弗予也。莫之予，则伤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此之谓也。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祭”，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缙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果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闻于夫必於□□□□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

□□□□而不□□□□百姓之□□□易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之予何□□事纣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於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於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夏。授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长焉而忧。《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於损益之道者，不可动以忧喜。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遍，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行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 附录二：

### 《要》篇通俗白话译文

谢宝笙 译

危机将至，是由于人们只知安于其位，面临灭亡，是由于人们只懂保存现有的，至于祸乱，总是由治世演变出来。所以君子应居安而思危，存在时不要忘却灭亡的隐忧，太平治世不要忽视可能的祸乱，只有这样才可保证自身和国家的安全。《周易》说：“可否能逃过灭亡的命运，决定于能否像苞桑那样根深蒂固。”孔子说：“德行浅薄而位处尊贵……很少没有不受惩罚的”。《周易》说：“大铜鼎的脚折断，把王公大人的山珍食品也倒了。”这比喻不能胜任带来的后果。颜家的儿子颜回，差不多可以说“知几”了，他对不善的事情未尝不预先知道，知道后就不会再犯。《周易》说：“背离正道不远就返回来，不会有大的悔恨，这是好事。”天地蕴藏着二气，万物化育而凝固之，男女构精交合，万物就化育衍生。《周易》说：“三人同行，会损去一人，一人独行，却可得到新友人。”是说明一个万物自然散发又归复于一的哲理。孔子说：“君子先安定自身才可以行动，平易内心才可以说话，地位稳定了才有所求。君子如果能修养到这三种德行，就可立于不失之地。如果未摆脱险境就行动起来，很难会得到人们的呼应，没有权位就提出要求，不会得到人家的应允，得不到支持就去独干，必会招致巨大的损失。《周易》说：“得不到支持，如果又受到攻击，这是因为没有耐性去等待时机，必然失败”，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孔夫子年纪老的时候才爱上《易经》，在家时，将《易经》放在床边，外出时，放在布袋中随身携带。他的大弟子子贡对此很不理解，于是问：“老师您从前曾教导我们：‘有德行之人舍弃的是求神；有智谋之士远离的是问卜’，弟子以这个为指导，理出办事的准则，制约着自己的行为。如今老师为什么到这个年纪才爱上占卜这个玩意呢？”孔子说：“我告诉你，说话应当有分寸，没有深入了解就随便践踏至善的东西，不算是至善的爱好者。要认真探索该书的精要，不要对它有所误解。《尚书》篇数虽多，但道理常有说不清楚以至不通的地方，而《周易》的道理却很有条理，没有不通的毛病，更何况其中带有古人重要的信息呢！我并不是用《周易》来占卜呀！”子贡说：“听到老师这番话，弟子更加疑惑，爱好《周易》又不用《周易》来占卜，不是错上加错吗？我以前曾听老师说过：只要顺着正道而行仁义，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如今老师不用《周易》来占卜，反而对其文字有兴趣，这不是故意作出一个奇异的选择，这是可行的吗？”孔子说：“太荒谬了，子贡！让我告诉你，对《易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占卜有兴趣，对文字没有兴趣，这是一般老百姓沉迷《易经》的原因。《易经》原本可以令刚直的人知道提防危险，软弱的人变成刚强，无谋的人不会大胆妄为，奸狡的人去掉诡诈。殷周之际，当周文王仍然臣服于商朝的时候，他虽然怀有勤政爱民的心，但没有得到权力去改变国家的忧患。商纣一天比一天荒淫无道，周文王于是积蓄力量准备取而代之。为了回避君臣关系的矛盾，制定了迂回战略，极小心地行事，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铸成大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周易》的哲学，我很高兴能将这件事弄清楚。不读《易经》我又怎会知道周文王如何应付商纣呢？”子贡问：“然而老师也相信占筮吗？”孔子说：“我亦曾占过卜，约百分之七十灵验吧。就是最著名的周梁山占法，也不过是总结了预测灵验较多的经验罢了。”孔子又说：“我不重视占卜的一面，而是着重《周易》德义的一面。人们可以通过占卦了解数，通过数认识德。能守住仁

德，义就可实现。精通占卜而不通术数的，只可以成为巫师，明白数理而不通德义的，只可以成为史师。史巫占筮的伎俩，只是小道，爱好此道就不能走上大路。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学者如果对我有非议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曾对《易经》作过研究。事实上我只是从中追寻德义之理吧，我和那些史巫虽然好像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实质是朝着不同的目标。君子有德行自不需要时常祈求福荫，不需要经常举行祭祀。有了仁义就有不用时常求吉利，占筮自然少用，所谓祝巫卜筮，是消极的选择。”

孔子读《易经》，每次读到损、益二卦时，总是放下书本叹息一番的。他常以此告戒弟子：让我告诉你们几人，关于“损益”的道理，不可不加以重视，这是一切吉凶祸福之大门。益作为一个卦，正如春天过渡到夏天之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所谓日长夜短，万物所长出的泉源，所以叫做“益”。至于损，正如秋天发展到冬天之际，是万物开始衰老凋谢的季节。所谓夜长日短将至，所以叫做损。但凡事走到尽头就开始重生，生长蓬勃的时候就孕育着衰落。益卦的开始是吉，结果是凶；损卦开始是凶，结果却是吉。所以损益的道理，可以解释天地万物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属于君王管理国家的技巧。只要监察着损益交替的总过程，就不需要为事情的起伏而担忧。至于贤明的君主，他们不需要通过斋戒沐浴，选择吉时吉日，或占卜占筮就可以预知事情之吉凶，顺于天地运行之势，那就可以了，这是《易经》所讲的道理。当《易经》谈到天道时，因不能用日、月、星、辰概括之，就精简为“阴阳”；在说到地道时，因为不可以以水、火、金、木、土概括之，就归结为柔刚；关于人道，不能用父、子、君、臣、夫妇先后概括，就简要为上下。还有四时之变，不能通过万物穷尽它们的机理，于是用八卦来加以概括。最后，《易经》作为一本书，一个普通的道理难以一以贯之，于是用“变易”这个概念来囊括一切哲理，所以书名就叫做《易》。以上这些都是君王统治之术，五官和六卿的制度不足以表达这一切，五正之事亦不能尽数其中。至于《诗经》、《书经》、

《礼经》和《乐经》，不读上一百次亦难以掌握其中的道理。如果不借鉴古人的经验，作文章和说话都不可以高度通顺，做事也难以达到尽善的境界。自古以来，有能力的人只需掌握一个中心道理，所谓掌握一个诀要就可通晓一切，就是这个意思，通过掌握损益的道理，已经足够预知事情的走向，衡量时局的得失了。



### 附录三：

## 马王堆帛书《周易》“𡩇”字揭秘

《湖湘论坛》编辑部 任俊华

《周易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了谢宝笙先生的《周易原著精神真相大白》一文，引起了易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该文明确提出了南宫括作《周易》之说，这无疑是易学史上一件要事。笔者通过几年来对马王堆帛书《周易》古文字方面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宫”的上古分别字——𡩇。这个𡩇的发现，为南宫括作《周易》提供了新证。

马王堆帛书《周易》中出现了五个“𡩇”字（其中蹇卦六二爻辞：“王仆蹇蹇，非𡩇之故。”中的𡩇有破损）和两个“宫”字。过去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不识𡩇字，把𡩇隶定为“躬”字，当作躬字异构处理（见《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载《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后来出版的各种帛书《周易》注译本沿袭了这种处理办法。笔者通过深入考察，发现“𡩇”原来是“宫”的上古分别字。理由是（1）《说文解字》中释宫为：“宫，室也，从宀𡩇省声。”这里明确指出宫字“从宀𡩇即‘𡩇’字。过去在考古中一直没有发现“宫”有写为“躬”模样的材料，所以把《说文》解宫的看法忽视甚至武断地怀疑，这是不应该的。（2）北宋初年郭忠恕编的《汗简》明确提供了宫写为𡩇的材料：“𡩇，宫，出《华岳碑》，《义云切韵》亦如此。”后来夏竦编的《古文四声韵》也采用了《汗简》的这一材料，肯定“𡩇”为宫的一种古写法。这说明古人早就相信𡩇为宫字了。（3）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五个

“躬”字都是一个意义，而其余两个“宫”字都作“宫室”解。（躬字到底为何义？下文将破识之。）这说明“躬”是“宫”的上古分别字无疑。

“躬”字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字。笔者查阅了各种出土的竹木简文物资料，如在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仰天湖楚简》、《马王堆汉简》，在信阳出土的《战国竹简》，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汉简》、《武威木简》，在连云港出土的《木札》，在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臧兵法汉简》，在内蒙额济纳河出土的《居延汉简》，在江西南昌出土的《晋木简》，在湖北云梦出土的《云梦秦简》，等等，除帛书《周易》中发现了“躬”字外，其它文物中均不见有此字。此“躬”字也不会是楚地方言专用字，因为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帛书共有26件，唯独帛书《周易》中有此字，其它如帛书《黄帝四经》、《老子》甲乙本和《篆书阴阳五行》佚书三种能代表楚文化思想的著作都无此字。因此，笔者认为“躬”字乃为《周易》古本专有，是《周易》作者的一个独造的专用字。这从五个“躬”字句子的含义和用易理来分析躬字结构可以得到说明。

帛书《周易》出现躬字的五个句子是：（1）蒙卦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2）根卦六四爻辞：“根其躬。”（3）涣卦六三爻辞：“涣其躬，无咎。”（4）展卦尚六爻辞：“展昔昔，视矍矍，正凶。展不于其躬，于其邻，往无咎。闾诟有言。”（5）蹇卦六二爻辞：“王仆蹇蹇，非躬之故。”这五个句子中的“躬”显然是《周易》作者自称。这五句话都包含了一些史实，有待进一步考察落实。明显的如“见金夫，不有躬”，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登基大典时，所有贵族、大臣和重要人物都出现了（《墨子》中提到的武王四贤臣中的三人闾夭、秦颠、散宜生都有记载），唯独不见南宫括（其亦为武王四大贤臣之一）。原来是因为他没有像闾夭、秦颠和散宜生等人那样亲自带兵伐纣（即做“金夫”），而是做文官工作，所以没有以武将身份像其他大臣那样手执武器出席

仪式。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这个“躬”显然是指《周易》作者本人即南宫括。而“王仆蹇蹇，非躬之故。”更是明显的告诉我们，《周易》的作者“躬”（即南宫括）是一个武王的“仆”臣。“非躬之故”之躬字是仆臣的专用字无疑矣。

大家知道，《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其作者不可能是普通文人，应该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精通古今文汇的智商极高的周王室文官大臣。他在撰写《周易》中，根据初文“宫”字构造出一个自己的专用名字“躬”是绝对可能的，而且构造“躬”字时，一定是经过精心思考，寓意深刻的。不经过认真分析，这个字的特殊含义就难以揭示出来。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异文宫的构字情况，下表为《异文宫字形结构比较表》。为什么“躬”字不采用表中的(1)至(5)的字形结构，而独采用(6)的字形结构呢？应该说，这是出于造字者用心良苦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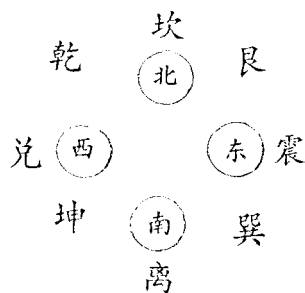
表 异文宫字形结构比较表

字形结构	(1) 宫身	(2) 身宫	(3) 躬	(4) 𠂔	(5) 𠂔	(6) 躬
宀身位置	宀在上 身在下	宀在中 身在上	宀在右 身在左	宀在左 身在右	宀在上 身在右	宀在上 身在左
古籍记载	无	无	无	无	无	帛书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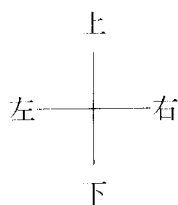
首先看(1)、(2)、两种写法，因为古人用上下书写格式，(1)和(2)两种上下结构的字容易混淆为两个字“宫”“身”，所以一般不这样构字。其次，看(3)、(4)、(5)三种写法，我们完全可以在汉字学上找到象这样构造的同类字，为甚麽造字者不用它们来表示宫的分别字异文？原来，(3)、(4)、(5)这三个字中“宀”的位置和“身”的位置，不能表达“南宫括”的含义。唯有(6)的字形结构“躬”才能准确表达出造字者的名字——南宫括。

帛书《周易》采用“躬”，完全可以正确表达“南宫括”三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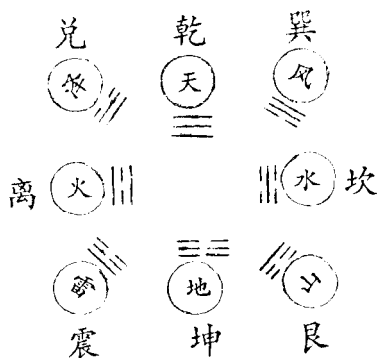
含义。首先看躬字中“身”的位置(《说文》讲身“象人身”，所以身是用来指人的)，因为“身”在左边(见表)，为伏牺八卦方位(先天卦位)的“离”卦位(见图一)，而“离”卦在文王八卦方位(后天卦位)中属“南”方位(见图二)，南宫括先事商殷后事文土，正合离卦从先天卦位变到后天卦位的情况(《周易》坤卦讲的“先迷后得主”正是指明这种变化。)所以“身”在字中的位置明显地表示了“南宫”二字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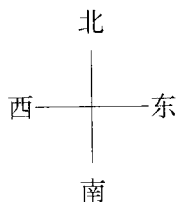
图一《伏羲八卦方位图》



(上部为乾  
下部为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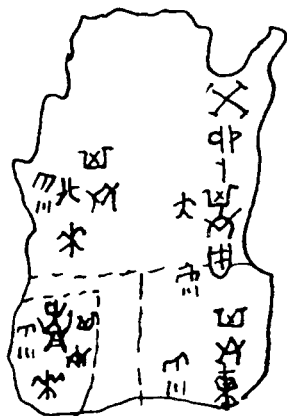
图二《文王八卦方位图》



(离为南)

再看字中“丶”的位置；“丶”在上部，用“丶”把“身”“吕”统统括起来（《周易》坤卦讲的“括囊，无咎无誉”正是暗示这一点。）这样便衬托出“括”字来，所以“𪚩”表示“南宫”是十分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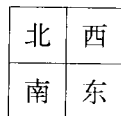
《卜辞通纂》第 375 片卜辞也为我们论证“𪚩”字为南宫括提供了有力证据。图三为第 375 片卜辞。根据这片卜辞，我们知道殷周时期方位观念是图四所示的平面方位。对照图作出图五《𪚩字方位图》分析𪚩字构造，可以发现“身”（表示人）正处在“南”方位，所以“𪚩”表示南宫括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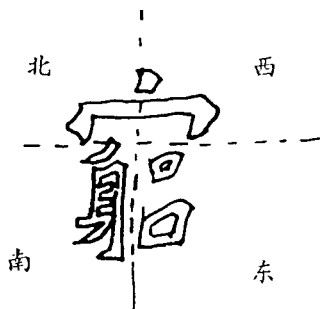
图三释文：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图三《卜辞通纂》第 375 片卜辞及释文



图四：殷周方位图



图五：𪚩字方位图

以上分析,“𪚩”表示“南宫括”的含义,说明《周易》作者确为南宫括。实际上用一个专用字表示称呼是殷周贵族的习惯。如西周金文资料中常出现“弇”字和“玟”字,前者表示“周武王”(见《利毁》),后者表示“周文王”(见《柯尊》)所以《周易》作者自造一个“𪚩”表示自己的名字——南宫括是不足奇怪的。实际上,尽管“𪚩”字为《周易》作者精心构出,但寓意并不复杂难识,只要作些分析便可得出“𪚩”字的象征意义,所以这个“𪚩”字并不是玄之又玄的怪字,遗憾的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学的演化,𪚩字湮没不传,所以千百年来,这个𪚩字之谜也就被人遗忘了。万幸的是,原本《周易》的“𪚩”字在帛书《周易》中保存下来了,经过研究,几千年的秘密终于能昭示人间,《周易》作者之谜随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与孔子的蝉蜕龙变

作者=谢宝笙著

页数=181

SS号=12523850

出版日期=1995.05

前言

目录

导言 非常现实的民族文化观

第一章 学术理性中的感情

第二章 《易经》产生的背景

第三章 孔子与《易经》的故事

第四章 《易经》之谜真的打开了吗？

第五章 从《要》篇和《易传》的对比中复原孔子的易学观

第六章 《易传》中非孔子的易学观

第七章 《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分期

第八章 《易经》卦爻辞的论证和白话解说

附录一 马王堆《要》篇原文

附录二 《要》篇通俗白话译文

附录三 马王堆帛书《周易》“？”字揭秘